

基督的僕人 I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春天

(西元1529年至西元1581年)



依納西·艾坎立 著

楊 黎 芳 譯

基督的僕人 I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春天

(西元1529年至西元1581年)



依納西·艾坎立 著

楊 黎 芳 譯

Passion and Glory

A flesh-and-blood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Spring 1529-1581

By Ignacio Echániz, S.J.

Translated by Li-Fang Yang

Copyright © 1999 by Ignacio Echániz, S.J. Borgo S. Spirito 4, 00195 Rome

Published by X. Diaz del Rio, S.J., GUJARAT SAHITYA PRAKASH

P.BOX 70, ANAND, GUJARAT, 388 001, INDIA

Chinese Copyright © 2006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前言	007
耶穌會的聖人和真福	010
春（西元 1529 [*] 年至西元 1581 年）	
萌芽與發展	016
I. 成立團體	
1. 「志同道合」（1529-1538）	020
2. 去羅馬，而不是去耶路撒冷（1538-1541）	048
3. 在羅馬的依納爵（Ignatius）（1541-1556）	060
4. 討人喜歡的薩沃伊人：法伯爾（Peter Faber）（1506-1546）	071
5. 方濟·薩威（Francis Xavier）史詩般的偉大事蹟（1506-1552）	082
6. 第二任的總會長：萊內斯（Diego Laynez）（1512-1565）	108
7. 不願隨俗的博瓦迪利亞（Nicolás de Bobadilla）（1509-1590）	124
II. 第二代	
1. 德國的第二位宗徒：	
伯鐸·嘉尼修（Peter Canisius）（1521-1597）	140
2. 西班牙的貴族：方濟·博日亞（Francis Borgia）（1510-1572）	158
3. 諂媚奉承的阿羅瓦斯（António de Araoz）（1515-1573）	174
4. 巴西的宗徒：若瑟·安琪達（José de Anchieta）（1534-1597）	181
5. 來自波蘭的天使：達義·葛斯加修士（Stanislaus Kostka）（1550-1568）	206

基督的僕人 I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春天

(西元1529年至西元1581年)

前言

耶穌會的歷史可以用「受難與光榮」來形容，因為它是在不同的時空裡的一項奧祕，套用會祖所說的，為基督元首所吸引，追隨祂的受難也與祂同享光榮。

主要的基本信念可以從人的好與壞兩方面的表現來說：第一，因為耶穌會正如其他人的團體一樣，也有它的缺失；第二，因為有它的罪惡，所以也有它的聖寵，它曾遭到反對，導致 1773 年的鎮壓，使它受難也達成它最終的目的——殉道。

英文書名 *Passion and Glory*（受難與光榮）是這部會史的中心思想，而它的副題 *A flesh-and-blood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是要我們了解這段活生生的歷史，和創造這段歷史且生活在其中的這些人的人生。

我深信俗話所說的「互蒙其利」：歷史之於歷史人物，正如木材之於樹木一樣，兩者相得益彰，歷史之所以精采，是由於它是由真實的人物所締造；歷史人物博得喝采因為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們，修會的歷史不顯眼，但它的人物卻鮮明突出。

我一直想把兩樣美物合而為一：把畫廊裡一張張的肖像畫，用一大張畫布以修會的歷史做背景，加上這些人物所經歷的歷史事件的動力和影響，他們自己本身是主角，這樣見木又見林。

雖然我個人偏愛聖人，因為他們是耶穌會傳教和理想的典範，但本書的範圍不限於已宣聖的聖人和真福，還包括尚未受到

教會當局的認可，但已受到歷史肯定的傑出的耶穌會士，遺漏了他們是對他們不公平。正如〈最後的晚餐〉的畫裡有出賣耶穌的猶達斯一樣，本書也包括了一、兩個「害羣之馬」，他們也幫忙締造了耶穌會的「受難」，他們也是這幅畫的一部分。

從我的描述裡可看出我對耶穌會的忠心耿耿（這我可是當之無愧），但我不隱瞞歷史的缺失，而且揭發歷史真相，因為這畢竟是歷史，而非歌功頌德之作。

耶穌會的會史如四季分明的地中海型的氣候一般，可簡單劃分為：欣欣向榮的春天（1529-1581），花團錦簇的夏天（1581-1687），黃葉舞秋風蕭瑟的秋天（1687-1773），肅殺之氣的冬天（1773-1814），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又再大地回春（1814-1965），以「雅魯伯（Pedro Arrupe）和他一起殉道的同伴」，作為耶穌會史的尾曲，把這段故事再延續到今日。

參考書目卷帙浩繁不及備載，在每章之末僅記下確實引用其內文的書籍，我的目的是要寫人人愛讀的真確歷史，我不想在正文之外再加一大堆參考資料與附錄，只有在為了增加一、兩段有趣的細節時，才加以註解；只在支持某個意見，或有特別恰當的評語時，我才引用權威的典籍。某些描述不盡完善，有些事並沒說出，以給這部作品留下比較適當空間，如果這樣做可以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每段歷史與每個人物的話，那我就心滿意足了。

在名字的翻譯方面，未盡理想之處本人深感抱歉，聖人和真福按照成規用英文譯名，其餘為表示對尚未祝聖者的敬意，還保留原文的姓名。

本人並非史學家，僅有少許歷史常識，卻撰此耶穌會史，於史家面前或許貽笑大方，不揣淺陋，但我還是深盼讀者諸君能夠滿意。

前言

本書原為西班牙文，英文版承蒙耶穌會德西瓦神父（Jesuit Frederick D'Silva）鼎力相助，得以面世，僅此致謝！

I.E. 1999 年 7 月 31 日於義大利羅馬

耶穌會的聖人和真福

按照卒年先後排表

	出生	去世	說明
真福法伯爾 (Bl. Peter Faber)	1506	1546	第一批同伴
聖方濟·薩威 (St. Francis Xavier)	1506	1552	傳教士
聖依納爵·羅耀拉 (S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	1556	會祖
聖葛斯加修士 (St. Stanislaus Kostka)	1550	1568	初學生
真福依納爵·迪·雅茲維多 (Bl. Ignatius de Azevedo)	1526	1570	巴西殉道者

和三十九位同伴：Bl. Diogo de Andrade, Francisco Alvares, Gaspar Alvares, Manuel Alvares, Alonso de Baena, Marcos Caldeira, Bento de Castro, António Correia, Luís Correia, Aleixo Delgado, Nicolau Dinis, Gregorio Escrivano, António Fernandes, Domingos Fernandes, João Fernandes I, João Fernandes II, Manuel Fernandes, Pedro de Fontoura, André Gonçalves, Gonçalo Henriques, Simão Lopes, Francisco de Magalhães, Juan de Mayorga, Alvaro Mendes, Pedro Nunes, Manuel Pacheco, Francisco Pérez Godoy, Diogo Pires, Bras Ribeiro, Manuel Rodrigues, Fernando Sánchez, Juan de San Martín, António Soares, Amaro Vaz, Juan de Zafra, Esteban Zudaire, Luís Rodrigues, Simão da Costa.

聖方濟·博日雅 (St. Francis Borgia)	1510	1572	第三任總會長
聖艾蒙·坎庇恩 (St. Edmund Campion)	1540	1581	英國殉道者

和二十五位同伴：1573, Bl. Thomas Woodhouse; 1578, Bl. John Nelson; 1581, S. Alexander Briant; 1582, Bl. Thomas Cottam; 1594, Bl. John Cornelius; 1595, Sts Robert Southwell and Henry Walpole; 1602, Bl. Francis Page; 1605, St. Nicholas Owen; 1606, Bl. Ralph Ashley and Edward Oldcorne; 1608, St. Thomas Garnet; 1628, St. Edmund

耶穌會的聖人和真福

Arrowsmith; 1642, Bl. Thomas Holland; 1644, Bl. Ralph Corbington; 1645, St. Henry Mores; 1651, Bl. Peter Wright; 1679, Sts Philip Evans and David Lewis and Bl. William Iremonger, John Caldwell, John Gavan, William Barrow, Thomas Whitbread and Anthony Turner.

真福魯道夫·亞卦維瓦 (Bl. Rodolfo Acquaviva)

? 1583 在印度殉道

和四位同伴：Bl. Francisco Aranha, Pietro Berno, António Francisco, Alonso Pacheco.

聖磊思·公撒格修士 (St. Aloysius Gonzaga)

1568 1591 青年主保聖人

真福雅各·撒肋 (Bl. James Salàs) 1556 1593 感恩祭殉道者

真福威廉·索特慕修士 (Bl. Wm. Saullemouche)

1557 1593 感恩祭殉道者

聖伯鐸·嘉尼修 (St. Peter Canisius) 1521 1597 德國宗徒

真福若瑟·安琪達 (Bl. José de Anchieta) 1534 1597 巴西宗徒

聖保祿·三木 (St. Paul Miki) 1564 1597 日本殉道者

和兩個同伴：Sts John Goto 和雅格·喜齋 (James Kisai) 輔理修士

真福道明·柯林斯 (Bl. Dominic Collins) 1566 1602 愛爾蘭殉道者

聖若望·歐吉威 (St. John Ogilvie) 1579 1615 蘇格蘭殉道者

聖伯納定·雷亞利諾 (St. Bernardine Realino)

1530 1616 眾人的朋友

聖雅風·羅德里格 (St. Alonso Rodríguez) 1531 1617 守門者的模範

聖雅各·龐格斯 (St. James Pongracz) 1582 1619 (捷克) 科希策殉道者

聖麥基奧·柯樂茲 (St. Melchior Grodziecki)

1584 1619 (捷克) 科希策殉道者

聖羅伯·伯敏 (St. Robert Bellarmine) 1542 1621 教會的神學家

- 聖若翰·伯滿 (St. John Berchmans) 1599 1621 青年學子
真福查理·史比諾 (Bl. Charles Spinola) 1564 1622 日本殉道者
和三十三位同伴：1617, Bl. Juan Bautista Machado; 1619, Bl. Leonard Kimura; 1620, Bl. Ambrosio Fernandes; 1622, Bl. Agustine Ota, Thomas Akaboshi, Alloysius Kawara, Gonzalo Fusai, Sebastian Kimura, John Kingocu, Antony Kyuni, Peter Sampo, Michael Saiti, Camilo Costanzo, Denys Fugiscima, Pietro Paolo Navarro, Peter Ozinuca Sandaju; 1623, Bl. Gerónimo de Angelis and Simon Yempo; 1624, Bl. Diego Carvalho and Michael Carvalho; 1626, Bl. Vincent Caun, Baltasar de Torres, John Kinsaco, Peter Rinscei, Gaspar Sadamatzu, Michael Tozo, Paul Xinsuki and Gianbattista Zola; 1627, Bl. Thomas Tzugi; 1628, Bl. Michael Nacascima; 1632, Bl. Antony Ixida.
- 聖羅格·公沙來 (St. Roch González) 1596 1628 巴拉圭殉道者
和兩位同伴：Sts Alonso Rodríguez 和若望·卡斯迪 (John del Castillo)。
- 聖若望·雷濟思 (St. John Francis Régis) 1597 1640 傳教士
聖依撒格·饒格 (St. Isaac Jogues) 1607 1646 北美殉道者
和兩位同伴：聖賀內·谷比 (Sts René Goupil) (1642) 和 Jean de La Lande (1646)。
- 聖若望·卜瑞伯 (St. John de Brébeuf) 1593 1649 加拿大殉道者
和四位同伴：1648, 聖安道·達尼爾 (St. Antony Daniel) ; 1648, 聖佳播·拉肋蒙 (Sts Gabriel Lalemant), Carlos Garnier 和聖諾衛·沙巴尼 (Noël Chabanel)。
- 聖伯鐸·克拉威 (St. Peter Claver) 1580 1654 奴隸的宗徒
聖安德·保保拉 (St. Andrew Bobola) 1591 1657 波蘭殉道者
真福狄雅哥·維多 (Bl. Diego L. de S. Vitores)
1627 1672 在大洋洲殉道
聖葛樂德·高隆汴 (St. Claude La Colombière)
1641 1682 耶穌聖心的宗徒
真福儒廉·茂諾 (Bl. Julian Maunoir) 1606 1683 法國布列塔尼

(半島)的宗徒

聖若望·布理道 (St. John de Brito) 1647 1693 在印度殉道

聖方濟·傑若尼歐 (St. Francis de Gerónimo)

1642 1716 傳教士

真福安道·巴狄努 (Bl. Antonio Balducci)

1665 1717 傳教士

真福雅格·邦諾 (Bl. James Bonnaud) ? 1792 法國大革命殉道者

和二十五位同伴：1792, Bl. François Balmain, Charles-Jérémie Bérauld du Pérou, Claude Cayx-Dumas, Jean Charton de Millou, Guillaume Delfaud, Jacques Friteyre-Durvé, Claude-François Gagnières des Granges, Claude-Antoine-Raoul Laporte, Mathurin-Nicolas de La Ville-Crohin, Charles-François Le Gué, Vincent-Joseph Le Rousseau, Louis Thomas-Bonnotte, François Vareille-Duteil, René-Marie Andrieux, Jean-François-M. Benoit-Vourlat, Pierre Guérin du Rocher, Eloi Herque du Roule, Jean-Antoine Seconds, Nicolas-Marie Verron, François-Hyacinthe Le Livec, Alexandre-Charles-Marie Lanfant; 1794, BB. Joseph Imbert, and Jean Nicolas Cordier.

聖若瑟·畢納德利 (St. Joseph Pignatelli) 1737 1811 同會弟兄的支柱

真福雅各·貝爾 (Bl. Jacques Berthieu) 1838 1896 在非洲馬達加斯加殉道

真福任德芬 (Bl. Léon-Ignace Mangin) 1857 1900 在中國殉道

和三位同伴：Bl. Modeste Andlauer, Rémy Isoré, Paul Denn.

真福彌格·思定·蒲羅 (Bl. Miguel Agustín Pro)

1891 1927 墨西哥殉道者

真福若瑟·盧比奧 (Bl. José M. Rubio) 1864 1929 馬德里的宗徒

真福方濟·葛拉岱修士 (Bl. Francisco Gárate)

1857 1929 守門者的模範

基督的僕人 I

真福魯伯·馬業 (Bl. Rupert Mayer)	1876	1945	慕尼黑的宗徒
真福亞爾伯·伍達道·克魯查加 (Bl. Alberto Hurtado)	1901	1952	社會福利的宗徒



萌芽與發展

耶穌會的「春天」包含耶穌會的起源和它早期的成長。從 1529 年第一批中堅分子的形成，一直發展到 1581 年，這株幼苗成為枝葉繁茂的林蔭大樹為止。

這個時代是西班牙與葡萄牙發現新大陸的霸權時代，也是馬丁路德的新教，與天主教會遲緩但仍有決定性回應的分裂的時代；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五世（Charles V），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國王（Philip II），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國王（在位 1526-1564）菲迪南一世（Ferdinand I）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位 1558-1564），和巴伐利亞選帝侯奧地利的馬克西米連二世（Maximilian II），和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John III）將在本書中陸續登場。

這段期間的幾任教宗都比較不那麼世俗，比較有靈修精神，他們接受深切要求教會改革的聲浪，因此召開且完成特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教宗保祿三世（Paul III）（1534-1549）在眾說紛紜當中力排眾議，以召集會議來開始改革；教宗猶利三世（Julius III）（1550-1555）像他的前任者一樣，太過世俗，但蕭規曹隨，一心一意繼續推行改革；哀慟者教宗才祿二世（Marcellus II）（1555-1555）各方期待他能與過去做個了斷，可惜任期太短；教宗保祿四世（Paul IV）（1555-1559）嚴格又具有鐵血意志，遭受百般阻撓，還是重新召開會議；教宗聖碧岳四世（Pius IV）（1559-1565）使會議圓滿閉幕；教宗聖碧岳五世（St. Pius V）（1566-1572）以在利旁多（Lepanto）的勝利和禮儀方面的改革而聞名；教宗國瑞十三世（Gregory XIII）（1572-1585）大力執行會議所做的決定，這些事我們在書中還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看

到，這時的耶穌會還是一棵小樹，有賴幾任教宗的了解與青睞，大致說來，這幾任教宗還相當支持這個新修會。

繼依納爵（Ignatius）（1541-1556）之後，掌理耶穌會的幾任總會長：萊內斯（Diego Laynez）（1558-1565），博日雅（Francis Borgia）（1565-1572）和盧森堡人穆克安（Everard Mercurian）（1573-1580）面對修會的難題，也都能巧妙地處理。



I.
成立團體

1. 志同道合 (1529-1538)

第一批中堅分子

耶穌會的歷史始於 1529 年 9 月的某一天，法國巴黎的聖芭柏學院（College of Sainte Barbe）一間位於樓上、名為「塔」的房間內，當時的兩位房客方濟·薩威（Francis Xavier）和伯鐸·法伯爾正（Peter Faber）迎接新房客：依尼高·羅耀拉（Iñigo de Loyola）（依納爵的原名）的到來。

依尼高當時三十七歲，他在前一年的 2 月 2 日就已經到了巴黎，起初他想要在人文科學的學科方面做個徹底的溫習，使這方面的基礎更加穩固，法伯爾和薩威每天都看到依納爵在街上跛行。

他們都聽說過他的性格很有趣，也都知道他是西班牙葛布克（Guipúzcoa）地方的貴族，經歷信仰上的大轉變，幡然皈依天主；曾與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有衝突；尤有甚者的是：大家都在談論三個西班牙的學生，跟隨他做了一個月的避靜後，把財物都送給窮人，住進聖雅格臨終病患安養中心（Hospice of Saint-Jacques），然後以乞討為生；這事引起軒然大波，三個學生的友人和西班牙的同胞湧入這家臨終病患安養中心，把這倒楣的三個人強行拖走，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人名叫奧茲（Pedro Ortiz）對這些事件特別反感。

依尼高當時不在巴黎，他去法國北部的魯昂（Rouen）幫忙一位正在生死關頭的西班牙同胞，這個人曾捲走他全部的財物。九月回到巴黎後，得知聖芭柏學院的校長郭維（Diego de Gouvea）

正在找他，要以被稱為「大廳」的處罰方式來處分他，他被控誘拐學生，泰勒奇爾（Tellechea）說：「這是對依尼高最佳描述」。依尼高知道他被告到宗教裁判所，立刻到裁判所那裡請求審判官盡快處理本案，因為學期即將開始，他不想耽誤學業。依尼高如何使一起同住的同伴接受他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方濟·薩威是如何認同他的思想？

棋逢對手

薩威（這個姓氏來自 Etxaberri-Exabierre-Xabier）是胡安·傑舒（Juan de Jassu）和瑪利亞·艾賓達（María de Azpilcueta）所生的五個孩子中的么子，父親是義大利波羅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學養豐富的教授和皇家議會的主席，母親是西班牙西部納瓦拉（Navarre）國王的宮廷大臣——馬丁·艾賓達（Martín de Azpilcueta）的後代；依納爵也是家中十三個孩子裡的老么。薩威九歲喪父，在母親的呵護下長大；依尼高十六歲喪父，母親也於更早之前便去世。薩威在家中看到的盡是優秀的榜樣；而依尼高卻不然，他的父親有好幾個私生子，他的兄弟也素行不良。雖然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但依尼高的母語應是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語（Basque）；而薩威的母語本來就是巴斯克語。在當時那些爭權奪利的宗族當中，羅耀拉家族與奧納西諾人（Oñacinos）一起對抗甘波諾人（Gamboinos），另一方面薩威的家族則聯合阿格曼茲人（Agramonteses）對付賓孟茲人（Beamonteses），阿格曼茲人堅決效忠西班牙的納瓦拉，賓孟茲則對卡斯蒂利亞人（Castilians）比較讓步。

薩威早年學習不須離開自己所居住的城堡，其母親自課子，（他隨母親的習慣，在他的名字前後加三條直線與橫線），及

長，隨堂區的神長就讀。依尼高十五歲到阿瓦羅（Arévalo），在卡斯蒂利亞國王（kings of Castile）的首席財務大臣糾拉爾（Don Juan Velázquez de Cuellar）的家裡受教育，他經常返家，但沒做什麼好事，例如 1515 年的嘉年華會，他和他的兄弟佩德羅（Pedro）阿斯佩蒂亞（Azpeitia）地方上聲名狼藉的堂區神父——做了些荒唐事，在後來的審訊上把它描述成「在晚上偷偷摸摸做些犯大罪的事」，因為他曾領過剪髮禮（但他根本沒想要擔任任何神職工作），所以讓他躲過了民事審判，而訴諸教會的法庭。薩威也領過剪髮禮，但他有令人敬重的動機——他想成為潘普洛納（Pamplona）主教座堂的神父。

互相敵對的家庭

依尼高和薩威雙方的家庭互相敵對、壁壘分明，羅耀拉家族效忠卡斯蒂利亞的國王，而薩威家族則是納瓦拉皇室的保皇黨。1521 年，羅耀拉家族的繼承人馬丁·歐納（Martín Garcia de Oñaz），於瓦內特（Vinatea）一役，把薩威家族支持的納瓦拉併入卡斯蒂利亞的國土。在 1447 年時，卡斯蒂利亞國王亨利四世（Henry IV）曾下令拆除羅耀拉家的城堡，並且驅逐依納爵的祖父胡安·比茲（Juan Pérez），因為他與葛布克（Guipúzcoa）地區的幾個鎮作對。薩威家的城堡則是毀於 1516 年，那是因為薩威家族在菲迪南（Ferdinand the Catholic）死後，參與起義，反對卡斯蒂利亞才遭此下場。卡斯蒂利亞王縮短依納爵的祖父胡安·比茲的流亡時間，而且允許重建部分的城堡。可是薩威家族可沒有這麼幸運，正如城堡一般，世襲財產也都瓦解消散，而他們所獲得的補償卻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

薩威家族與羅耀拉家族這次是直接對峙，而且特別的是依尼

高本人親自參與其中。在西羅斯（Cisneros）樞機主教逝世後，納瓦拉又再次反抗卡斯蒂利亞，潘普洛納陷入危急。1521年5月19日，一支強盛的法軍分遣隊夥同納瓦拉國王的軍隊進攻潘普洛納，方濟·薩威的一個兄弟和幾位表兄堂弟也參與其中，他們進入潘普洛納，第二天圍攻城堡，守城的只有少數幾人，其中有兩人是羅耀拉家的人：馬丁·歐納，是這個家族的大家長，和眾人中表現得最堅決的依尼高，後來是因為法國的大砲轟斷他的左腿，他們才投降的。

勝利很短暫，不到一個月，法國——納瓦拉聯軍就在諾安（Noain）一役輸掉了，雖然他們曾經占據了潘普洛納，法國——納瓦拉聯軍還是受到無情的報復，西班牙的駐軍占用薩威家的城堡數月之久。

皈依

在此同時依尼高正在他父母的家裡，為自己的生死奮戰，還好他士氣高昂，而且雄心勃勃，讓他度過生命的難關，開始邁向康復之道。天主的恩寵正要臨在他身上，內省是做正確分辨的好方法，於是他開始研究內省對靈魂的功效，把世俗與精神方面的盤算放下，不再像過去那樣追求功名和享受感官刺激。

他還有一條漫漫長路要走，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來開展靈修生活，他本來打算要去聖地，做很多痛悔與補贖，可是有些事情耽誤，而使他留在曼雷薩（Manresa），沒去聖地朝聖反而整理出後來舉世聞名的依納爵靈修基本要點。對於這段時期，他形容天主像個校長管理學生——一直不斷地在教導他，有如一所神操學校，而就是這所學校消除了他的顧忌，把他提昇到宗徒之列，努力肖似基督和他的宗徒。不過，他依然想赴聖地——基督生長

的土地，在那裡停留，也許永遠住下。

他終於去到聖地，但不能住在當地，因為方濟各會的省會長不許。此番禁令純屬天意，要把他的生命引導到他未曾意料到的方向去，他知道他要承行主旨，但對這樣的轉變感到困惑，他開始自問：「我該怎麼辦？」最後他決定再去求學，如此方能把宗徒的工作做得更好，同時決定召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伴，共同努力。

求學生涯

依尼高在巴塞隆納（Barcelona）學拉丁文，在亞卡拉（Alcalá）學邏輯學，而且從不間斷和人們談一些靈修方面的事，也吸引許多人皈依。卻因此引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砲轟，教會當局雖然找不出他在教導上的錯誤，但還是禁止他做宗徒的工作，除非他得到教會的神學學位。依納爵決定就照那樣做，他選擇當時最富聲望的巴黎索邦（Sorbonne）大學，「就這樣，他獨自步行前往巴黎。」於 1528 年 2 月 2 日到達。

十九歲的薩威滿懷夢想，已在依尼高之前抵達巴黎，雖然納瓦拉人的事業和前途已經無望，但薩威家族尚未失去他們的封號，1524 年 4 月 29 日當時的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Charles V）寬宏大量，指名方濟·薩威的兩個兄弟米格爾（Miguel）和胡安（Juan），恢復了他們的頭銜和財產，他們才得以重回家園整治房產。

如今一切恢復如往昔，方濟·薩威也已屆成年，可以離開城堡追求自己的光明前程，和當年身為波羅尼亞大學教授的父親一樣，前途一片光明。1525 年夏末，他告別了母親和兄弟，策馬越過庇利牛斯（Pyrenees）山脈，首途巴黎。

現在，他要面對的人是他的家族在政治與軍事方面的宿敵，當這位葛布克人和這位納瓦拉人碰面時，他們會想到這些嗎？他們在談話之中會不會避談此事？方濟·薩威的心中難道沒有仇恨與報復的想法嗎？

確實如此，一想到前塵往事與自己的前途，方濟·薩威的確不易釋懷，他像他的兄弟對抗卡斯蒂利亞的士兵一樣抗拒依納爵。

溫和的法國薩沃伊人（Savoyard）

相較於其他室友，依尼高比較容易和天使般的伯鐸·法伯爾（Peter Faber，或是 Pierre Favre 平常大家都這樣叫他）交上朋友，法伯爾身材中等性情愉悅，而且才比薩威晚六天出生；法伯爾是阿爾卑斯山山腳下、法國薩沃伊省的杜屈（Duchy）地區維拉萊（Villaret）村的人。

他在村裡的青青草原上長大，很小就開始牧放牛羊，他異常敏銳的靈魂，飽享山村四周景致的純淨與美麗，這就是他的回憶錄裡之所以瀰漫著一股清新氣息的原因。他的許多省察都是用田園風格的字詞表達，並且，也樂於回味一些童年趣事，例如他以四季的更替，來比喻內在生活的節奏次序。

他的家庭和父母給他美好的培育，對他影響至大，他從六、七歲開始就散發一股討人喜歡的特質，終其一生都是如此，使他成為良知密友的理想人選。

他很小就會背《兒童要理問答》，他從母親或堂區神父那裡所學得的道理也都毫無保留，白白得來的就白白的給予，站在一塊石頭上當做講台，向他的同伴講道理，甚至大人都聽得津津有味，還會送他核桃、蘋果和榛子吃。

十歲時他要求學，因此父母送他到附近小村莊，跟著一位

本堂神父學習；十二歲到十九歲又跟另一個神父比耶·維利亞（Pierre Velliard）學習，這位神父常常訓練學生用拉丁文根據福音的內容講道。

法伯爾二十一歲時，受到聖神的感動，誓願守貞，跟其他人一樣，他必須忍受情慾的煎熬，他深感困惑，而且非常憤怒，性衝動困擾著他，還造成嚴重的脫腸疝氣，他實在無法了解自己。

就在這種情慾與疑懼交戰的情況下，他來到巴黎繼續學業，在法國天主教嘉都西會（Carthusian）的隱修士表兄安排下，於1525年秋天轉學到索邦大學。依尼高抵聖芭柏學院，才剛開始要學習，法伯爾已經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人文科學的課程，是學有所成的希臘文學者，他的老師胡安·比拉（Juan de Peña）懷疑依納爵的程度，指定他當依納爵的希臘文家教，但不久後，依納爵卻當起了法伯爾的老師了。

懲罰變成頌揚

在有名的三個西班牙人的事件後，可以看出依尼高的審慎明智，他並沒有讓事件耽誤了他的學習和活動；他的活動就是：每個主日邀他的同伴們到嘉都西會隱修士的聖堂相聚，在那裡操練他傳教的談話技巧，這位「年輕人的騙子」可是這方面的箇中老手；此處交通便利，因為這裡有個大花園供大眾使用，在此可以肆無忌憚地自由交談，不受打擾，也不會打擾到別人。

這事卻有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因為聚會的時間與學院規定的晨間討論的時段幾乎同時，應該參加晨間討論的學生人數直線下降，胡安·比拉老師注意到此事，就要依納爵為此負責。但情況依舊，於是他向聖芭柏學院的院長郭維抱怨，院長是個嚴厲執行紀律的人，他決定命令依尼高離開，不許他以後再來，並

且要對他施以「大廳」的懲罰，由四位教師好好將他鞭打一頓。

一天，學生都已上課，校長命令把學院的門統統關上，要大家到大廳集合，老師也已經手握長鞭準備著。經過一長串時間焦躁的等待，門終於打開了，校長牽著依尼高的小手走進來，他不但沒有下令處罰依尼高，反而跪在他腳前，請求依尼高寬恕他原先打算要處罰他的妄舉，並且把他當成聖熱羅默（St. Jerome）第二介紹給大家。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原來依尼高明白這次的懲罰意義重大，那意謂著要他放棄尋找同伴來實現他做宗徒的夢想；因此，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他直接來到校長面前，說明他早有為基督受苦的打算，但反請校長自問一下，如此一來會不會影響他所教導的年輕學子成為虔誠基督徒的心。性情暴躁又信仰虔誠的校長深受感動，完全被他折服。從此依尼高和他的友人，可在主日和瞻禮日，自由進出嘉都西會隱修士的聖堂，主日的晨間討論則另外選擇時間。依納爵這位「學生騙子」，連校長都進了他的網。

克服萬難

不久之後，法伯爾和薩威於 1530 年 3 月完成第一階段的學業，得到碩士學位，他們對於前途有三種選擇，法伯爾現在是三心兩意，有時他想要走婚姻的路，有時又想要當醫師、律師、教師、神學家，或者只是個單純的神職人員，甚至是隱修士，他靈肉交戰難以抉擇。

他猶豫不決，暴飲暴食，受虛榮心的作祟，拿他自己和同伴比較。有一天，當他向依尼高解說亞里斯多德的思想時，終於鼓起勇氣，向他吐露心曲，從此有了重大的轉變。

猶豫不決的法伯爾碰到一個意志堅定、而且能夠直指人心的

人；法伯爾的優柔寡斷，遇到有著鐵血意志的依尼高；法國薩沃伊人的豐富善感，對上西班牙巴斯克人的冷靜含蓄。

依尼高深入法伯爾的內心，從他的靈魂深處改變他；首先把平安帶到他心裡，勸他辦人生的大告解，然後依尼高再來解決他的遲疑，依納爵過去也曾深深猶豫過，「他助我了解我的良心、誘惑和躊躇，長久以來，我沒有察覺我一直受到誘惑和遲疑的捆綁，內心沒有平安。」法伯爾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依尼高在物質方面也助法伯爾一臂之力，他常送他金錢，「我們共用房間，分享餐食，還共用錢包。」1531年春天，法伯爾開始認真考慮追隨他同伴的足跡：「我們志趣相投，志同道合，我們決定過修會的生活。」

擄獲薩威的心

要擄獲薩威的心誠屬不易，他不像法伯爾那麼容易就加入，倒不是世仇的緣故阻止他追隨葛布克人依納爵，而是他對自己的前途自有主張。有一段時間，他擔任附近的畢衛斯（Beauvais）學院的哲學教授之職，他可以得到人文科學教職員的一切特惠待遇。但他的長遠目標是想要領一份潘普洛納的修道士俸祿，如此一來才可以得到顯耀的神職，由於大部分的修道士俸祿都是保留給貴族世家，因此他抓住機會取得由皇家審議會（Royal Council）和納瓦拉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Navarre）確認的貴族頭銜。

可是他的新職和貴族的地位令他所費不貲，他從納瓦拉所得到的斷斷續續接濟，只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是依尼高解決了他的困境。依尼高於1529年到比利時的法蘭德斯（Flanders）成果豐碩，因此1530年秋假的時候，他又再回去那裡，1531年甚至去到倫敦。這幾趟旅行使他募到足夠的獻金做日常開銷，甚至還

可接濟他的幾位同伴，也因此他可以經常幫助薩威這位納瓦拉人。

依納爵還在另一件事上幫助這位年輕的學者，他使他提防那些「看似善良，但充滿異教思想的人」，這事薩威稍後才明白。1530年3月，薩威獲得碩士學位的那一年，法王方濟各一世（King Francis 1）為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學者成立四個講座，這項舉動得到全歐洲的人文學者一致讚揚。可是那是個陷阱，人文主義是新教的攻擊前鋒。皇家教授專用教室擠滿熱心的聽眾，有三、四百個學生，裡面還有教授學者、政府官員，甚至皇室成員都在內。而畢衛斯學院新出爐的教師方濟·薩威也在助理教授之列，我們的這位納瓦拉人和這個運動的領導人交上朋友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納瓦拉王國的亞伯特國王（King Henry d'Albret）和皇后瑪格麗特（Margaret）獎勵贊助這些革新者，他們和他們的朝臣都是納瓦拉王國專任神師的忠實聽眾。雖然也有人懷疑這位教士是異教徒，卻仍吸引了三、四千個聽眾。

雖然方濟·薩威後來與那位壞同伴分道揚鑣，但他還是繼續原來的計畫，不想要和依尼高及他的年輕追隨者有什麼瓜葛，他真是「冥頑不靈，有史以來最難以感化的人」，按照後來大概是法伯爾的一份評述裡所形容的。最後，是當時那件震撼巴黎的事件，和依納爵金錢上的協助，讓薩威受到感動，而加入行列。1533年6月初，法伯爾回到家鄉去探視他的父親，學者方濟·薩威此時已全心委順，耶穌會現在有了它的伯多祿、保祿和若望，這三人行總算完成了。

萊內斯與薩爾梅隆

在未來印度的宗徒加入之前，依納爵還征服了另外兩人。1533年，二十一歲來自西班牙阿馬占（Almázan）的萊內斯（Diego

Layne) 和來自托利多 (Toledo) 的十八歲的薩爾梅隆 (Alfonso Salmerón) 初抵巴黎，他們都曾在西班牙的亞卡拉求學，是形影不離的朋友，萊內斯身材瘦弱，可是聰明絕頂，他曾聽說依納爵這個人，有些人稱讚他是聖人，有人污蔑他是教會宗教裁判所所控訴的異端。在碩士考試後不久，他決定到巴黎大學深造，想要親自認識這位充滿爭議的人物。

薩爾梅隆也是天資聰穎的人，他中等身材，身體壯碩，眉清目秀，神情愉悅，他不是富家子弟，卻很熱心求學，他的雙親送他到亞卡拉，因為和萊內斯是密友，就和他一起去巴黎。

他們一到巴黎，就在拉丁區的一家客棧前下馬，所碰到的第一個人就是依尼高，他誠摯親切地歡迎他們，陪他們到聖芭柏學院，給他們一些忠告，甚至給他們「一些臨時的急用」，和他們交上了朋友，就這樣他們順理成章地成了嘉都西會聖堂主日聚會的常客，也成了他的忠實門徒。

博瓦迪利亞和羅德里格斯

1533 年同年的秋天，帕倫西亞教區二十四歲的博瓦迪利亞 (Nicolás de Bobadilla) 身無分文抵達巴黎，他曾在亞卡拉求學，還在西班牙北部城市巴利阿多里德 (Valladolid) 教邏輯學，他久仰皇家教授之名，決心到巴黎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有人告訴他依尼高幫助很多學生，因此透過依尼高找到附屬在索邦大學的卡爾文學院 (College Calvi) 的哲學教授的工作，這樣一來他的求學生涯的生活費就有了著落。依尼高也提醒他，存在於皇家教授之間的信仰危機。博瓦迪利亞發表演說，而且參加這所大學其他中心的學術方面與實證神學的課程。

這個團體的第七位成員，羅德里格斯 (Simão Rodrigues) 是

一個優秀的葡萄牙人，1533 年時正值二十三歲，過去六年都在巴黎，他並不認識依尼高，但後者超凡入聖的名聲感動了他，他與依納爵肝膽相照，依納爵很快就說服了他。

他們一個接一個統統在依尼高的指導下做神操，對他們而言，此時是他們人生的關鍵時刻。

1534 年初法伯爾第一個做神操，「在左岸的一幢房子內」，在聖雅格（Saint-Jacques）郊外，那年冬天嚴寒，塞納河（Seine）結冰，甚至馬車都可以在河面上行駛。法伯爾不但沒有把屋子弄暖，反而穿短袖的衣服，睡在要給他取火的木頭上面，還在雪地裡做默想。不止做這樣的補贖，還禁食禱告六天，粒米未進，被依尼高發現後，才強制禁止他做這麼極端的行為。

萊內斯和薩爾梅隆也隨著法伯爾在 1534 年的上半年做神操，博瓦迪利亞和羅德里格斯稍後也都做了神操，學者方濟·薩威因為要演講，而延後他的神操。

蒙馬特山（Montmartre）

在領他們做神操後，依納爵才一一向他們透露他的計畫，在那之前，他沒有告訴他們其中任何一人，也有別人與他們有同樣的想望。他們在一起經過初步的審慎考慮之後，很快就同意，打算為自己的前途設定一個明確的目標。首先，他們要去耶路撒冷朝聖，為近人付出，與窮人共同生活，效法基督在窮人之間宣講。這個計畫有個立誓的儀式，但預計等到 1537 年大家都完成學業之後再進行；他們先行訂下立誓的時間與地點，並且決定以祈禱與禁食來預備自己。

還有兩件事要解決，首先，如果耶路撒冷之旅不可行的話，那要怎麼辦？他們決定在等待一年之後，如果朝聖之旅仍是不可

行，他們就聽從教宗的處置，由教宗來決定他們的去處。其次，他們一旦到了耶路撒冷，是要停留在當地，還是返回原處？在這方面他們意見分歧，尚未達到共識，因此暫緩決定，待大家都抵達耶路撒冷再議。

一個親密的場合，把他們都帶到天主的祭臺前：法伯爾的首祭在 7 月 22 日「我的護慰者和所有罪人的護慰者」聖德蓮（Mary Magdalene）的瞻禮舉行。

一個值得紀念的早晨

三週後，在 1534 年 8 月 15 日聖母升天節的早上，這七個人離開拉丁區，經過巴黎聖母院主教座堂前面，穿過海利斯（Les Halles）市場，走出巨大的城門，朝著蒙馬特山的山丘走去。在往山頂的路上，在離山頂的白色本篤會（White Benedictines）修道院六百英呎處，有一座小教堂，裡面有一盞燈從屋頂垂下，這座小教堂叫殉道者小堂（chapel of the Martyrs），為紀念聖丹尼斯（St. Denis），他是巴黎的首任主教，他和他的同伴在當地一起殉道。（註一）

這所小堂屬修道院所有，而且經常大門深鎖，從斯克哈默（Schurhammer）可靠的研究得知，依尼高和他的同伴前來索取鑰匙時，一個大約二十二歲的年輕修女柏德·蘿拉（Perette Rouillard），正輪值當班做門房的工作。

在這幽暗低矮的小聖堂裡，這七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個多樣化的團體，代表這個修會未來的成員也是如此。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度，性情氣質不一，背景各異：三個卡斯蒂利亞人，一個葛布克人，一個納瓦拉人，一個葡萄牙人和一個法國的薩沃伊人。他們的年齡也不一樣：依尼高四十三歲，法伯爾和薩威二十

八歲，博瓦迪利亞二十五歲，羅德里格斯二十四歲，萊內斯二十二歲，而薩爾梅隆才十九歲。他們的個性也大不相同：依尼高是個天生的領袖人物，法伯爾和藹可親，薩威熱情洋溢，羅德里格斯性情敏感，博瓦迪利亞直率，萊內斯精明，薩爾梅隆神情快活，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

他們中間唯一的神父法伯爾，主持聖母升天節的彌撒，在領聖體時，他朝著他的同伴舉揚聖體，每人都一一跪下，發下誓願，等最後一位發完誓願，法伯爾才分送聖體給他們，法伯爾回到祭臺後，他才發誓言，而後領聖體。

彌撒禮成之後，他們回到修道院，把鑰匙歸還給柏德修女，而後走到附近的「聖丹尼斯之泉」（fountain of St. Denis），在這裡歡樂餐敘，一起共融。

薩威利用暑假剩餘的時間做神操，他做了很大的補贖：四天不吃不喝，為他過去做為一個運動員的虛榮心做補贖，他把自己的雙臂和雙腿用繩子緊緊纏繞，腫到連繩子都看不見的地步，也幾乎無法切斷，他沒有生壞疽，簡直是個奇蹟。

從七個人到十個人

完成三年的哲學課程之後，依尼高開始攻讀神學，但他無法在巴黎完成學業。由於他多年來為腎結石所苦，兩個星期就發作一次，他一直用他一貫的耐力忍耐著痛苦，但是同伴們堅持他應該回家鄉，希望家鄉清新的空氣有助於他。法伯爾願意像長兄般負責這個團體，依尼高長期不在他們身邊，對他們的決心與凝聚力是一大考驗。他回家鄉還有另一個原因：要為少不更事時所立下的惡表做補贖。

這次返鄉不像他當初以步行來到巴黎，同伴們逼他騎驢子代

步，在 1535 年 4 月初的一個下雨天起程。他此行也為同伴們代傳家書，特別是薩威寫給他的兄弟胡安上尉（Captain Juan de Azpilcueta）的信。他非常擔心，因為一直有消息傳說薩威有加入異端的危險，他尤其懷疑依尼高的邪惡影響了他的弟弟。薩威的信為此辯護，而且大大地讚揚「依尼高大師」一番，他寫道：「在患難時，他在金錢和友誼方面不斷協助我，我一輩子也無法報答他的恩情，也因此我已經斷絕那些初出茅廬、沒有經驗、沒有認知時所交的惡友。」

依尼高走後，這個團體繼續定期的集會，「經常，」萊內斯回憶，「我們拿著自己那份飯菜，到這個人或那個人的住處去吃。」這些聚會與不斷的拜訪，使天主聖神的熱火不斷燃燒。

他們還回到 1534 年聖母升天節那天去的蒙馬特山上的小堂，去重發誓願，1535 和 1536 年也都這樣做。雖然依尼高不在，1535 年他們還加入一個新同伴，1536 年再加入兩個，這三個人都是法國人，都是法伯爾帶進來的。他們是克羅德·傑（Claude Jay），三十歲，薩沃伊人，和法伯爾是同鄉，和他一樣也是個惹人喜愛的人；布羅特（Paschase Bröet），三十五歲，法國北部關卡迪省（Picardy）人，和一個名叫高督爾（Jean Codure），二十八歲，法國東南部普羅旺斯地區（Provence）人，前兩位都是神父，而第三位也是個年輕的神父，於 1541 年就逝世了。

所有的人都在唸碩士學位，他們在 1536 年 10 月 3 日拿到碩士學位，於 10 月 14 日大學所舉辦的大會上，接受證書，包括依尼高在內，證明他們統統都完成了巴黎的神學課程，得此頭銜之後，未來他們可以自我介紹是巴黎的宗教導師。

現在他們準備離開巴黎，本來決定在 1537 年 1 月成行，但由於法國國王方濟各一世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之間的敵

對狀態，他們不得不提早於 1536 年 11 月 15 日出發。

當他們正忙著為威尼斯（Venice）之旅做準備時，薩威收到潘普洛納主教座堂會議的正式通知，他已獲選為修士。

回故鄉

騎著栗色的坐騎，依尼高離開巴黎，沿著英王詹姆士一世時期（1603-1625）（Jacobean）的路線，經法國中北部的奧爾良（Orléans）、法國西部的圖爾（Tours）、波第耶（Poitiers）和法國西南部的港市波爾多（Bordeaux）抵比賀比亞（Behobia），經過爾蘇比（Ursubil）和都瑞茲（Venta de Iturriz）前往阿斯佩蒂亞，距他的家鄉只剩一天的行程。在那裡一個友人認出他來，就去通知他的兄弟馬丁，馬丁派一個教士前來護送他回家，可是依尼高堅辭不受，他威脅要回到巴黎去，教士只得順從他的意思。依尼高再度出發，但沒有直接前往阿斯佩蒂亞，反而走過一條又長又暗的峽谷，北上到賴索歐（Lasao），再從賴索歐和他的坐騎越過俄洛拉（Urola）河，最後去到了聖德蓮醫院（St. Magdalene's Hospital），但沒有進入鎮內，當時是 4 月的某個星期五的黃昏，大約是五點鐘的時候。

根據最近的研究，可能（只是可能而已，沒有事實證明）是當時在醫院裡有個癲瘋病人，這件事使依尼高的兄弟更加害怕，想盡辦法要把依尼高帶回家，卻都徒勞無功。

他們兄弟之間的爭執尚未結束，「他一到家，就決定要每天教兒童要理，但受到他的兄弟強烈反對。他說沒有人會來，依尼高回答只要有一個人來就夠了。他的道理班開始後，很多人經常來聽；甚至連他的兄弟都來聽。」依尼高又再度贏得人心。

連附近的村莊像是瑞吉（Regil），拜德尼（Bidani），哥雅

（Goyaz）等地的人，也都來聽他講道。

他在村內所做的工作讓人感動，村民的生活全面革新，甚至還包括神職人員的生活在內，他使交惡的雙方和解，推動慈善工作，他還終結教區與方濟各會的修道院之間一樁存在已久的爭執。

三個月後，在 7 月 23 日前後他前往潘普洛納，把他所騎來的騾子留下來。日後，一位耶穌會士在方濟·博日雅（Francis Borgia）的陪同之下，參訪阿斯佩蒂亞，於 1552 年寫信給依納爵神父說：「我們見到了您十七年前留給醫院的那匹騾子，牠肥胖又健康，即使現在還可做事，在阿斯佩蒂亞人人喜愛牠，甚至任由牠踏進玉米田。」

再次獨自行腳

在前往義大利之前，依尼高拜訪同伴的家庭。他首先去拜訪薩威家，但不是去城堡，而是去歐本諾斯（Obanos），帶著一封信要給胡安上尉（薩威的兄弟）。胡安上尉聽說他的舊敵依尼高已經從巴黎來到此地，有人惡意謠傳說依尼高會誘拐學生，而方濟·薩威就是受害者之一。現在依尼高本人親自來到，胡安上尉前去迎接，在這入面前，依尼高的每道呼吸都呼出上主的聖意。上尉對依納爵的誤會冰釋，這位號稱會誘拐學生的人再次贏得對手的心。他詳細回答胡安上尉所問的有關他們的組織與活動，澄清他心中的一切疑慮。

接著，他去拜訪萊內斯的家人；經過馬德里，短暫會晤當年僅八歲的小王子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再去托利多看看薩爾梅隆的家人；之後再前往瓦倫西亞（Valencia），從那裡登船前往義大利西北部的港市熱納亞（Genoa）。

這時正是十月與十一月之交，這趟航程備極艱辛，遇到暴風

雨，幾乎發生船難。步行的旅程，也同樣艱辛，他打算前往波羅尼亞（Bologna）完成神學的課程但他迷了路，走上一條狹窄的山徑，來到高高聳立的山上，望著下面萬丈深淵的河川，進退兩難，最後只得手腳並用爬行而過。

他的厄運尚未結束，在進入波羅尼亞時，他從一座木橋上摔進一條溝裡（或是運河的渠道裡），滿身垃圾濕透地從溝裡爬上來，還遭到路人的嘲笑，穿過整個波羅尼亞，想要找個投宿的地方，「他發現沒有人要賞他一毛錢，也沒有人要給他一口麵包。」困頓中，他突然想起一所為西班牙的學生所成立的學院，他餓著肚子走到那裡，運氣不錯遇到「幾個舊識，讓他洗個澡吃頓飯。」

但他沒有在波羅尼亞久留，因為當他終於要開始學業時，卻病倒了，看來波羅尼亞並不適合他，他只得放棄在這所全歐洲最古老的大學就學的計畫，決定前往威尼斯，這時是1535年12月。

暫居威尼斯

依納爵在威尼斯事事順利，健康、住宿與金錢的資助都沒問題，他仍私下繼續神學方面的學習。但他還是奉獻時間做他心愛的靈修方面的談話和帶神操等傳道工作。他的成就之一是來自西班牙馬拉加（Málaga）的何塞斯（Diego de Hoces）神父。這位神父經常和朝聖者依納爵長時間討論，無視於卡拉法（Gian Pietro Caraffa）——提阿停修道會（Theatines）的共同創始者、未來的教宗——保祿四世的警告。這是依納爵第一次領像何塞斯這種重要人物做神操，何塞斯做神操時，隨身攜帶一批書籍以為戒備，準備當他的教導有誤時用來反駁他。三、四天後，何塞斯神父釋疑了，明白告訴依納爵，他的疑慮來自「某個人所說的一些事」。

另一次和卡拉法的對峙是直接的，因此使依納爵和他的工作

受到災殃。這位未來的教宗放棄布林迪西（Brindisi）大主教的職位、奇艾第（Chieti）的主教職位，和他的世襲財產，只為了和卡耶大努（Gaetano de Thiene）共同合作，成立提阿停修道會第一分會，依納爵研究這件事，他很驚訝修會的某些成員度完全默觀的生活，他們既不講道，也不服務鄉里，因此受到民眾的排斥；而且，卡拉法的衣食生活比其他人還要奢華，對依納爵而言，這可是一件嚴重的事。

他們對彼此都不了解，依納爵還寫了一封很坦白的信給卡拉法，不十分確定他到底有沒有寄給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互相對峙。借用維洛拉達（G.Villoslada）所說的，卡拉法是「一個有貴族血統居高位的神職人員，有聖人的德行和那不勒斯人的熱情衝動。」斯克哈默則說他「火山口似的脾氣，無法容忍任何異議。」由此可知卡拉法是多麼憤慨：是哪個外國人敢和他對立？

不久之後，1537 年的 9 月 27 日教宗召集提阿停修道會到羅馬來準備召開特利騰大公會議，同年的 12 月 22 日，卡拉法被升為樞機主教。

重聚一堂

「九個主內的朋友，全是精通人文學科與神學之宗教導師，其中四人是西班牙人，兩個法國人，兩個薩沃伊人，一個葡萄牙人，在一月中旬從巴黎來此，通過重重戰火，在隆冬跋涉千里。」依納爵 1537 年 7 月 24 日在威尼斯寫道。

他們在十一月中旬起程，為了避人耳目，他們分成兩組，然後在遠離首都巴黎四十五公里的墨克斯（Meaux）碰頭，他們身著巴黎學生的破舊長袍，身上束著腰帶，頭戴寬邊帽，頸上掛著玫瑰唸珠，身上背著裝書和筆記的皮製的袋子。

他們在寒冬（那年冬季特別冷）徒步全程，當時法國與西班牙開戰，因此他們決定盡量避開戰場，另外，還做了一些其他的防備。在法國境內，由法國人或法語流利的人代表發言，遇到別人詢問他們是什麼人，往何處去時，他們一律回答：他們是巴黎的學生，要去聖尼古老港（St. Nicolas-du-Port）南溪（Nancy）附近的一所聖堂朝聖，他們也確實在那裡住了三天。

路上狀況不少，有一回，幸賴一個老太太打圓場：「讓他們走吧！他們要去改革某個國家。」而救了他們一命。

一旦離開法國領土，進入德國，就換成西班牙人開口，法國人保持沉默，他們會說他們是在巴黎求學的西班牙人，要去義大利的理瑞多（Loreto）聖堂朝聖，事實也的確如此。

斯克哈默重新建構當時的情況：他們從法國東北部的洛林（Lorraine）離開法國，然後經由法國東北部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瑞士西北部的巴賽爾（Basel），德國西南的康斯坦次（Konstanz），奧地利的費爾德基爾西（Feldkirch），再前往現在義大利的米瑞諾（Merano），波沙樂（Bolzano），特利騰（Trent）和巴撒諾（Bassano），離他們的終點目的地只有幾步之遙。

經過五十四天的旅程，他們到達威尼斯，雖然疲憊但很開心，在1537年1月8日，終於得以見到睽違已久的依納爵，他們已經經驗了日後會憲裡所描寫的「極大的內在的喜悅，實行神貧，和全然信賴天主。」

他們有半年的時間，來準備前往聖地朝聖，這段空檔時間他們前往聖若望（St. John）醫院、聖保祿（St. Paul）醫院和臨終病人照護中心照顧病患，他們不分日夜地看顧，鋪床、倒洗尿壺、刷地、給病人洗澡、餵食、挖墳、安葬亡者，醫院的員工和病患對他們的所做所為驚訝不已，這些巴黎來的師傅名聲傳遍全城。

方濟·薩威、法伯爾和萊內斯就住在臨終病人照護中心，照顧梅毒的患者，當他們清洗那些長著爛瘡惡臭的身軀時，這批來自巴黎的師傅，時常要克服嫌惡的心情。有一天，一位病人向薩威招手要他幫忙抓背，薩威照做了，但是心裡很害怕會被傳染，為了克服這種恐懼，他就大力吸吮抓過背的手指，當天晚上，他夢到他真的得了病，又是咳嗽又是吐。第二天早晨，他向同伴描述此事，這個故事在他的傳記裡也有提及，幾乎成了廣為人知的事蹟。

前往羅馬請求教宗讓他們去聖地的時刻終於到了，所以他們就在 3 月 16 日出發。

改變初衷

並非所有的同伴都前往羅馬，依納爵留守後方，他擔心有他的出現，可能有兩個人會為難他們：第一位是神學家奧茲，在巴黎投效依納爵的西班牙人當中，有一位是他的親戚，他對此深感不滿；第二位是新上任很有權力的卡拉法樞機。其實神學家奧茲不僅對他們沒有敵意，甚至還在 4 月 3 日復活節、聖週的星期二，在聖安琪拉堡（Castel Sant'Angelo）和教宗保祿三世成為他們的聽眾。那一天，教宗要他們在幾位樞機主教面前講解神學，教宗對他們的表現非常滿意，不論他們要求什麼都要予以准許成全，但他們只要求教宗的降福和允許他們去耶路撒冷。教宗保祿三世不僅准許他們前往，而且還贈送六十個金幣當做程儀，加上其他樞機主教與教廷官員的捐贈，總共收到兩百六十個金幣。

五月初，他們起程回到威尼斯，在那裡繼續做宗徒的服務工作，六月本是適合朝聖者出發的月份，但 1537 年那年是三十八年來第一次朝聖團的航程無人贊助；戰爭的謠言到處流傳，據說

威尼斯共和國已祕密聯合教宗和皇帝對抗土耳其，如果傳聞屬實的話，那就不可能去朝聖了。

在被迫等待的這段期間，像依納爵、薩威、羅德理格斯、博瓦迪利亞和高都爾，他們都還未被祝聖成為神父領受聖職；另外，薩爾梅隆也尚未被祝聖，但他是因為還未達到規定的年齡。他們 6 月 10 日領受小品的職；15 日領受副執事的職位；17 日領受執事的職位；於 24 日洗者若翰的瞻禮領受鐸職，他們想待時機成熟時才舉行首祭，他們用四十天的祈禱和接下來的時間準備自己直到 10 月，他們都在操練神父的傳教工作。

他們兩、三人分成一組，總共分成五組，用抽籤來決定去處。依納爵，法伯爾和萊內斯去義大利東北部的維琴察（Vicenza），薩威和薩爾梅隆去茫斯利斯（Monselice），布羅特和博瓦迪利亞去義大利北部的城市維羅那（Verona），克羅德·傑和羅德理格斯去義大利的格拉巴的巴撒閣（Bassano del Grappa），高都爾和何塞斯去翠夫索（Treviso），他們在 7 月 25 日分道揚鑣。

第二個曼雷薩

依納爵、法伯爾和萊內斯三人隱居在維琴察的市郊維發樂（Vivarolo）一所名為聖伯鐸（San Pietro）的廢棄修道院內（註二），在此，依納爵後來自己透露，他經歷了第二次的曼雷薩經驗：「他看到許多神視，幾乎是習慣性的，經歷許多神慰，跟在巴黎的時候不一樣。」

三人中的兩個人出去乞日用食糧，但所得很難溫飽，都只有幾塊粗劣發霉的麵包而已，通常都是依納爵留守在家，「會把這幾塊麵包用一點水煮一煮來吃。」

四十天的默觀生活結束之後，他們就開始在公開場合傳教講

道。他們經常是大聲高喊，還揮舞帽子來召集羣眾，大家不太了解他們究竟在講些什麼；比方說，依納爵深信他所說的是真正的義大利話，有一天，大概是9月8日聖母誕辰慶日的瞻禮，他竟用一半法文一半拉丁文開始講道：「Aujourd'hui Sancta Mater Ecclesia……」儘管他的義大利文很破，但是他所講的道理還是深深感動很多人，就像他以前那樣，收到的獻金也就越來越多。

有一天依納爵和萊內斯都生病了，但是從巴撒閣傳來緊急消息，得知羅德理格斯病重，依納爵讓萊內斯去維琴察的一所醫院就醫；他自己雖然發著高燒，但是在法伯爾的陪伴下，「他三步併成兩步（他在自傳中曾述及），法伯爾幾乎趕不上他的腳步，他一到巴撒閣，病人深受安慰，很快就痊癒了。」依納爵和法伯爾在9月1日回到維琴察。

大家所一直擔心的消息在九月中旬終於傳開了：威尼斯加入皇帝與教宗的聯盟對抗土耳其人，耶路撒冷的朝聖之旅是無法成行了，他們必須決定何去何從，依納爵把他的同伴都召集到維琴察，要在九月底開會。

當時剛祝聖的神父都舉行了他們的首祭，依納爵卻想把他的首祭留在稍後再舉行，「他已決定一年不做彌撒，準備他自己，求童貞聖母瑪利亞把他和她的聖子放在一起。」他這段時間特別認真；而且他顯然還夢想在白冷舉行他的首祭。

耶穌會

他們要討論和決定的重點是他們還要等多久，才去耶路撒冷朝聖，以及在等待的期間要做什麼事。他們還沒放棄希望，因為在這期間還有許多外交往來，而奧斯曼帝國蘇丹，蘇萊曼一世（Suleiman）和威尼斯之間的戰爭也可避開，於是他們決定如果

明年無法登船的話，他們就考慮不去朝聖，而接受教宗的安排。在第二度等待的期間，他們也是分頭進行工作，但不是去義大利東北部的威尼斯地區，而是去義大利的北部和中部的大學，在大學生中尋找新同伴。依納爵、法伯爾和萊內斯去羅馬；高督爾和何塞斯去帕多瓦（Padua）；克羅德·傑和羅德理格斯去費拉拉（Ferrara）；薩威和博瓦迪利亞去波羅尼亞，布羅特和薩爾梅隆去義大利中部的錫耶納（Siena）。

他們還有另一個問題，也是他們爭論的主題，而爭論的結果則為這個團體的歷史劃下新的里程碑；那就是當別人問及他們是何方人士時，他們該如何回答？他們將會說自己是耶穌會士，「因為他們當中還沒有一個領導，而除了耶穌基督之外，他們不願去侍奉任何其他領袖，對他們而言，以基督元首的名字為名，稱自己是耶穌會士是再恰當不過了。」

一定是依納爵提議要用這個名稱，他還排除眾議來保衛這個名稱，「他絕不同意更換名稱，即使所有耶穌會士都認為應該改名，在名稱上面他絕不讓步。」耶穌會的名稱將在拉斯道達（La Storta）做決定性的確認。

在前往羅馬之前，依納爵要對一個不明人士指控他是異端做出答辯，依納爵個人親自對他所受的指控進行答辯，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依納爵所提出的答辯，教廷大使館的官員在 1537 年 10 月 13 日，證明依納爵無罪，而且還大大讚揚他一番。

就這樣，他很輕鬆地在十月底首途羅馬，在錫耶納他走羅馬古道 Via Cassia，法伯爾和萊內斯每天舉行聖祭，依納爵領聖體，而「整段旅程裡，他最常受到天主的照應。」

拉斯道達

他們來到距羅馬大約十六公里的拉斯道達，這是在到羅馬之前最後一個更換馬匹的驛站，路邊有一座小堂，他們走了進去，「當他正在祈禱時，他經歷了他自己靈魂的改變，他清楚地看到天主聖父，把他和聖子耶穌放在一起，他絕對不敢懷疑——天主聖父把他和祂的聖子擺在一起。」（註三）

依納爵一定曾和他的兩個同伴提及此事，而這兩人後來也有好幾次說起此事。關於這件事有兩個不同的版本，從伯鐸·嘉尼修（Peter Canisius）處得知法伯爾所說的，和萊內斯在 1559 年給在羅馬的耶穌會士的牧函中所說的有所不同。法伯爾說天父告訴依納爵：「我將與你同在羅馬。」關於這點萊內斯說的是：「在羅馬我會幫助你。」另外還加上：「他好像看到十字架上的基督在他身邊，而天主父在旁邊對基督說道：『我希望你接受這個人做你的僕人。』而基督也同樣地接受他，並且說：『我希望你侍奉我們。』」

在拉斯道達的經驗是天主賞賜給依納爵個人的聖寵，這也是給耶穌會這個團體的一個主要的恩寵。依納爵要記念這獨特的降福，他在 1544 年 2 月 23 日的日記裡說，當「我憶起天主父如何把我和祂的聖子放在一起。」那天的恩寵，又再次降臨。就整個修會而言，在維琴察所取的名稱，藉由拉斯道達的神祕經驗，得到一個贊同的印記。依納爵熱愛基督聖名，希望這個新團體叫耶穌會，做為一個耶穌會士，就是列名在基督的旗下，全然奉獻做天主的工作。這些話在後來所訂的會憲裡，還會有更詳細更具體的說明。

「我不知會有什麼事降臨到我們身上」

當依納爵向他的同伴述說拉斯道達的經驗時，他還說了：「我不知會有什麼事降臨到我們身上，或許我們會在羅馬被釘在十字架上。」而且，有一次在羅馬他說他看到「窗戶都關起來」，意味著「他們會遭到許多反對。」

此刻他們一無所有，一切對他們而言都是有利的，他們得到友好的款待和工作；依納爵給社會的賢達人士帶神操，法伯爾和萊內斯在拉莎賓薩（La Sapienza）大學任教。

1538 年的四旬期裡發生一場風暴，法伯爾和萊內斯參加一位名叫明納迪（Agostino Mainardi）的牧師講道，這位牧師吸引大批羣眾，他們警覺到他所教的道理是路德派的，他們也曾私下和他見過面，但他的反應好似無賴之徒，他甚至在羅馬教廷裡具影響力的西班牙人當中，找到一批同夥。於是就有人謠傳說這些「改革派的神父」是路德派教徒偽裝的，而且他們曾經受到亞卡拉、巴黎和威尼斯的宗教裁判所的審判。這就是在復活節後不久，其他同伴們抵達羅馬時的情形。

這件事影響至大，從依納爵的一位姪輩阿羅瓦斯（António de Araoz）身上就可知一二：在依納爵 1535 年回故鄉阿斯佩蒂亞之後，受到他的名聲吸引，阿羅瓦斯決定到羅馬尋訪依納爵，當時在羅馬這個謠言甚囂塵上，因為恥於和如此聲名狼藉的人有關係，他竟然隱瞞和依納爵之間的關係，悄悄的回到維卡拉（Vergara）。

依納爵還是依照他以往的作風處理這件事，他要求控訴他的人向教廷當局正式起訴，如此他才能接受審判。事情就是如此巧合，以前審判過依納爵的人當時就在羅馬：神學家費格羅阿（Figu-

eroa)，「以前在亞卡拉曾經逮捕而且審判我的人」；神學家歐利（Ory），「他也曾在巴黎審判過我」；而神學家達克第斯（Dr de Doctis），「他也曾在我們開始在威尼斯地區講道之後審判過我，所有這些都是對我們有利的證明。」所以依納爵當然是無罪開釋。

風暴平息後，原訂要去聖地朝聖的日期已過，他們就遵照在蒙馬特山的誓言，隨教宗的意願安排他們的去處，11月18日到23日之間就依此行事，而教宗保祿三世也很樂意接受。

註一：很可惜這座小堂並未保存下來，法國大革命時，修道院及其建築物都一起被摧毀，1855年一位專家參考古代的方案找到這座修道院的聖堂和這座名為殉道者（Martyrium）的小堂舊址，恢復舊觀，也就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的蒙馬特山小堂（Montmartre chapel），它的地址是維隆德路十一號（n.11 of rue Yvonne-le-Tac），照專家的說法，真正的原址距它有數公尺之遙。

註二：這所古老的修道院只剩下一些廢墟，當同伴們離去後，這地方充斥著罪犯和妓女；後來是由嘉布遣會修士使用，使它恢復舊觀並保留一個房間，相傳依納爵曾經在此住過，上面有銘文寫道：

HUNC VENERARE LOCUM: FUIT HIC IGNATIUS HOSPES
SANCTUS QUI TOTO GRANDIOR ORBE FUIT.

1810年4月25日拿破崙下令，壓制隱修院和修道院，修道院

和教堂被夷為平地；只剩幾棵古老的榆樹依然屹立在那裡，但這些也在 1848 年被奧地利的軍隊給破壞殆盡。

註三：這座古老的小堂依然屹立在往羅馬的古道邊，已有多處修復，最近一次的修復是在 1983 年，畫家卡山諾瓦（Cinto Casanovas）以現代風格，用一幅壁畫描寫 1537 年 11 月發生的事，中央的形體的肌理是用線條來表達，以此強調波浪的上升與破碎的視覺效果，以此構成此畫的中心部分。

2. 去羅馬，而不是去耶路撒冷 (1538 年-1541 年)

接受教宗的安排

在拉斯道達受到恩寵的結果，使依納爵和他的同伴的方向有所改變，這對他的工作影響至鉅，當時去聖地朝聖是他的主要目標，羅馬不過是個重要的歇腳地而已，耶路撒冷才是他最終的目的地，但拉斯道達的神視卻指點他往羅馬去，而不是去耶路撒冷。當赴耶路撒冷成為不可能的事後，依納爵的第四條誓言，就成為他確切的理想。可是對於羅馬這座天主之城，他的心中非常恐懼，他聽到天主的聲音對他說：「我將與你同在，在羅馬我會幫助你。」從那一刻起，去耶路撒冷不再是他的重要理想，把自己交付於基督，奉獻給教宗，才是具體的作法，這一點在會典綱要中有明文規定特別強調：「唯獨侍奉天主聖子和他的淨配聖教會，在羅馬教宗的管轄之下。」這就是 1538 年 11 月，他向教宗所說的話的意義。

出身法爾內塞氏 (Farnese) 的教宗

當時是什麼人坐在伯多祿宗徒的職位上呢？還有他的過往歷史是如何呢？了解這些事，會使我們明白，為什麼依納爵那麼恐懼，和他特別誓言效忠教宗的意義。

教宗保祿三世是個法爾內塞家族的人，他本名亞歷安拙·法爾內塞 (Alessandro Farnese)，生於 1468 年，二十八歲就當了樞機（編註：當時的樞機一職不限於神職人員，亦可由信徒擔任），

當時他才剛領受小品而已，這完全是拜定居義大利的西班牙世襲貴族博爾吉亞家族的教宗（Borgia Pope）——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之賜，他和這位年輕樞機的姊姊「美女茱莉亞（Giulia）」有不法的關係，教宗愛屋及烏，也施惠於她的弟弟亞歷安拙，因此造就這位未來的教宗流星般的崛起。樞機的崇隆地位，阻止不了他的風流韻事，他生了四個兒子，這幾個兒子的前程和他的孫輩的未來，都是他所一再關心的事，縱使高居教宗之職，依然如此。

他到五十一歲才晉升鐸職，這時他的道德精神生活開始大有改進。六十七歲（1534年10月13日）被選為教宗之後，雖然他還是繼續過著他的世俗生活，但允許改革者的勢力的在聖教會內運作。照西瑞西達（Cereceda）的說法：「如此一來，保住了他的教宗職位，橫跨兩個時代；而他重視靈修生活是過去百年來所沒有的事。」他抓緊時間召集改革會議，改革教宗的職位安排，也改革聖教會，他強烈支持改革的團體（提阿停修道會，巴爾納伯會和耶穌會），還任命了好幾位偉大的樞機主教：費雪（Fisher），波（Pole），卡拉法，康達理尼（Gaspar Contarini）等等。

身為一個典型的文藝復興時期人士，教宗保祿三世是藝術品的大贊助者，他開始建造美麗如紀念碑似的法爾內塞宮殿，委派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負責新建的伯多祿大殿（St. Peter's Basilica）的工程，把《最後的審判》（*the Last Judgement*）這幅偉大的壁畫，畫在西斯汀小教堂（Sistine Chapel）裡。他為人所詬病的缺點之一是「內舉不避親」，提拔他的孫子亞歷山大（Alexander Farnese）和史佛沙（Ascanio Sforza）為樞機，他令13歲還是個孩子的孫子歐大維（Ottavio Farnese），娶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私生女——十六歲的奧地利瑪格麗特公主（Margaret

of Austria) 為妻，為了慶祝兩姓於 1538 年 11 月 3 日聯姻，他大擺酒席，笙歌宴舞，張燈結綵，舉行賽馬、賽公牛、賽水牛，連續數天之久。

依納爵和他的同伴可能也目睹了這一切，也聽到老百姓的一些怨言，儘管如此，侍奉羅馬教宗是他基本的人生計畫，這該怎麼說呢？

在疑惑當中，他們心中自有一條準則，那就是依納爵再三告訴他們的：「應遵從長上，並不因為他是個善人或他頗具資格，只因為他代表天主，而且從天主那裡接受他的權柄；從另一方面說，也不要因為他不夠精明細心或者不夠好，就不聽從他。」遵從教宗，是遵從教宗所代表的主耶穌，因此，他們誠懇地、毫不猶豫地，接受教宗的管轄，是教宗保祿三世而非亞歷安拙·法爾內塞（教宗的本名）。

教宗保祿三世和依納爵從見面的第一刻起就相處得很融洽，這位法爾內塞家族的教宗大力幫助耶穌會，而西班牙的羅耀拉貴族出身的依納爵，也為法爾內塞家族做了不少好事。例如，他挽救了教宗保祿三世之孫歐大維和奧地利的公主瑪格麗特的婚姻，瑪格麗特極端厭惡她的丈夫，在婚禮中不肯宣誓，婚後很久還是拒絕和丈夫同房，依納爵是她的告解神師，勸她接受他之所是，當然教宗保祿三世是非常樂見此事。

耶穌會這個團體目前是第三度住在羅馬，他們第一次到羅馬是在 1538 年的復活節後不久，他們住在夢堤（Trinità dei Monti）附近的一座房子內；才四個月他們就遷居到靠近西市多（Ponte Sisto）另一座較寬敞的房子去；從 1538 年 10 月到 1541 年 2 月 1 日這重要的兩年半內，他們住在一座非常靠近猶太人區的建築物裡，現在的戴佛尼路 16 號（Via dei Delfini 16），這座房子當時

去羅馬，而不是去耶路撒冷

盛傳鬧鬼，屋主法吉潘尼（Antonino Frangipani）因此低價售予依納爵，耶穌會就是在這座房子內誕生的。

去白冷舉行首祭的希望破滅之後，依納爵就準備於聖誕夜在聖瑪利亞聖堂（Basilica of St. Mary Major）的「聖誕馬槽祭臺」前舉行首祭。

同伴們到羅馬城內各個聖堂和公開場所講道，求乞奉獻金，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讓他們大大的成就一番慈善工作。前一年的夏天乾旱非常嚴重，那年冬季特別冷，是四十年來的最低溫，食物稀少，饑荒遍地，同伴們開始在他們的住處供應食物給饑民，他們預估幫助 300 人，到後來卻至少有 3,000 人。

這些「巴黎的宗教導師」已經全然投入依納爵在 1539 年所起草的會憲綱要裡所列要點：講述天主教的道理、講道、舉行聖事、帶神操、做慈善工作，目前都是在羅馬城裡從事這些善行。

義大利的國境內外也有許多城市邀約他們前往，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大使，請求派遣幾位耶穌會士去西印度羣島（南美洲），葡萄牙的國王也請他們遠赴東方。

事實擺在眼前，他們可以清楚地預見未來他們必須分散各處，他們究竟要將它當做是對個人的召叫，或是對一個有組織的團體成員的召叫？

我們還要同在一處嗎？

依納爵明瞭這個時刻已經來臨，但是尚未提出共同生活的計畫，所以還沒有形成一個宗教性的團體，他希望事情本身和他的同伴會提出這個問題，他追隨不斷引導他的天主聖神的腳步，納道爾（Nadal）說他不要超越天主聖神。

時刻終於到了，因為教宗要派布羅特去整頓本篤會在義大利

中部城市錫耶那的一所修道院，事不宜遲，他們開始審慎考慮要不要成立一個有自己的長上的固定團體，這個考慮從3月一直到1539年6月24日。

在這段時間內他們並沒有中止傳教工作，他們都是晚上聚在一起，各自表述意見，討論結束後經由一致同意才做決定。

第一點很容易解決，沒有問題，天主所建立的，不必就一定要「團聚在一處」，反而是它必須不斷的增強。可是他們究竟要不要發服從願，遵從由他們中間所選出的長上，聽他的指示呢？如此一來，就要成立一個修會，大家都對當時的修會制度不滿意，而且擔心如果加入當時的修會，會使他們受限而無法施展。經過許多天的討論與祈禱，他們一致決定選一個長上，獻上自己遵從他，4月15日法伯爾舉行彌撒聖祭，大家都領完聖體之後，共同簽署一項文件，聲明他們決定且承諾要加入即將成立的修會。

5月和6月都在研究和決定未來的修會要具備哪些其他的特質，例如：特別立誓效忠教宗；教授兒童要理；終身職的總會長；要做三次的避靜；朝聖；初學生必須到醫院服務；因為神貧，所以修會可以有房子，但沒有所有權。

6月24日他們的考慮結束，但在20日，十二個同伴中，就有七人必須先行離去：法伯爾和萊內斯去義大利的帕爾馬（Parma），高督爾去法立翠（Velletri），博瓦迪利亞去義大利西南部的那不勒斯（Naples），克羅德·傑去義大利的布雷西亞省（Brescia），而布羅特和羅德里格斯去錫耶那。

該如何著手？

依納爵擔當起草新修會的組織綱要的工作，該如何著手呢？怎樣才能把個人的神祕的領袖魅力，轉化為修會的法律，使它們

具體化，而且永世長存？

依納爵把這些想法寫成會典綱要，首先要得到教宗的批准，這是新修會得以成立的第一步。

取得教宗批准的過程，比想像中還要困難，而且比預期的還久。在6月底7月初，康達理尼樞機主教向教宗呈上這份會典綱要，教宗把它交給道明會的會士貝迪亞（Thomas Badía）去研究。貝迪亞花了兩個月的時間研究之後，贊成這份會典綱要。依納爵9月3日馬上把文件（會典綱要和貝迪亞的評語）呈交教宗，教宗當時身在底佛利（Tivoli），隨行的康達理尼樞機主教把內容唸給教宗聽後，教宗口頭批准，並且加上這句名言：「天主聖神在這裡運行。」康達理尼樞機主教當天就告訴依納爵這個好消息。

教廷的批准

事情並非就此結束，教宗口頭上批准後，就把文件交予格魯西樞機主教（Ghinucci）——他是教宗的通諭大臣，讓他擬一份文稿，不過沒有明確說明是一封詔書，或是一件通諭，這看起來只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其實不然，對格魯西樞機主教而言，這文件非常重要，應該是發詔書，而不是出通諭，詔書是羅馬教廷要負責，必須要再重新檢視整個計畫；格魯西樞機因此發現以下幾點：他不贊成免除共同的一天七次的祈禱日課經，他也不贊成沒有明文規定要做補贖，另外，特別效忠教宗的誓言他也不同意，顯然格魯西反對這個計畫。

為了挽回這個計畫，教宗把文件交給蓋笛西尼樞機主教（Guidicconi），這一來把事情弄得更糟，蓋笛西尼樞機主教喜歡這份會典綱要，但是不贊成成立新修會，因為當時已經有太多修會了；他主張減少修會，只要留下四個古老的修會：本篤會，熙篤

會，方濟會和道明會就可以了。

依納爵發動了上天下地一切攻勢：上天方面，他許諾要獻三千臺彌撒；下地方面，他向他的人所工作的領地的親王與主教們取得褒揚狀，他有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和法王方濟各一世的推薦。蓋笛西尼樞機主教終於讓步，但是附帶一個條件：在證明這個新生的修會有其存在的必要之前，人數不可超過六十人。教宗接受了這個建議，1540年9月27日在威尼斯廣場的威尼斯宮（Palazzo Venezia）簽署了批准的詔書，它的第一句話，就是舉世聞名的，稱耶穌會是「教會的軍隊」。

是的！我聽命！

當時薩威並不在羅馬，他在前一晚就開啟了他的傳教之旅。

葡萄牙的大使馬卡斯（Dom Pedro Mascarenhas）向依納爵要求十個同伴中的六人，依納爵對他大聲說：「主，耶穌，大使先生閣下，那世界上其他地方，該怎麼辦？」

郭維校長曾建議葡萄牙的國王約翰三世，把他所熟識的巴黎師傅們派到印度。「如果不是全體，至少是一些人，」他說。約翰三世挑選了博瓦迪利亞和羅德里格斯，但是博瓦迪利亞在義大利西南部的卡拉布里亞（Calabria）傳道；他於3月14日抵達羅馬，可是因為病得不輕，無法於第二天隨大使起程，而大使又堅持要如期成行，巴黎的師傅中只剩方濟·薩威一人，那時他是修會的祕書。依納爵本人也生病了，他把薩威找來，對他說：「薩威，你知道這是天主的旨意，在我們的人當中，有兩個人要去印度，而我們所選的兩個人中的其中一人——博瓦迪利亞因為生病無法成行，大使無法等到他康復，所以現改由你赴印度工作。」

薩威立刻回答：

「是的，我聽命。」

他用這句話接下了他的傳教事業，然後他就開始修補「舊襪子和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東西」，之後，他到梵蒂岡，請求教宗的降福。起程當天，他寫下三項書面聲明：第一，他承諾「接納所有相識相聚在一起，依本會的會憲、規條與生活方式，而領受鐸品的人。」第二，選擇「我們真正的會父依納爵做長上，他很自然地把我們統統召集在一起，盡全力保護我們，管理而且使我們進步，他比世上任何人都了解我們。」第三點，他預先發他的服從、神貧與貞潔三願，他的同伴在選完總會長後，才要發這三願。

這三項聲明的日期是 1540 年 3 月 15 日，也就是他從羅馬出發的日子，並且簽下了「方濟」之名。依納爵來不及為薩威寫一封介紹函給他的老家——羅耀拉家族，也來不及如他以前對即將離去傳教的同伴所做的那樣仔細叮嚀。但薩威保證會不斷的為「蓋笛西尼樞機主教獻彌撒」。

珍重再見

薩威身著襤褸的道袍，向他的會父告別，依納爵打開薩威的道袍，看看衣服是否穿得夠暖，是否足以抵禦旅途的風寒，竟發現他身上只穿著一件衣衫。

「就只穿這樣嗎，方濟？就只穿這樣嗎？」依納爵問道，接著趕緊送上他會需要用到的衣物。

薩威走到葡萄牙大使馬卡斯的公署，帶著大日課經和幾項文件，他全部的行李就只有這些。他沿途探訪依納爵在羅耀拉的老家，可是沒去佳飛爾（Javier），也沒去歐本諾斯看他最親愛的家人。

他們一行人於 6 月底到達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羅德里格斯走海路先他們一步到達里斯本，方濟到了之後就先去找他。三、四天後國王派人延請他們，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很隆重地接待我們，薩威單獨與皇后在一個場所交談，他們垂詢好多問題，關於我們修會是如何發展，和我們如何相遇相知的經過。」

這不僅是表面的寒暄而已，有一次國王看到他們經過時，向瑞爾侯爵（Marquis de Villa Real）說：「他們是名副其實，像宗徒一般的人。」對人們而言，他們就是「宗徒」。

他們有好多事要做，因此薩威沒空去探望他的表兄弟神學家艾賓達（Doctor Martín de Azpilcueta），只得寫幾封文情並茂的信給他，在註明 1540 年 11 月 3 日的第二封信上，他說：「我過門而不入，閣下，天主知道我對你的愛有多深，讓我繼續在你的愛中。」

羅德里格斯留在葡萄牙，1541 年 4 月 7 日薩威單身遠赴印度，五艘三桅帆船在葡萄牙的貝倫（Belem）下錨，薩威登上小船，再接再駁到領航的大船「聖地牙哥號」上，羅德里格斯陪著他，在分手的最後一刻，他向羅德里格斯透露一則他一直小心保守的祕密。當時在羅馬的法吉潘尼的那所房子裡，羅德里格斯生病，薩威睡在床邊的地板上看顧他，夜裡薩威驚天動地的大叫醒來，口中吐出大量鮮血。羅德里格斯問他當時究竟發生什麼事，在他承諾在薩威的有生之年絕對不透露給別人知道後，薩威才向他述說：「我的兄弟羅德里格斯，你要知道，天主盡力幫我保守我的童貞，那天晚上，我夢到有女人要對我投懷送抱，她的手穿過衣服觸摸我的胸部，為了抗拒她，我用手臂大力推開她，用力之大，咬傷了口中的幾條血管，那就是我為什麼口吐鮮血而醒來的原因。」

去羅馬，而不是去耶路撒冷

羅德里格斯回到岸上，領航的船隻張開船帆，大砲轟轟做響，這是出發的信號，那一天，薩威正滿三十五歲。

依納爵總會長

就在那幾天，羅馬的另一艘大船——耶穌會也正要起航。

方濟·薩威離開後，依納爵和他的同伴們於 1541 年 1 月底或者可能是 2 月 1 日，搬到亞斯塔里（Camillo Astalli）提供的小房子，這幢房子位在道路聖母小堂（Santa Maria della Strada）的前面，在往康比多利歐（Via del Campidoglio）的路上，教宗保祿三世即將把這座教堂贈予耶穌會，這座房子和這座教堂將不斷擴展，正如這個修會本身將要成長茁壯，向四方拓展一樣。

耶穌會的成立，會典綱要只是整個基礎的第一塊基石而已，現在要繼續建設，為此需要給它一個主體——會憲，和一位領導，也就是一個權威。由依納爵發起，召集在義大利的所有同伴萊內斯、布羅特、克羅德·傑，在羅馬的高督爾和薩爾梅隆也來了。這個全體會議只有六人，但是他們有不克出席者的授權，支持他們做他們視為合適的決定，3 月 4 日他們授權依納爵和高督爾，起草第一份會憲；這兩人經過一連串的討論，寫下 1541 年的會憲，裡面有 49 點提及他們想要建立的生活方式的各個層面。

接著就是選舉總會長，4 月 2 日這六人又再次聚首，他們決定用三天的時間祈禱，然後在 4 月 5 日將票投進一個甕裡，未能出席者：法伯爾，薩威和羅德里格斯由他們代為投票，博瓦迪利亞時任卡拉布里亞區的代理主教，忙於工作，無法分身前來投票，也是由他們代投。

4 月 8 日聖週的星期五開箱驗票，結果大家一致推選依納爵當總會長。好戲還在後頭，儘管全體一致通過，但是依納爵卻不

願接受，「他由衷請求」，他說他比較喜歡受人管理，而比較不願去管理別人，他覺得他不會掌管自己，不願干預別人的事，「他還有許多惡習、過錯、不堪回首的過去和現在需要天主垂憐的事」，他拒絕接受這個職位，至少要等他看得更清楚他應該接受時，他才要接受，為此他請求他們再做三、四天的默想，同伴們雖不願意，還是做了。到了 13 日聖週三，又再重新投票，結果還是一樣，即使到了此刻，依納爵還是不肯接受，他說要問問他的指導神師——蒙多利（Montoris）真尼可倫（Janiculum）山坡上的聖伯鐸修道院的一個方濟會神父羅迪（Fra Teodosio de Lodi）的意見。

當晚依納爵就去見他的神師，連續辦了三天告解，明白述說他所有應求天主垂憐的事，復活節當天羅迪神父說：依納爵應接受這個職位，否則他就是違抗聖神。這次依納爵不得不屈服了，他只請求神師把這些話寫下來，這位好心的方濟會神父答應了，寄了一封有封印的信給依納爵的同伴們，以確認他的意見。於是依納爵接受了這個職位，這一天是 1541 年 4 月 19 日，復活節八日慶期的星期二。

嚮往聖伯多祿，追隨聖保祿

在最後那次會議裡，還做了另一項重要的決定：第二年春天的 4 月 22 日那天，他們要在羅馬城外聖保祿大教堂內（basilica of St. Paul）發願。那天這六人互相辦告解，由依納爵主持彌撒，在領聖體時，宣布發願的信條，接下來其他人也都這樣做。這個禮儀是在現在的苦像小堂（chapel of the Crucifix）舉行，這是在 1823 年的大火之後唯一保存完整的古蹟，它是在聖保祿大殿走廊的左邊第一間，有一幅馬賽克的聖母像，這幅畫的歷史可追溯到

去羅馬，而不是去耶路撒冷

十三世紀的義大利籍教宗何諾三世（Honorius III）時代，耶穌會士現在尊它為「耶穌會的母皇」。

彌撒的最後他們聚在告解祭臺（alter of the Confession）前互相擁抱，然後繼續前往七座大殿朝拜，「那天我和神父們一齊去見識見識，」前一年9月18日才入會，當時才14歲的黎巴代乃拉（Pedro de Ribadeneira）說，並指出高督爾充滿神慰「他無法掩飾，只得讓它自然地流露出來。」

大家去拉特朗大殿（St. John Lateran）做最後朝拜，這一天以在大殿附近舉行野餐做為結束，由黎巴代乃拉負責籌備。

未能出席的同伴們，在不同的日子與不同的地點發願。法伯爾已於10月份去德國，陪神學家奧茲參加1541年在累根斯堡舉行（Regensburg/Ratisbon）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國是會議，他於7月9日在那座城市發願；博瓦迪利亞一向特立獨行，因此無法預測他的想法，他起初拒絕發願，後來又同意了，也於同年的9月，同樣在聖保祿大殿發願；薩威在波濤洶湧的海上乘著「聖地牙哥號」接近佛得角羣島（Cape Verde islands）；直到1543年12月或1544年1月才在印度西南部的臥亞（Goa）發願；羅德里格斯拖得更久，他在1544年12月25日才在艾佛拉（Evora）發願。

這就是耶穌會的十位創會的同伴，代表了這個修會的傳教事業的普世性和重要性，它有人性的個別差異，也包含會士的軟弱在內。

3. 在羅馬的依納爵 (1541 年-1556 年)

曾是馬不停蹄、走遍大半歐洲的旅者，現在卻困在羅馬，不停的揮筆，幾乎很少離開他住的小屋。不過沒有任何事可以修剪他如老鷹般的雙翼，在那張現今還保存的小書桌上，他翱翔全世界，全心奉獻在同伴們所交託的工作上：草擬會憲和管理這個新修會；但他還是會找時間與精力在羅馬做宗徒的工作。

會憲的擬稿人

這個工作就是把教宗所批准的會典綱要加以擴展，在 1554 年 3 月的會議裡，當他們委任依納爵和高督爾草擬會憲的條文時，同伴們還擬了一個大綱。高督爾在同年 8 月 29 日去世後，就沒有再召開全體會議，擬定會憲的工作重擔，全都落在依納爵一人身上。

他所定的會憲境界甚高，但這些文字並不是要去壓抑精神，因為在序文裡，他已經提到把「聖神所銘刻在內心的慈善與愛德的法律，超越任何外在的會憲。」列為首要。他受託掌理這個組織，是因為「天主教上智奇妙的安排，召叫受造物與祂合作」；因為教宗已經祝聖這個修會；因為過去先聖先賢的教導；也基於理智的判斷，依納爵只得全心委順，撰寫耶穌會會憲。

在擬寫會憲的過程裡，依納爵所用的方法是研究加上祈禱，祈禱加上研究。這個新的修會有它新的特色，不同於修道院和托鉢的修會，但也具有共同特點。這需要仔細研究，從他們的經驗得益，吸取他們的智慧。在這方面，有他的祕書卜蘭可（Polanco）

協助，但那是在 1547 年之後。在那之前，他就開始做好幾項初步的研究，其中最引起我們興趣的是在神貧方面，因為他用的方法相當有啟示性。

對於神貧的規定

這十個同伴決定像宗徒一般，過著神貧的生活來傳道，因此他們聖堂就不能有收入。但是在 1540 年 11 月 18 日可達修神父（Father Codacio）接受了教宗贈予耶穌會的小聖堂——道路聖母堂，是一個有收入的堂區。他們想要在他們所渴望的神貧與新的狀況之間取得平衡，就同意聖器室（只有聖器物，而非聖堂）可以「有收入來應付日常所需的開銷。」

這個決定十分合法，而且完全符合規定，雖然在討論時依納爵讓它通過，但對他而言，卻一直覺得是種背叛，內心痛苦不堪。草擬會憲時，他經過很長的分辨，用了我們在神操裡知道的所有方法步驟。在目前所保存的紙條上，都還可以看到他所列舉的贊成與反對理由，尤其是他的靈修日記更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些書頁妥善保存至今，他研究神貧這個主題的確切日期是 1544 年 2 月 2 日到 1545 年 2 月 27 日。

他面臨三項抉擇：不要有任何的固定收入，毫無限制地擁有收入和只擁有部分的收入，他選擇了第一項。他在祈禱中找到決定的理由，在祈禱中他感到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要追隨基督，而他所追隨的這位修會元首正是「人類的理性所無法理解的全然的貧窮」，而這些全都「導向相同的結論」。

這個情況在他對鞏路易（da Câmara）描述他的生活史時，曾具體的說明過，「當草擬會憲時，他每天做彌撒，把他所要處理的事情擺在天主面前，而且為這些事祈禱，他神視的頻率更超越

平常，大部分的神視都在確認會憲裡的某些要點。」

卜蘭可的到來是天意，因為有了他的幫忙，依納爵可以加倍奉獻自己在會憲的草擬工作上面，卜蘭可具備理想的祕書人選所應有的一切條件：工作能幹，認同上司，準確無誤地執行交辦的工作，他是依納爵的「記憶與雙手」。

卜蘭可的貢獻

卜蘭可一來就開始校對整理他所找到的資料，在閱讀當中他記下疑點，再閱讀古時教會的修會會憲和規條，並且記下筆記，這是非常珍貴的資料。

1550 年的年中，會憲的第一份草稿擬好了，經過依納爵親自校訂，這樣的校訂至少兩百三十次，改換一個字，一個片語，刪去一整段，或做不同的建議。

最後的時刻終於到了，完成的會憲將給能夠來到羅馬的神父過目。依納爵在 1550 年聖年的年尾召集他們，把他們對會憲的建議歸納起來。他重新研究會憲，然後在 1552 年提出已半成型的會憲，半成型是因為終其一生他都一直不斷在修正會憲，他永遠沒想到要「完成」會憲。這不僅是一種人性的態度，也因他受到不斷的神視的啟發，深深感到這件工作要有彈性。所以在會憲裡他建議：只有基本原則是不變的，其餘要因人、因地、因時制宜，會憲是活的；遵守它，同時也要考慮所處的情況。

管理者

總會長的職務是多方面的，而且必須具備多種資格，是父親，也是領袖，但要更像個父親，而不是領袖；是外交家，也是公關人士，而同時又是策略專家。

我們修會的老鷹——會祖依納爵具備以上種種條件，他的管理是建立在對「兒子們」（依納爵避免在會憲上使用這個字眼，他只用了一次）的愛上面，這些愛與情意，統統歸因於他。黎巴代乃拉和他同住了十六年之久，他說每個耶穌會士都深愛依納爵，而且也感受到依納爵對他們的愛，「他好像全部都是愛」。韋路易深有同感，而且還說：「他不管看到什麼人，都表現他的好意，好像把那人放在心上一般。」他有那種天賦，深知與了解他所認識的每一位，他彬彬有禮，而且又滿懷誠意。有一次，為了擁抱一位新進的、長得很高大的來自法蘭德斯的耶穌會士，依納爵人很矮，就跳起來去勾他的脖子，他總是散發喜樂的氣氛，這就是他在會院內的模樣。

問題

依納爵儘管擅長處理人的問題，但自從在巴黎的時候開始，他和同伴中的羅德里格斯就有一些齟齬，這個事件是他管理生涯裡最深的痛，他個人深受打擊。羅德里格斯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宮廷裡是個成功的人物，也因此吸引很多人加入這個剛成立的修會。在孔布拉耶穌會的神學院（Coimbra Scholasticate）裡，有很多年輕人，他們滿懷熱情，但不甚順服，而且不會分辨。依納爵寫了兩封信給他們，這兩封信已成經典之作，呼籲他們要做個成全的人而且要順服。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羅德里格斯的態度是不合作，依納爵決定把他調離葡萄牙，任命他為亞拉岡（Aragón）會省的省會長，羅德里格斯抗命，回到家鄉，不願接受新職，依納爵把他的情況送交四位神父審理；羅德里格斯不接受他們的裁決，有一陣子，他好像就要出會一樣。

依納爵最關心的是他的團體，特別是那些初學生。一開始他

們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而且他親自照管他們許多年，但不久就可清楚看出，如果他們只接受成年的男子，那麼修會就不會成長，也無法應付來自四面八方的求助。

耶穌會的大門也要為年輕人敞開，因此成立學院培育這些年輕的入會者。不久就成立兩種學院：第一種學院，特別陶成打算加入的年輕的耶穌會士；第二種學院是教育一般沒有意願加入耶穌會的年輕人。依納爵下定決心，他大力推動這些學院的使徒傳教工作，後來培養出耶穌會中學教育的先驅者。

依納爵任總會長期間，在義大利有 15 家學院，在西班牙有 17 家學院，在葡萄牙有 4 家學院，在法國有 2 家學院，在德國有 5 家學院，在印度有 5 家學院，在巴西有 3 家學院，這後來成為耶穌會的特色，也是依納爵始料未及的。現在的耶穌會不再是個飄浮不定的小團體，而是有系統的穩定機構，規模擴大，便有了較大的功能。依納爵草擬會憲時，也把這些事實融入會憲裡。

教育的問題並非他唯一的掛心之處。他接到來自各方的要求，他必須按照需要考慮優先順序，看哪一件會引發更大的善，他要加強天主教國家的信仰，保衛受到新教威脅的國家，在亞洲和美洲新天地傳播福音。

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依納爵很多時候也受到幻想、不足以及錯誤的資訊所欺騙，以他自己的天真，再加上誇大不實的計畫，以致遇到許多失敗挫折。他派薩爾梅隆和布羅特去開拓愛爾蘭，結果徒勞無功，空手而回，根本就沒有到達愛爾蘭島。在開拓衣索匹亞的傳教事業方面，依納爵被人騙得很慘，依納爵一向不願意他的人被祝聖為主教，卻破例讓三個會士祝聖成為主教，他本人甚至準備親自去傳教；他甚至還致函衣索匹亞王，想說服他皈依天主教，但所有的一切就像沙堡傾圮一樣，瞬間化為烏

有。他曾盛大取名為派翠克（Patriarch）的主教根本就沒有抵達衣索匹亞，另外兩個主教的其中一個確實到了那裡，但生活悲慘，必須用雙手耕地來填飽肚皮，他「想做的事業很大」，但得到的資訊卻是錯誤的，因此造成計畫不符現實，結果事與願違。

牧函

在依納爵龐大的工作當中，寫牧函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他按時發布牧函。團體的成員分布全世界，但都必須與他們的領導相連結。博瓦迪利亞就抗議，他一貫的作風就是如此，他說無暇閱讀依納爵所寫的牧函，而且也無法如依納爵所期望的有那麼多東西可寫。「即使您無暇閱信，對我而言，感謝天主，我有足夠且更多的時間，一讀再讀你們的來函。」依納爵極謙卑的回信道。

現存的依納爵所寫的七千封信當中，有一千封是 1555 年寫的，他一天寄出三十封信，每封信看過一遍或兩遍後就寄出，他所創設的「年度牧函」，現在成為研究那個時期的歷史和當時他們曾提及的國家的重要史料之一。

那個時代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出現在他的牧函裡，這位受到啟示要把生命奉獻給全世界與醫院的人，與達官貴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菲迪南皇帝，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和葡萄牙王約翰三世都有所接觸。

定居羅馬的宗徒

依納爵並沒有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裡，他與現實直接接觸，而且回應他們的需要，他的行動計畫有他的特色：當開始一項工作，他會建立一個組織來指導和為它籌款，只要有需要他一定會

配合，然後再慢慢退出。

這位定居在羅馬的宗徒從社會的最底層著手，需要他幫助的人，都是希望脫離現狀的人；來自全歐洲的娼妓，在羅馬找到她們的天堂。如果她們願意的話，他要如何拯救她們？羅馬街上有個「皈依婦女的修道院」至今仍寫著「皈依者」（*Via delle Convertite*）這幾個字，在 1543 年住了八十位從良的妓女。但這些都是願意發聖願過修道生活的單身婦女，對於已婚或打算要結婚的妓女，又該怎麼辦呢？依納爵想到成立聖瑪爾大之家（*Casa Santa Marta*），他運氣很好順利取得所需的款項，在挖新房子的地基時，在一座古羅馬龐培時代的建築物廢墟裡，發現大量的大理石，依納爵把它賣得一百個葡萄牙幣，把這些錢都用在這個計畫上。當聖瑪爾大之家終於建好時，人們經常看到一個有趣的景象——在依納爵身後幾步的距離，跟著願意進入聖瑪爾大之家的婦女。

但是這個全世界最古老的行業，當時是由母親傳給女兒的，許多年輕的女孩，有掉入火坑的危險，依納爵決定讓她們搬家「和交際花（依納爵一向用這個字眼來指稱妓女）生活在一起的年輕女孩，才不會被惡表所騙。」為此目的，他於 1545 年，在芳納利的聖凱瑟琳聖堂（*St. Catherina de' Funari*）成立一個機構，靠近我們的朋友法吉潘尼的家。

不只為社會底層的百姓

依納爵也關心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的物質與靈修生活，他廢止仍在實行且受人非難的邪惡風俗——沒收他們的財產，和斷絕他們的子嗣繼承權。這些作法皈依了許多猶太人，也帶來出人意料的結果：這些新加入的基督徒住在道路聖母堂的房子裡，耶穌

會的初學生也住在這裡，因此不久就人滿為患。奧地利的瑪格麗特公主（Margaret of Austria）幫忙解決這個問題，在1543年初和年中暫時使用她們的房子，她和亞歷山大·法爾內塞樞機主教的母親歐西妮（Jeronima Orsini）共同分擔。

依納爵事主的熱心不只限於低收入的百姓，他同時也為上流社會的高層人士服務，1552年11月幾次出訪亞維多（Alvito），為挽救柯羅拉（Ascanio Colonna）和當時世界最美的女人之一的亞拉岡的喬安娜（Juana de Aragón）的婚姻。依納爵是喬安娜的指導神師，她因為丈夫的行為失當，離家出走前往義大利那不勒斯（Naples），依納爵一聽到消息，就立刻跨上馬背，要去找這位離家出走的女士，勸她返家；當天早上，天下著大雨，他的祕書卜蘭可勸他第二天再出發，依納爵打斷他的話說：

「我們上路吧！在事奉天主的事上，三十年來我從未延遲，無論颶風下雨，或天氣有多麼惡劣。」

他到了亞維多公爵領地，講了二十六個理由勸她回家，她終於帶著一路上一直與她同行的兒子馬可·安東尼（Marco António Colonna）一起返家。

另一個重要事件是1545年8月27日那天，接到緊急召喚，去瑪達馬宮（Palazzo Madama）（即今日義大利的立法院址），去幫助難產的瑪格麗特公主，他給她辦告解，做彌撒，還為她送聖體。結果她生了一對雙胞胎，第一個是助產士給他領洗取名卡羅斯（Juan Carlos），第二個在現場人士堅持下，由依納爵為他領洗，取名斐多（Juan Pablo）；第一個嬰兒在出生數個月後夭折，第二個在正式的領洗禮時，另取一個聖名，他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軍事天才和法蘭德斯的統治者，亞歷山大·法內塞爾（Alexander Farnese）。

風燭殘年

依納爵知道自己的終期將至，他已完成一生想做的三件大事：修會得到批准，神操得到認可，以及完成會憲，現在他可以安心地離開人世了。

只剩下一件事是他的同伴希望他做的，納道爾「堅持要求他向我們說明，從他棄邪歸正皈依天主後，天主是如何引導他」，因為「這是這個修會真正的基礎。」

在 1553 年 8 月底，依納爵終於把他的密友鞏路易找來，開始向他細述「他的一生和他年輕時代少不更事時所做的事，巨細靡遺。」期間曾中斷過幾次，終於在 1555 年 10 月 18 日完稿，這是會祖過世前九個半月的事。

自從在曼雷薩做了一些嚴厲的克苦後，健康一直是依納爵一項嚴重的困擾，這也是他為什麼一直身體不佳的原因。1522 年冬季，他首次感到腹部疼痛；「他病得很重」幾乎到了鬼門關，他病體衰弱時常腹痛；在羅馬的時候他時好時壞，1550 年有一回他以為自己大限已到，嚴重到把耶穌會所有重要的神父都召集來，1554 年 8 月他寫信給方濟·博日雅，提到他過去兩個月，一天只能下床四小時。

到底是什麼病呢？他一直講他腹痛得厲害，他過世後給他做病理解剖，在他的肝臟找到三個結石，而且胃部硬得不得了，醫師下結論說：「他能夠存活著，真是一個奇蹟」。「結石病和肝硬化，在當時沒有人想到會是這種病，」馬拉農（Gregorio Marañón）在他所著的《聖依納爵的回憶錄》（*Notas sobre la vida y muerte de san Ignacio*）中斷言；他繼續說：「但這並不重要，更重要的部分是病理解剖所無法說出的：那就是依納爵的靈修；歷經這

麼多而且又極為嚴厲的守齋，這才是依納爵這個遊俠似的羅耀拉騎士的死因。無邊的熱情像颶風狂掃落葉般，把他帶離人世，這麼巨大的力量，使他一如其他偉大的神祕家一樣，渴望走入人世生活的另一面，到天主那裡去。」

臨終時刻很快就到了，1556年6月11日再次發病，大家以為換一個空氣較好、安靜的地方，可能對依納爵的病情有所幫助，所以他搬到羅馬學院在愛衛汀（Aventine）農場的房子去住，但是依舊未見好轉，所以在7月27日又再搬回羅馬的會院。

他常舊病復發，大家漸漸等閒視之，這也說明了當時發生的實際情形：醫師們去探望會院內其他的病人，只有依納爵自己知道即將安息主懷，30日那天傍晚，他把祕書卜蘭可找來，告訴他，即將離世，懇請聖座給他降福，同時也為同樣病危的萊內斯降福。

「醫師並不認為你有那麼嚴重，你真的覺得很嚴重了嗎？」

「我已經很嚴重了，馬上就要走了。」

重大的疏忽

真是不可思議，卜蘭可因為當天是星期二，要準備信件給信差送到西班牙，他把這事看得更重要；他是答應了依納爵要完成他的心願，請教宗降福，但是他仍然問依納爵可不可以拖到明天，依納爵的回答，任何人想要了解他的意思，都可以很清楚的明白他所說的：

「我希望是今天，而不是明天，越快越好；但是照你所想，我把自己完全交在你手中。」

如果卜蘭可有問一下醫師的意見的話，情形可能就不一樣了，他似乎沒有什麼警覺性；他還是繼續他發信的工作，依納爵

吃晚餐時還好好的，甚至還處理一些小事，於是，卜蘭可就放心地去就寢。

根據與依納爵一起度過最後一晚的卡那洛修士（Brother Cannizzaro）所說，病人在床上輾轉難眠，而且口中一直不斷的重複著：

「哦，天主！」

直到午夜才安靜下來。

到了早晨，他們才發現他已奄奄一息，他們把依納爵的神師請來，卜蘭可趕到梵蒂岡，教宗保祿四世接見他，儘管是大清早，還是「非常殷勤周到地給予降福，和一切他所能給的。」

當卜蘭可回到會院時，依納爵已經去世，只有馬德里神父和佛洛克斯（des Freux）／（Frusio）神父在場，去世的時間是那天早上六點之前，當天是 1556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

在檢視聖人的遺體時，他們很驚訝地發現「他的雙足非常粗硬，而且長滿了繭，在他人生的旅途上，他一直不斷的赤足而行。」這真是一段朝聖之旅啊！

4. 討人喜歡的薩沃伊人：法伯爾 (1506 年-1546 年)

我們知道法伯爾和萊內斯於 1539 年 6 月 20 日，在同伴們對修會的創建提出結論之前，就已離開羅馬，這就是請求他們的服務的教會當局所給予的壓力。

這種壓力一直都沒有緩和下來；它一直都跟著法伯爾到處走，他像是棋盤中的一顆棋子，被人移來移去，從義大利到德國，從德國到西班牙，回到德國，再回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再到義大利；這樣來來去去，讓他疲於奔命，沒有片刻休息，終於在七年內奪走他的生命。他，一個服從到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殉道者。

義大利的帕爾馬 (Parma)

教宗保祿三世為了順應他派在帕爾馬和比聖沙 (Piacenza) 的大使斐隆那第樞機主教 (Cardinal Ennio Filonardi) 的要求，決定派法伯爾和萊內斯前往陪伴他。這兩人就在帕爾馬開始宗徒工作，他們住在當地的醫院裡，沒有住在主教公署，靠著窮苦的神職人員幫助生計，這就是這個新成立的修會的宗徒式的生活方式，萊內斯不久就搬到比聖沙，而法伯爾則繼續留在帕爾馬做傳教工作。

法伯爾講道時教堂裡人山人海，隨後又跟著他去醫院辦告解，接受他的靈修指導，他不分日夜任他們差遣。他在這個城市待了一年，其中有三個月因積勞成疾而病倒。但這個城市有了改變，大家開始領聖事，這原本是已被荒廢許久的事，開始有了新

氣象（套用一位證人的話）「好像慶祝聖年一樣，每個主日都好像復活節一般。」

他的講道確實產生效果，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神操，才有這種深度與持續的改變；做神操的人一傳十，十傳百，「做神操的人很多，」法伯爾寫道，「確實的數目，難以計數，大家都想做神操；做過神操的神父，也開始給人帶神操。」這就是典型的加乘的效果。

在法伯爾的指導下，做神操的神父當中，有一人是西班牙的神父多梅內客（*Jerónimo Domenech*）。他知道法伯爾來自巴黎，多梅內客是正在赴羅馬的途中，聽說法伯爾的大名，於是前去拜見；他受到法伯爾的感動，決定取消行程，在法伯爾的指導下做神操，後來也加入了耶穌會。在許多的聖召中，還包括耶穌會的首位殉道者，克米那里（*António Criminali*）。

一年後，法伯爾就被召回羅馬，教宗要給他新的傳教任務，大家都反對，連斐隆那第樞機也不例外。但教宗保祿三世堅持己見，法伯爾只得被迫離開帕爾馬，前往羅馬。

他循著第一批耶穌會士的常例，徒步走回羅馬，當夜幕降臨時，他卻迷路了；在荒郊野外，他找到一所農舍，借住一宿，這家人熱誠的款待他，但他回報他們的，比他所接受的還多。晚餐後，大家圍著餐桌而坐，他向他們宣講天主的事，當大家都全神貫注、專心聽講時，一陣激烈的敲門聲響起，他們打開門一看，面前站著十六個全副武裝的盜匪，他們一窩蜂地闖入屋內，坐到餐桌旁邊，開始大快朵頤，他們吃得鬧烘烘，這時才注意到法伯爾，他們質問他。法伯爾發言，用他無比的權威和流利的口才，叱責他們，這批盜匪被訓得啞口無言，他感動了他們的心，贏得了他們的尊敬，還請法伯爾聽他們告解。

德國

他在 1540 年 9 月中旬，就在耶穌會得到正式批准的前幾天，抵達羅馬。他所接受的傳教工作，將把他從為平民百姓服務的門徒，一躍成為教會與修會的最高階層。他要在德國沃爾姆斯（Worms）所召開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帝國議會中，擔任神學家奧茲（註一）和查理五世的顧問，召集會議的目的是要對基督教的新教做一點了解。

德國即將成為天主教與基督教爭鬥的前線戰場，而耶穌會將是最積極的團體，法伯爾就是它的掌旗官，除他之外，依納爵這個戰略家找不到更好的人選。法伯爾並不通曉德語，因此無法用德文向德國人講道；他只能用他所會的語言——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以及義大利文和受過教育的民眾交談。他用與個人交談的方法，來發揮宗徒的力量和功效，他就這樣做了一些奇事。他離開德國之後，還是無法忘懷這個國家，他繼續不斷為它祈禱，也為最執拗的新教徒和歸向新教的城市祈禱。

他在 10 月 24 日抵達沃爾姆斯，可是會議已經一敗塗地，正如這個城市本身一樣。會議由路德教派所控制，法伯爾表明他願意和基督新教的神學家兼教育家梅蘭希頓（Melanchton）面對面討論，可是人家還是不給他機會，而且還不許他向兒童講授要理，他盡其所能的鼓勵剩餘的天主教友，還照顧了神職人員。

在沃爾姆斯才住四個月，法伯爾和神學家奧茲在 1541 年 1 月 10 日就轉到德國的累根斯堡去，因為會議轉到這個地方。那時他已經了解「並非不當的使用聖經，才使路德教派激起這麼多城市來反對羅馬教會；真正的原因是神職人員的惡行；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跟隨與效法基督。」當時法伯爾加緊他的工作——帶領神

操，參加的避靜者都是朝廷的高層人士、高階的神職人員和神學家，其中包括薩沃伊的親王。「我的親王，」法伯爾驕傲地寫道，「他選擇我，當他的指導神師。」

同一時間在羅馬，同伴們選舉耶穌會的長上，還發了願；法伯爾的書信投票，沒有來得及趕上長上的選舉；至於發願一事，他是在 1541 年 7 月 9 日於累根斯堡發願。

西班牙

同一個月 27 日，法伯爾陪同神學家奧茲前往馬德里，他路過自己的家鄉——心愛的薩沃伊，還做了一點點宗徒的工作，如同他的同鄉薩斯（Francis of Sales）後來所回憶的，他去探望他以前所住的村莊維拉萊，在他的本堂講道講了好幾次，還去看望病人。

當他們進入法國的領土時，被一小隊士兵囚禁了七天，天主賞給法伯爾的講道長才再度得到發揮：「天主幫助我們，賞賜我們恩寵，讓我們轉化那些拘禁我們的人，賺得他們的靈魂，隊長還要求辦告解，向我辦了告解。」

他們在西班牙短暫停留之後，奉教宗的命令前往德國。在那段短暫的時間裡，他們去了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亞，而且往南去了歐卡納（Ocaña）拜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女兒——瑪麗亞公主（Doña María）和喬安那公主（Doña Juana），和她們的監護人麗歐那（Doña Leonor）。停留了三天，法伯爾就準備起程前往德國，公主派她們的專任司鐸亞拉崗神父（Juan de Aragón）、麗歐那也派她的專任司鐸艾維洛神父（Alfonso Alvaro）伴隨他到西班牙的托利多。在途中法伯爾的靈修談話感動這兩位神父，在抵達托利多之前，他們就請求法伯爾讓他們加入耶穌會；徵得公主的同意，法伯爾就帶著他們一路前往德國。

他取道西班牙的巴塞隆納（Barcelona）時，特地繞去阿馬占探視萊內斯的家人，「去償還我對萊內斯弟兄所欠的一份很大的人情；我和他家的每個成員，他的雙親和住在家裡的兩個姊妹，聊了很久，他們也都辦了告解。」他於 2 月 25 日傍晚，抵達巴塞隆納，和他的兩個同伴住在方濟·博日雅的家，他是龍貝（Lombay）的世襲貴族，當時則是西班牙加泰羅尼亞（Catalonia）的總督，「他們夫妻倆都非常喜歡我們」。法伯爾和博日雅這兩人雖然性情迥異，可是一拍即合、相見恨晚；博日雅從依納爵的姪子阿羅瓦斯（Araoz）那裡，聽說過耶穌會的大名，可是認識了法伯爾後，卻有了決定性的作用，在西班牙的短暫停留雖然辛勞，但非常值得。

再赴德國

由於大部分都採徒步的方式行進，因此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才走到德國。法伯爾一路上指導兩個初學生，這趟旅程可說是多災多難，在他的回憶錄裡，法伯爾感謝天主「保佑他們在那既長又危險的旅途中，沒有陷入人的想望當中，也不為短暫的邪惡所害：像是在加泰羅尼亞遇到搶匪；在法國坐監；離開薩沃伊後，在瑞士遇到士兵；在德國遇到異瑞的問題，還有疾病等等的問題，因為我們當中有些人好軟弱。」

兩位初學生去德國的科隆（Cologne），因為那裡有個小小的耶穌會的團體，而法伯爾則前往史拜拉（Spira）。4 月 15 日抵達那裡，他一向比較偏愛神職人員，但當地的神職並不領情，他們不理會他。對此法伯爾也只是一笑置之，以行動來證明那些誹謗他的傳說是謊言，有些神職人員開始漸漸地接近他，受到他的感動，情況於是有所改變。以前逃避他的人，開始來找他；第一個

來找他的是教區的副主教，他做完神操後，就想加入耶穌會；但法伯爾勸阻他：在這時刻，優秀的神父不可放棄他的職務。主教也親自來受教，法伯爾不斷地告誡他，要注意所屬神父的品行和操守，和他所應盡的主教職務；被他的言論所感動，主教和副主教加入教區神父的組織，反對神父納妾，並且採取行動。

法伯爾的名聲傳到樞機總主教、梅因茲（Mains）的選帝侯、勃蘭登堡的亞伯特（Albert of Brandenburg）那裡；他排除萬難，請法伯爾到他的教區。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史匹爾（Speyer），首先是反對的浪潮，抗議法伯爾是改革者又是外國人，一旦他們認識了他之後，就開始尊崇他。

法伯爾在這個城市中，成功轉化神職人員例子之一，是他寄宿處的主人，聖克里斯多弗（St. Christopher）教區的康納德（Conrad）神父；他捲入一段醜聞，但事實上他的靈魂是善良的，法伯爾勸他把妾打發走，後來他成為教區神父的模範。有一天，康納德神父在街上碰到一位年輕人；他專程從科隆來找法伯爾，他就伯鐸·嘉尼修（聖人，始帶八日神操）。

嘉尼修神父

嘉尼修（Peter Canisius）是德國尼米金市（Nijmegen）市長康寧斯先生（Meister Jakob Kanis）的公子，康寧斯先生曾任九屆的市長，也是個事業有成的生意人，嘉尼修當時二十一歲，他不像父親那樣追逐物質的享受；他比較喜歡唸書，尤其是對神學特別有興趣，他渴望能真誠地服侍天主；在科隆他所上的大學裡，他認識一位很優秀的神父賀爾（Andrew Herll），他聚集許多優秀的人才，像是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兼神學家寇拉斯（Cochlaeus），以及在思想上承繼《師主篇》作者耿稗思（Thomas de Kempis）

的艾克（Nicholas van Esche），這個團體與科隆的聖芭芭拉嘉都西隱修會，有密切的接觸，這個隱修會的副院長是城裡最有聲望的人士之一，也成為了第一批耶穌會士的好友。

嘉尼修的理想很高，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辦。小時候到荷蘭阿納姆（Arnheim）的親戚家玩，認識一位很有聖德的老太太；她一見到這個小孩子，就宣稱教會裡將會有一個新的修會成立，而這個小男孩將來會入這個修會。在科隆，嘉尼修和陪伴法伯爾到德國的艾維洛神父交上朋友，可想而知他會多麼熱心地向他介紹法伯爾這個人。嘉尼修到德國的梅因茲見法伯爾，與他討論聖召的事，荷蘭阿納姆頗具聖德的老太太的預言，即將成真。

法伯爾和嘉尼修一見面就意氣相投，一見如故；法伯爾被嘉尼修的率直所感動，而嘉尼修則認為法伯爾就是他在尋找的人，「他是個有血有肉的人，而非天使。」他不久寫信給一個友人說。他把自己交在法伯爾手中，跟隨他做神操。回到科隆之後，在 1543 年 5 月 8 日 22 歲生日當天，發願進入耶穌會，開始他的初學。

德國的科隆

擁有根深柢固天主教傳統的科隆，正要進入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在復活節前幾天，總主教兼神聖羅馬帝國的大選帝侯（德國有權選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諸侯）魏德（Hermann von Wied），比天主教徒或路德教派的教徒還要異端，他獵取名位的本事，比他的神學或拉丁文的常識還多，可能一輩子沒有做過三臺以上的彌撒。他在德國做彌撒非常隨便，而且根據天主教和路德教派不同的規定分送聖體和聖血，在衝突之中他結束了模稜兩可的情況，明白地向路德教派的改革者靠攏。

要如何防止信仰天主教的科隆靠向基督新教？如果總主教都投靠了路德教派，這個城市也將靠向路德教派，必須起而反抗這個總主教才行。

神職人員都還是信仰堅定的天主教徒，他們的領導者也是一樣；不同的團體一致決定發動抗爭反對總主教，年輕的嘉尼修也同意他們，他建議把法伯爾找來，所以法伯爾就於 8 月 17 日到達科隆。

法伯爾首先去見幾位高層人士，他去見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皇帝的權位高過總主教，終於罷黜了總主教；第二，還是堅守他的原則，好的神職人員才是阻止基督新教最好的屏障，他給神職人員帶神操；第三，他還找時間與耶穌會五位初學相處，嘉尼修就是其中之一。

葡萄牙國王盡了一切的努力希望能將法伯爾找來並將他留在里斯本。葡萄牙的公主即將嫁給西班牙的菲利普王子，於是要求兩位優秀的耶穌會士參加覲見禮；依納爵想獲得年輕王子的好感，認為迎娶葡萄牙公主的這場婚禮是好機會，一定要好好把握；他指派了法伯爾和依納爵的姪子阿羅瓦斯（Araoz），可是駐波昂（Bonn）的教廷大使反對，並向羅馬方面抗議；法伯爾也一樣，他要把德國教會的需要擺在優先，也把他的觀點向依納爵陳述；但是他還是出發去比利時的安特衛普（Antwerp）搭船，準備前往葡萄牙的里斯本。等船的時間拖了整整一年，法伯爾並沒有趕上參加婚禮，但是他和在羅威恩（Louvain）的小小的耶穌會團體有了接觸。葡萄牙國王終於達成心願，法伯爾仍於 1544 年 8 月 24 日抵達里斯本。

葡萄牙和西班牙

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是當時公認最有德行的君主，沒有人比他更欣賞這位貴客的聖德。國王深為法伯爾的聖德所感動，就決定把法伯爾留在自己的宮廷裡，只派阿羅瓦斯陪伴公主，公主要到十月才離開，法伯爾一直希望國王能改變心意。其間他獲准去孔布拉（Coimbra），在這裡有個很大的耶穌會的學生團體，他鼓勵他們善度信仰生活。

他還接觸大學生，給他們講道理，不久，很多人都在他的指導下做神操，鞏路易就是當時決定加入耶穌會的其中一人；他的一位表親名叫漢瑞刻（León Henríquez）非常反對，還發動一項激烈的活動，抗拒法伯爾，最後他承認失敗，還要求加入耶穌會。

另一方面，法伯爾處理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的事，再次證明天主會為我們修直前面的路。約翰是當時歐洲最有權勢的君主之一，葡萄牙在非洲、印度和巴西都擁有廣大的資產，他已經把薩威派往印度，不久就要把耶穌會的傳教士，派往他在美洲的領土。雖然心中百般不願，最後他還是答應法伯爾和阿羅瓦斯的要求，讓他們前往西班牙的王宮，當時是在西班牙北部的巴利阿多里德，他們希望讓當地的人認識耶穌會。

他們是在 1545 年 3 月 4 日離開艾佛拉（Evora），18 日抵達巴利阿多里德。法伯爾把時間都放在帶避靜上，阿羅瓦斯則運用口才講道，兩人的工作互補，相輔相成；他們倆個性迥異：法伯爾為人謙和，阿羅瓦斯則自信又聰明；法伯爾說話輕聲細語，阿羅瓦斯辯才無礙，吸引許多聽眾；兩人戰戰兢兢，對傳教事業不敢稍有疏忽，很得耶穌會士們的喜愛；在街市公共場所給兒童和文盲講授要理，到醫院探視病人，不斷地聽告解，這是用最實際

的方式來實踐耶穌會的精神，讓人家知道，耶穌會士是什麼樣的人。

當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年輕妻子——葡萄牙的瑪麗亞王妃去世時，法伯爾還在巴利阿多里德，菲利浦才 18 歲就當了鰥夫。法伯爾寫了一封誠摯的慰問信，給葡萄牙的國王，不久之後，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和整個宮廷都搬遷到馬德里，法伯爾也隨他們搬到新首都。

榮登天廷

法伯爾的健康情形一直不佳，現在更是每下愈況；在這種情況下，他又接到新命令：要他去義大利和萊內斯及薩爾梅隆會合，一起參加特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他和他的友人們，特別是神學家奧茲告別，在 1546 年 4 月 20 日離開馬德里，前往西班牙東部的港市瓦倫西亞。

他在 29 日抵達瓦倫西亞，講了三篇道理，在 5 月 2 日去甘第亞（Gandia）拜見親王，並且參加博日亞為耶穌會設立的學院的奠基典禮。那是個關鍵時刻，博日亞剛剛喪妻，而且正要開始做神操，法伯爾待了二天；第一天全部花在和博日亞的談話上，我們可以猜得到他們談話的主題，因為就在那次的避靜，博日亞發願加入耶穌會。

奠基典禮是在 5 月 4 日，法伯爾應博日亞的要求，主持典禮，降福，放下基石；接下來是輪到親王，再下來是奧維多神父（他將給博日雅帶神操）和親王的兒女。

法伯爾離開甘第亞，到巴塞隆納後就病倒了，他稍稍恢復體力，就搭船於 7 月 17 日抵達羅馬「因天主的恩寵，相當健康。」

23 日他寫下遺言，告訴已在特利騰的萊內斯，「我的行程耽

誤，直到最近熱浪結束才出發。」他說。一個星期後，他感到死亡慢慢接近，在 31 日要求辦臨終告解，第二天，「在正午與晚課之間，在會院內所有弟兄面前，他把自己的靈魂交付給他的創造者天主。」

法伯爾享年四十歲，這個新興修會哀悼他的逝世；直到如今還依舊追念著他。

註一：這位很有影響力的教會的神職，就是 1529 年向巴黎宗教裁判所告發依納爵有異端嫌疑的人；1537 年他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派駐教廷的大使；因為懼怕他，依納爵沒有和另外九個同伴去羅馬，轉而請求教宗讓他們赴耶路撒冷朝聖。不過，後來他的想法改變了，還幫助了他們。隔年還在依納爵的指導下做了四十天的神操，從此以後，成為耶穌會的熱心支持者。

5. 方濟·薩威史詩般的偉大事蹟 (1506 年-1552 年)

依納爵是個馬不停蹄的旅者，踏遍了歐洲各地，最後安頓在羅馬的一方書桌前；薩威則是勇敢的水手，航向當時未為人所知的海域，沒有過人的勇氣，是無法成就這一番轟轟烈烈的冒險事業。

他是 1541 年 4 月 7 日離開葡萄牙的里斯本；到第二年的 5 月 6 日才抵達印度西南部地區的港口臥亞，一路上遇到不少麻煩事，令人滿意的事卻很少，在梅林達灣（the bay of Melinde）的入口看到「大石橫跨，金光輝耀，非常美麗，在那些摩爾人當中傲然矗立。」

臥亞

薩威帶著四份教宗的特許狀：任命他為東印度的教廷大使，而且天真地請他代向衣索比亞的國王和其他東方的親王問候。他本人並未待在主教公署，而是直奔醫院。

薩威衣衫襤褸，他所穿的衣服對炎熱的印度來說太厚了，而且又破爛不堪，還沾滿了船上的焦油。一位年輕高貴的 *fidalgo* 名叫阿泰德（Dom Luis de Ataide）那個月在醫院輪值當總管，薩威求他因基督的仁慈，給他一件窮苦的印度神職人員穿在黑色緊身衣上的無袖輕便黑色道袍，阿泰德有件羽紗長袍，就拿來送給他，並說印度的神職人員都穿這種道袍，薩威看到這件道袍是絲做的就拒絕接受，他說：

「閣下，請把這件送給某個窮苦的神職人員，我只要一件棉

質的就好了。」

他們答應了他的要求，給他一件沒有束帶、沒有披肩、黑色薄棉做的無袖教士長袍，從那時起，薩威就一直穿那樣的衣服，直到他離世為止。

他早上在醫院陪伴病人，中午去監獄探望獄中囚犯，黃昏天氣比較涼爽時，就搖著小鈴穿過臥亞的大街小巷、市區的廣場，在人羣雲集的地方停下來，大聲叫喊說：

「信德堅定的基督徒，耶穌基督的朋友們，因著天主的慈愛，把你們的兒女和奴隸，不論男女，送來聽道理課吧。」

孩子和男女奴隸都聚在他的身旁，他就將他們列隊，帶到一個安靜不受打擾的教堂，經常有三百人以上，一起聽他上課。

他也沒有忽略葡萄牙人，或許他們正是最需要受照料的人。他的長處是和人接觸，他笑容可掬，令人無法抗拒，他到處受歡迎，對每件事都很感興趣。通常一個家主都有一大羣的奴隸，薩威讚美他們所煮的菜，而且要求見見廚師，他不批評主人罪惡的生活，他似乎也不在意那些不妥當的事；只有當他得到主人的敬重時，他才提出他的批評。

他第一次去臥亞時，正要成立耶穌會在全世界的第一所學院——聖保祿學院，這所學院在當時才剛剛起步，這位來自巴黎的宗教導師，認為這是全印度最需要的工作，信德協會的官員，想要把這件工作交給他，而他承諾將詢問依納爵有關人事的問題。至於他自己，天主召叫他去康莫林角（Cape Comorin），在那裡的帕納瓦（Parava）漁夫都沒有聽道理就領洗，之後就隨他們去。

漁家生活的海岸

不多久，他和三個帕納瓦的神學院學生一起出發去曼納帕德

（Manappad），這三個學生要當他的翻譯，曼納帕德是個典型的帕納瓦村落，泥磚做的小屋，屋頂蓋著棕櫚葉，他在那裡開創他的傳教事業。帕納瓦人都是以採珍珠為業，大家都剝削他們，利用他們賺錢。

他們帶來 1536 年、1537 年集體領洗後出生的小孩，他給這些孩子們施洗。這些帕納瓦的孩子們特別虔信，讓這位白皮膚的老師沒時間休息，沒時間唸日課，沒時間吃和睡，要他教他們祈禱，「在我們的上主天主內，我希望這些男孩子，勝過他們的父親，因為他們明白更多的愛，而且喜歡我們的教規，喜歡學習也喜歡我教他們祈禱，當他們看到父母在拜偶像時，還會叱責他們，也會來我這裡告發他們。」他在（1544 年 1 月 15 日）寫給羅馬同伴的信上如此說。

三月是開始採珍珠的季節，每個村莊都是空蕩蕩的；採珍珠的季節結束後，傳教士又再恢復有系統的探訪，沿著一百七十公里的海岸散布著二十二個村莊，大約有兩萬個村民，薩威到每個地方的行程都是一樣：早上教導兒童，拜訪有病人的家庭，或哀悼某個人的親人的去世；十二點之前，給大家上一小時的道理問答，傍晚再上一小時的道理問答；日落之後，他則到各家人聚集的陽台，當他感受到聖神的啟示時，就給他們講道。

當他全村走過一趟之後，又再從頭開始，但在同一個地方不超過一個月。1543 年 10 月底，他在帕納瓦的村落之間已超過一年多了，決定去臥亞走一趟，這一趟帶回極大的鼓舞。他一到聖保祿學院，就收到歐洲寄來的信，由此他得知修會獲得批准成立，依納爵當了總會長，創會的同伴發了誓願；於是薩威也在主教的主持下發願。從此以後，他的頸上掛了一個銅質的聖物夾匣，裡面有他的誓詞和他心愛的依納爵神父與第一批同伴們的簽

名；他是從他們的來函上面剪下簽名來。

迫害

他的基督徒信友當時尚未受到什麼侵擾，可是不久之後，一向利用他們賺錢、剝削他們的那些人的政治利益和商業利益受損，1544 年 6 月，當他去康布秋（Kombutur）時，他收到消息說，印度東南部城市維查雅瓦達（Vijayanagar）國王的亂軍巴達哥人（Badagas），騎著阿拉伯的戰馬，侵犯基督徒的村落，這是要報復帕納瓦人領洗入教，接受葡萄牙人的保護；有些村民被擄走，剩下的男女老幼，乘著筏子，逃到附近的岩石島嶼，在那裡他們可能會餓死和渴死。薩威趕去救援，先走海路，但他那一艘又小又原始的 tonis 無法靠岸；於是不顧危險，越過敵境，他不止一次被射傷；他所睡的茅屋，也被燒毀好幾次；有一次，光是一個晚上，就受到好幾次的攻擊。

在危急當中，印度半島南端和斯里蘭卡之間的馬納爾（Man-nar）島的卡耐雅人（Karaiyas）派人來找他，他們久聞神父的大名，求他來到他們島上，像他在印度大陸給人施洗那樣，也給他們施洗，但薩威並沒有離開那些陷於困境的基督徒，而是派他的一個助手，去給他們施洗。

他同時接到另一項邀請，印度西南部特拉凡哥爾（Travan-core）的國王，准許他王國內的瑪柯亞（Macua）的漁民，成為基督徒。他們住在康莫林角以西的十四個村落裡，從南到北有二十四哩的一條沙岸上，薩威在 11 月中旬抵達瑪柯亞的第一個村落普瓦（Puvar），展開他的工作，他從一個村莊走到另一個村莊，行程的安排大致相同。他每到一個地方，就把所有的男人和男孩子集中起來，用他們的語言泰米爾語（Tamil），給他們說明基督

信仰的要點，為了得到較好的視聽效果，他經常爬到樹上去講道。一個村莊領洗後，他就接下來到另一個村莊去。

一個月後，十四個村莊裡，有十三個村莊，一萬人以上領洗，但他聽到一則消息後，沒有去最後一個村莊，就立刻離去。斯里蘭卡北部的賈夫納（Jaffna）的首長，得知他的馬納爾的臣民領洗，歸於基督名下，就派兵到這個島上，那些新領洗的基督徒拒絕恢復原來的信仰，他把其中大約六百人凌虐致死，而其餘的人則是逃到印度大陸的親戚家避難。

像這樣的一場大屠殺，不能坐視不管，薩威停下他的工作，到印度西南部的交趾（Cochin），去告訴政府當局，和他們商量要採取什麼對策，還準備寫信到歐洲。他的努力徒勞無功，他們給他許多承諾，但都只是空言而已。

1545年1月26日，他在交趾收到一則消息，又使他燃起很大的希望。那天，有一艘從麻六甲（Malacca）返航的船抵岸，旅客中有一位德派瓦（António de Paiva），帶四個來自印度尼西亞孟加錫島（Makasar）的男孩，去臥亞的聖保祿學院求學，他還帶了官方的證明文件；那個島上的兩個國王，答應要讓他所有的臣民都皈依天主，一扇新門打開了，薩威又再度燃起希望，他有了新計畫，這計畫會使他離開印度。

書信往返

第二天，他寫了一封長信給羅馬的同伴，述說他希望「使十萬人成為基督徒，在這些地區很容易做到。」

在稍早的一封信裡（1544年1月15日），他急切地呼籲「在這裡很多人尚未成為基督徒，因為沒有人教導他們；我時常感到一種催迫，想去歐洲的大學，特別是巴黎大學和附屬於它的索邦

大學，像個瘋子一樣，大聲告訴他們，因為他們的疏失，天國裡遺失多少靈魂，而使它們墜入地獄。」

薩威並未回到歐洲呼籲索邦的大學生，但他的信傳到歐洲，到了納道爾的手中。依納爵和他的同伴，在巴黎一直都無法爭取到納道爾；他拒絕他們說：「讓我平安的離開吧，我喜歡福音，勝過神操。」但是薩威的信使他像是觸到電一樣，特別是當他唸到「主，我們的天主，在今生給我的諸多恩寵之一，而且每天還在繼續不斷給我的恩寵就是：我很渴望在今生今世，看到天主的旨意承行，這也和我們的會規與生活方式一致。感謝主，我們的天主，賜予我們永生，祂公開顯示，賞賜給祂的僕人我們的會祖依納爵，讓他在神祕的經驗裡經歷到。」

納道爾讀到這幾句話後，有如大夢初醒，深受感動，他拍著桌子說道：「依納爵總會長，以及在印度的薩威所成就的事，這就是耶穌會的重點所在！這事真使我嚇一跳，我要去羅馬見依納爵，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而且馬上就啟程。」

他於 1545 年 10 月 10 日到達羅馬，於他在巴黎拒絕依納爵十二年之後，成為依納爵的弟子。

危機與淨化

當他的信在歐洲引起大迴響的同時，薩威卻陷入懷疑與寂寞不安之中。「我是如此厭倦人生，想一死了之。」這種話從一個一向樂觀的人口中說出，真的很奇怪，顯然他已陷入悲觀當中。由於受到某些人的敵意包圍，別人對他漠不關心，從一切無法實現的諾言中清醒過來，他之所以到來，所要做的工作都是綁手綁腳，窒礙難行。1545 年 4 月 17 日，他寫下這幾句意義重大的話：「但願主我們的天主，能讓我們及時感到祂的聖意，只要祂向我

們表明，我們隨時準備好，要承行天主旨意，讓我們在靈魂內，感受到要好好善度此生，像朝聖一般，準備往天涯海角，去侍奉上主，我們的天主。」

準備好隨時承行主旨，不論何時，一旦他明瞭那就是天主旨意，用一種朝聖者的態度，這就是他尋求天主旨意的方式。「我還不想決定是去麻六甲還是留在此地，整個 5 月，我要好好分辨，我應該去那裡，還是不去那裡。」他要花時間，好好為這事祈禱，而使他的決定成熟的地點，是在聖多默（St. Thomas）的聖墓。

四月一直吹著西南風，復活節一過，薩威就朝北航行到馬拉波（Mailapur），到這位聖宗徒的聖墓，求他光照他的前途，代理主教柯和（Gaspar Coelho）親切地接待他，讓他住在他的主教公署裡，供他食宿，主教公署與聖多默聖堂只有一個花園之隔。

薩威在那裡待到八月，當代理主教領著聖職人員唸早課時，他都跪在聖多默的祭臺前唸他的日課經；晚上當他注意到代理主教睡著了，他就悄悄地起床，穿過堂區的花園，走到連接聖堂的一座小屋，在那裡祈禱且鞭打自己，為想得到光照，明瞭天主的旨意，以決定未來的方向。

當柯和注意到這件事時，向他說：

「方濟先生，別單獨走入那座花園，以防在你四周咆哮的魔鬼傷害你。」

方濟一笑置之，但從此之後他開始帶著他的僕人安當（António）和他在一起，當這位老師在小屋裡面祈禱時，安當就睡在門前的地上。有一天晚上，安當被一陣不尋常的吵鬧聲所驚醒，聽到方濟不斷的大叫：

「聖母，你為何不幫幫我？」

第二天早上，一向準時的方濟，沒到聖堂參加早禱，早課結束後，柯和去找他，發現他躺在床上。

「神父！您是不是不舒服？」他問道。

「對不起，我生病了。」

他病了兩天，但是他所祈求的光照終於來臨。5月8日他恢復體力，寫信給臥亞的同伴：「在這所神聖的房子裡，我一心一意的求主，我們的天主，讓我在靈魂裡，感受他的聖意，並且還要有堅定的決心來實行它，一向慈悲的天主，從來沒有把我忘記，我得到極大的神慰，知道祂的聖意是要我去麻六甲地區。」

未知的世界

薩威一向膽大英勇，正如一個慷慨的靈魂所應當做的一樣，全心奉獻給天主，但仍有一般人的限度。現在他放開一切羈絆，前往地平線的另一端未知的世界。他想從印度尼西亞的孟加錫島開始他的冒險，可惜這個計畫失敗了。但他並未放棄，他走向更遙遠的島嶼，航行到更危險的海域。

1545年8月底或9月初，薩威和新近才接受福音但尚未領洗的艾羅（João d'Eiró），離開西非島國聖多美（São Thomé），向北走了二十一海哩到布里卡港（Pulicat），他要在此登船到麻六甲。但是經常往返這條航線的皇家大船——科羅曼多號（Coromandel），並不在港內，只見當地的 champana——印度商人和回教的貿易商在使用的小船。他9月10日出發，於10月4日進入麻六甲，老百姓久仰他的大名，很多人都蜂擁到港口，去歡迎這位「聖人般的神父」。

正如他一貫作風，一下船立刻就到當地的醫院去；利用晚上的時間，用乾燥的樹葉搭建一座小茅屋，做為祈禱之用。在那

些日子裡，他照顧那個小小的葡萄牙殖民地，他在醫院裡為病患服務，挨家挨戶為窮人乞討，和駐軍在一起。他還是運用他在臥亞做得很成功的那套方法——他與當地人朝夕相處，與他們同吃同住。

但他並沒有忘記他的目標——他是要去孟加錫島，而且想辦法獲得一些資訊。曾經去過那裡的一些葡萄牙人，告訴他有關島民的宗教和他們的語言馬來語，於是他就開始研習馬來語，並且著手翻譯信經和重要的經文。

這樣的準備卻是徒勞無功，我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何在，他到孟加錫島皈依當地居民的希望落空，他不得不放棄計畫。「我不去那裡了，我現在正航向印尼東部的安波那島（Amboina），那裡有許多基督徒，還有機會使更多人皈依。」他於 1546 年 12 月 16 日寫給臥亞的同伴的信中，還是那麼樂觀。

截然不同的世界

1546 年的新年一開始，方濟就搭上三層的大帆船，離開麻六甲，這種船當時經常走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到太平洋最遠的屬地印尼班達（Banda）的航線，一個半月後，於 2 月 14 日抵達安波那島，一個以丁香聞名的小村，哈地威（Hatiwi）。

他身處在一個全然的新世界，居民還不知農事，統統依靠森林的供應，以漁獵生活為主，海灣裡漁獲豐富。夜晚的海灘絕妙異常，太陽好像都不下山，突然間，大地就一片黑暗，海灣點起無數燈火用來引誘魚羣，有如天上的點點繁星，落在廣闊海面上一樣。

薩威被這樣的大自然美景所震懾得說不出一句話來，但他另有所思。當漁民在工作時，其他的人都仍在沉睡當中，他卻在他

那所簡陋的茅屋裡，向萬物的造物主祈禱，為人世所遺忘的新天主子民祈禱。白天他挨家挨戶拜訪，為病人祈禱，給兒童領洗，堅固窮苦的基督徒的信仰，以對抗他們的回教同胞的威脅。

有些村莊早些年皈依回教，但也有信基督的村莊，而薩威都花時間去探望他們。當他傳教回來時，一則令人驚訝的消息正等著他；整個沙灘看似一座忙碌的軍營，有八艘大船在海灣下錨，三百人中有一百三十人是西班牙人。

他們帶來發現陸地的消息，薩威聽了非常振奮。他們告訴他有關五座香料羣島以東的摩洛羣島（Moro islands）的事，在當地原本有信仰基督宗教的趨勢，但兩年後，附近濟羅羅島（Djailolo）的首長，攻克這座島嶼，逼迫基督徒島民放棄信仰，教堂被摧毀；兩個神職人員，一個被殺，另一個受重傷逃亡；領洗者有一萬人，另有一說有四萬人領洗，他們的信仰還是很薄弱，幾乎都還不了解教理；他們依然猶豫不決，搖擺不定，他們可能一夜之間，從朋友變為敵人；他們過去是精通毒術的高手，也是熟練的食人族！

這一切使薩威夙夜匪懈，打算在印尼東北的德那第島（Ternate）成立一所耶穌會的會院，這是葡萄牙在廣大的東方島嶼世界最遠的前哨。他必須親自到摩洛，去探視那些被遺棄的皈依者，這也意味著他將自己暴露在死亡陰影的威脅下，但他已下定決心：「因為摩洛島上的這些基督徒，需要有人教導他們信仰方面的事，需要有人給他們領洗，救他們的靈魂，即使要喪失現世的生命，來幫助近人的靈修生活也是必須的事，我決定要去摩洛。」

友人知道他的計畫，都一直勸阻他，但他此意甚堅，在6月底他搭乘一種名為 korakora 的小船，啟程前往德那第島。

德那第島之行

葡萄牙人在這座島上的殖民工作，做得聲名狼藉，只有江洋大盜或囚犯才會來這裡，島上唯一的神父，買賣丁香的興趣，超過他的鐸職所應做的工作。方濟神父才落腳，就開始教道理問答，講道理，他一開始就做得很好：他把信經編成押韻詩，結果很快地在露天廣場、在人們的家裡，男孩子、女孩子、女人家們，整天整夜的唱；田裡的農夫、海上的漁民也都唱這些信經編成的押韻詩，而不再唱他們以往所唱的世俗的歌曲；很多人來辦告解，並歸還他們用不正當的手段所獲取的財物，由於這樣的補贖，過去非常貧窮的人，現在反而成為富有。

離德那第島的要塞不遠處，在深藍色高大的泰多（Tidore）火山後面，可以見到蒼藍的巴達支那（Batachina）大島的山崗，深具敵意的濟羅羅酋長，就住在此地；另一邊，在那連綿的淡藍色山峰之後，就是海岸和摩洛羣島，島上是被人遺忘的基督徒，但方濟並沒有忘懷他們。

這時他計畫去拯救他們，當他把這個決定向友人透露時，他們用千百個理由羣起反對，教他孤掌難鳴。當時德那第島正和濟羅羅的酋長開戰，他的船隻使這個區域成為危險的海域，他的密探埋伏在森林裡。而基督徒本身都搖擺不定，而且危機四伏，隨時可能會殺了他，或者把他交給回教徒。當薩威的友人知道反對無效時，決定運用勢力阻撓他：拒絕讓他搭船。

如此一來，使得薩威更加熱血沸騰，如果他們不給他一艘船，他就要跳到海裡游泳到摩洛，他們終於了解他意志堅定，只得屈服於他。德納第島的一個年輕人名叫賴馬（Henrique de Lima），是個經驗老到的槍手，決定陪他走一遭，順便當他的翻

譯，必要時可以保護他。船長把一艘船和一大羣水手，交由他使喚，這些裝設齊全的航行者，就在 9 月中旬，從德那第島出發。

信德滿溢的羣島

方濟神父和他的同伴，在標高兩千六百二十五英尺宏偉的火山腳下，與火山同名的基督徒的大村莊——馬莫周村（Mamojo），受到熱烈的歡迎，兒童被帶到神父跟前領洗，病人也被帶到他面前，讓他為他們祈禱，透過翻譯的幫助，他向大人與小孩解說信仰的真義。

接著下來，他去馬莫周村附近的基督徒村落裡探訪。但是在他抵達後不久，他就想到北方的莫洛太島（Morotai）和諾島（Rau）的村落探視，但天氣愈來愈糟糕，因此，他乾脆自己出航，盡量靠近海岸線航行，他們只停靠有基督徒的村莊，總共停靠二十個村莊，其中很多村莊幾乎是無法靠岸，薩威把這趟旅程的靈修經驗與感動，寫成一段文字，寄給他的同伴，這篇文章成了一篇經典之作：

「在那些島上，我為尚未領洗的嬰兒付洗（依斯克哈默的說法，約有兩千到三千個嬰兒），我在這些島上住了三個月，這段期間，我探視了所有的基督徒村落，受到他們極大的安慰，而他們也一樣頗受慰藉；這些島嶼非常危險，因為百姓之間不斷征戰，他們是野蠻民族，他們用毒藥殺害仇人，也用這種方式殺很多人。我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也許會了解，為何在這些島上，可以感受到豐富的神慰；在我的記憶中，從來沒有像在這些島上一樣，得到如此大的、而且是持續不斷的神慰，這些島嶼堪名之為信德滿溢的島嶼，而非摩洛羣島。」

如果要趕上一年一次去麻六甲的船期，他必須在 12 月中旬

回到德那第島，他與新朋友依依不捨地話別。而在德那第島，「為了避免與愛護我的朋友們傷心話別，我只得在午夜時分，悄悄離去；但即使如此，還是阻止不了他們，因為我無法從他們當中躲開。」

在他停留在麻六甲期間，他認識一位因犯罪而逃到此地的日本人——安吉羅（Anjiro），他接受薩威的指導，也給薩威的人生帶來另一個轉折。

印度人的介入

儘管宗徒的工作是永無休止，但還是要處理一些會省的行政事宜。因此，薩威自從 1548 年 1 月 13 日，到隔年的 4 月中旬，總共花了十五個月的時間，駐留在他的印度總部。

他飽經風霜，身體疲憊不堪，但精神卻很高昂。有人批評他，但他反駁說：如果沒去探視那些國家，沒去那些地區傳教耕耘，那麼他就無法了解他們的需要，如此一來他如何能領導他的人呢？經驗是一個優秀的組織管理所應具備的條件。

他主要住在交趾和臥亞兩地：因為交趾是交通要地；而臥亞是整個東方的殖民地政府和教會的管理組織所在地。但他有時也會抽空，去布滿漁村的海岸，探望他心愛的帕納瓦人，和他以前的同道聊聊。在臥亞他要解決一些紛爭，特別是學院新任的院長——一位優秀的講道者，卻是個無法勝任的長上——所引起的一些爭端。5 月 20 日聖神降臨節那天，主教在主教座堂，為住在聖保祿學院的三位日本人——安吉羅、薩威的二位僕人艾羅和安當主持聖洗聖事，安吉羅以聖座之名保祿為聖名。五個耶穌會士，在 9 月初，從葡萄牙來到此地，他們帶了一大堆來自歐洲的信，就是沒有一封是寫給薩威的。

對印度的錯誤判斷

1549 年 1 月 12 日，薩威回到交趾準備去函歐洲，因為有許多船隻可以運送信件。在寫給依納爵的一封信裡，他表達對印度的看法：他們是一個「不想傾聽天主的話語，也不想要上天救贖的民族；他們罪大惡極，他們根本不要信仰的真理。」

這樣的批判有失公允，正好與教宗保祿六世，於 1964 年訪問印度時所發表的談話相反，教宗說：「印度是世界上許多偉大宗教的搖籃，一個不斷尋找天主的國度。」

我們該如何為薩威平反呢？那實在是因為當時他所認識的是印度教裡最低階層以及最乏善可陳的一面；薩威這位喜愛祈禱與天主合一的人，並不知道他正身處在全世界最有信仰的國度裡，這個國家教導了好幾百萬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如何祈禱。如果他認識和他同一時代的詩人——寫出以對神的虔誠侍奉，求得自身解脫的詩——達士（Tulsi Das），那麼他的見解就會大不相同；還有，如果他進入中國，這個當他在日本時，令他著迷的靈修的源頭國家，一定會有人告訴他達摩祖師（Gautama Buddha），而這位大師就來自印度。

所以他放棄了印度，決定「內心極度滿意地」前往日本，因為他們是「最想要追根究底的民族，很想知道在天主方面和自然的事物方面有什麼新見解的民族。」

信件寄出之後，他就回到臥亞，準備迫在眉睫的赴日行程。在多次的旅行當中，都只帶神父的白長袍，天主教的每日讀經，和一本靈修的書。這次去日本卻不一樣，他帶了好多主教和政府首長致日本天皇的推薦函，用漂亮精緻的高級羊皮紙精心書寫；很多書籍和價值不菲的禮物；一套緞子的祭披，和舉行彌撒所需

要的一般用具。此外，還帶了一批隨行人員：德樂士神父（Fr Cosme de Torres），歐偉度修士（Br Juan Fernández de Oviedo），三個日籍的皈依者，和兩個僕人（中國籍的馬奴爾（Manuel）和印度馬拉巴爾人（Malabar）的亞曼多（Amador））。

1549年4月14日的聖枝主日，他在臥亞主持彌撒，第二天，他就和隨行人員來到交趾，25日他們從交趾航向麻六甲，麻六甲的所有軍民都在留心他們的到來，他們才一抵岸，就受到要塞指揮官西瓦（Dom Pedro da Silva）和全城百姓，歡欣鼓舞熱烈的歡迎。

冒險日本行

西瓦慷慨大度，非常支持傳教事業，他送薩威很多赴日本之後與航行當中所需要的財物，還有三十 bahars（當時印度的計量單位）麻六甲最好的胡椒。可是他雖然盡了全力，還是無法幫他找到一艘船，因為航程太危險了；他只找到一個名叫阿旺（Avan）的中國海盜，他有一艘粗陋的中國平底帆船。

海盜阿旺巧妙地通過麻六甲海峽的裂口，朝北航向中國海，風向對他們有利，一切都靠這位海盜船長了，他一路不停地向前航行，他原想停靠在廣東省附近的一些小島上，他想去那裡過冬，可是他也知道當地盜賊橫行，所以就放棄這個想法，而於8月15日在日本九州南方的鹿兒島（Kagoshima）狐仙河（Inari River）的河口下錨，薩威和他的隨員一行人終於踏上日本國土。

鹿兒島是安吉羅的故鄉，也是日本最南的領域薩摩國的首府，抵達後不久安吉羅就去拜見大名島津貴久，他很高興收受安吉羅所呈上的禮品，並且允許這批新客在他的領地內講授要理，甚至還給了他們一座小屋。但他對薩威想要覲見天皇的意圖抱持

懷疑，而時間會證明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他們把握時間開始工作，安吉羅的道理教得很好，他教導他的家人，使他們皈依天主教；還有一位年輕的武士取了博爾納德（Bernard）這個聖名，與薩威形影不離；連他們住宿處的屋主也領洗了，不久皈依的人數就躍升到一百人。

薩威和他的隨行人員都感到有學習日語的必要；否則他們無法和人溝通，當屋內高朋滿座時，他們卻啞口無言，因為他們聽不懂客人的提問，也不知道安吉羅是如何回答的。他們努力學習日語，以使他們了解那些日本人，儘管發音不準經常引得鬨堂大笑。

鹿兒島以寺廟僧院多聞名，薩威常去拜訪和尚，並且向他們請益。但不久他就感到很失望，「一般信徒用心過生活，他們在各方面做得比同一階層的和尚還要好，這樣有違自然，也會製造罪惡，但他們卻又都習以為常了。」在 1549 年 11 月 5 日抵日本三個月後，他寫了一封長信。

他希望皈依他們，卻引來他們的敵意，和尚巧妙地阻止他談觸及信仰的話題，他們不與他面對面對峙，而是利用大名，不久，大名就以死刑禁止大家信奉天主教。

赴京都·

薩威決定按心中既定的計畫而行，打算到當時的首都京都，去謁見天皇，請求天皇允許他向百姓講道理，皈依這個國度的生眾。

他於 1550 年 8 月底告別他的信友，搭乘僅可容身的小船，和兩位隨員——歐偉度修士和善良的巴爾納德，一起出發，整趟旅程都走海路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們不得不取道部分的陸路，

穿過山口。當時正值隆冬，山路崎嶇不平，山上的小徑白雪覆蓋，令他們寸步難行，他們的腳都走得腫起來，不時跌倒，身上還背著行李和背包。在某些村落，甚至有人用石頭攻擊他們，遭受村童的嘲笑；小客棧裡沒有床鋪的設備，只有草蓆和木製的枕頭，歐偉度修士和薩威只得使用他們唯一的一條羊毛毯來取暖；有好幾次，當他們晚上又餓又冷，而且全身濕透地來到一家客棧時，人家卻對他們轉臉不顧。

山口是很有勢力的大名大內義隆的首府，經過幾番費力費時的尋找，這三個旅客終於找到一塊安身之處，他們馬上就開始講道理；好多人都很有興趣，方濟決定暫時不去京都，他們很勇敢地一天出去兩次，抨擊日本人常犯的罪惡，各界的反應不一。不過，一般說來，都不同意他們的說法，所以很少人皈依，在聖誕節前八天（1550年12月17日），這一行人又再度啟程去京都。

大部分的旅程是一路獨行，但從堺開始有兩天是和一位著名的貴族同行，他也是要去京都，這個貴族乘坐轎椅，後面跟著一批僕從；薩威和他的兩位隨行人員，也加入他們的隊伍，兩個兩個排成一列，跑步前進；他們穿過了冬季日本鄉野的冰天雪地，儘管路途艱困，他卻比以前更加喜樂。他赤足而行，穿著無袖黑色千瘡百孔的神父袍，一頂小小的暹邏帽綁在頭上，背著背包；他時常高興的蹦跳，或把蘋果拋上天空，再把它接回來；他的雙眼充滿感激的淚水，因為天主揀選了他，向日本皇室宣講神聖的信仰。

可憐的薩威！他所找到的皇宮，卻是間普通的農舍而已，皇室所有的一切，都被戰火摧毀。當他站立在門前，請求覲見天皇時，人家要求他要送禮方能進入，但他把禮品留在平戶沒有帶來！

十一天後，他離開了皇都，他的傳教事業，成了未竟之功。

山口

如果他曾感到挫折的話，那麼當他回到堺時，他的心情早就已經平復了，他了解當時的日本並非是個單一王國，而是由許多大名所組成的國家，而山口是其中勢力最強盛的大名，那麼他就要往那裡去。他盛裝而行，帶著國書和價值不菲的禮物，去求見大名。1551年4月底，他和他的隨員又再度進入大名大內義隆的首府。

他一到達山口就立刻請求覲見大名。這次他換上絲質的服裝，好似印度統治者的使臣一般，他呈上兩封以彩色金字繪畫等圖案裝飾得十分華麗的羊皮紙寫成的推薦函，他還呈送大名十三件禮物，原是印度的統治者和麻六甲的指揮官託他呈獻給日皇的。這些物品都是山口地方的人士所未見的：一個音樂鐘；一把雕刻精美的毛瑟槍；一副眼鏡，可使老人家把東西看得像年輕人一樣清晰；兩付望遠鏡，可以把遠處的東西看得像似在眼前一樣；珍貴的錦緞，葡萄牙的織品，美麗的切割玻璃，葡萄牙的酒、書籍、圖畫、茶杯和其他一些東西等等。

大內義隆非常高興，還回禮給他，但薩威沒有接受，他只請求一件事，就是請求准許在他的土地上，宣講天主的聖道，而且讓那些願意追隨他的人，也可以這樣做。義隆親切地答應他的請求，還找了一間閒置的寺院，讓他和他的隨員住宿。

一切都改變了，他的新居從早到晚都是高朋滿座，貴族、各方的和尚、商人、百姓、三教九流都有，大家都有問題向他們請教，問題包羅萬象，從自然的現象、人的靈魂，到創造萬有的造物主統統都問到，薩威都給予他們適當的回答，但這些日本人有可能不懂得他們自己的信仰的道理嗎？

好景不常，和尚轉友為敵，要不是害怕大名的勢力，他們早就把恨意化為行動，把這批引進新宗教的講道者給殺了，在這同時基督徒的人數卻與日俱增，兩個月內就到達五百人，每天都有人皈依，特別是在宮廷裡。

九月中旬，當他在山口待了四個月後，薩威從豐後的主人大友義鎮那裡得知，有葡萄牙的船隻來到，大友請他過去，有事和他商量。這個召喚薩威無法拒絕，這個主子才二十二歲，他的家族史中充滿弑親者和兄弟間仇殺的事蹟，大友對薩威講解的基督道理很感興趣，允許他在他的領地布道，然而他自己卻無法接受。

這艘葡萄牙的船，是由薩威的老友迦瑪（Duarte da Gama）領航前來，可是薩威感到非常失望：儘管他有指令給臥亞、麻六甲和其他地方的長上，可是卻沒有一個人給他回信；還有他在1549年所召叫的三個同伴，也沒有一人來到，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身為傳教事業的長上，他想知道真相，他也有理由相信，實情比這更糟，因此，他決定直接去印度，不再回到山口。

而且在10月底，安當帶來消息說山口已被叛軍占領，大名被殺，傳教士千鈞一髮，逃過一劫。11月中旬，迦瑪的船起錨回航中國，薩威也在船上，這是他此段旅程中的第一段。他雖然頭髮斑白，但是內心還是充滿年輕活力，滿懷希望。

組織的問題

當他抵達中國外海的上川島時，他的朋友比瑞拉（Diogo Pereira）駕著他的小帆船聖庫茲號（Santa Cruz）正準備要出發。比瑞拉好高興，提供他下一段的航程，並給薩威一則更令他興奮的消息，薩威所認識的葡萄牙人中，有一人被中國囚禁；有消息透露：他和他的獄友被關在中國的土牢裡，愁雲慘霧，但他們有可

能獲得自由，只要葡萄牙國王派大使來和中國締約，並且願意付關稅就可以了。

聽到這個消息，薩威欣喜若狂，改變原來的計畫，日後將不再回去日本，而是陪同新大使——除了比瑞拉之外，不做第二人想——把信仰帶到中國。

他 1551 年 12 月抵達麻六甲，同一個月的 24 日到新加坡，在那裡他收到一疊累積了兩年半的信件，在前往交趾的船上，他把這些信一讀再讀。

首先看到的是 1549 年 10 月 10 日任命他為全東方省會長的信；接著是依納爵的回信，裡面寫著耶穌會總會長與薩威這位省會長之間重大的歧見，薩威在 1549 年 1 月 12 日寫道：「最親愛的神父：以我在此地的經驗來看，我深知我們的修會要使印度人獲得永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依納爵並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巧妙地回信說：「我尊重你由於看到他們的種種惡行，而對那這塊土地上的百姓所做出的看法，雖然我深信你的所言都是有根據的，但是不要灰心，而且我要告訴你，我所想的或許會有所幫助，因為我要為這種罪惡做補贖。」他並且繼續提到培育本地聖召的事，印度後來有豐富的聖召，證明會祖的看法是對的。

這並非他們倆之間唯一的歧見，有人批評薩威行動得太快了，而這話也傳到依納爵耳裡，他在另一封信裡寫道：「不論你是否需要赴中國（你說你打算要去那裡，如果在印度的事業，可以放得下的話），假如永生的智慧的天主是這樣引導你的話，我會同意；同樣的我也推量，如果你留在印度，而派別人去中國，由你來引導他們，他們可以做你要做的事，這樣的話你就更能侍奉天主；這樣一來你就可以同時在許多地方做事，而不像過去那樣，只有你自己一人在做。」依納爵正在推動他最支持的處事方

針之一，也就是啟用副手的辦法，在這封信裡，他將薩威召回歐洲，日期是 1553 年 6 月 28 日，但薩威早於七個月前，逝世於中國的門戶。

新任命的省會長薩威於 1552 年 1 月 24 日到達交趾，他才到印度不到三個月，就遇到一大堆棘手的問題。「在碰到這麼多麻煩的事後，我會尋找神慰，我發現有好多麻煩事折磨著我，但卻沒有神慰。」他在抵達後不久，寫下這些話。

身為長上的薩威

薩威是怎樣的一位長上呢？他手上沒有書面的會憲，依納爵當時還在草擬當中，要到 1553 年才定案；因此他無法得知他們組織管理的基準，他既不能與依納爵商量，也無法收到他的指示；他所收到的信，又少又慢，十年之間，他才從羅馬收到五封信，而且時間又相隔很遠：分別是 1543 年 11 月，1545 年 10 月，1547 年 7 月與 10 月和 1551 年 12 月，這意謂著開始的前兩年半，都音訊全無；其他信件大約都是相隔兩年多，最後一封，則是等了四年半才收到。

薩威擁有依納爵對身為長上者所要求的最高素質：熱愛修會和弟兄。從他身上看到耶穌會，看到耶穌會是愛的修會，他自己本身就是個典範。他寫給同伴的信洋溢著兄弟之愛，舉例來說，他寫道：「我在此停筆，雖然我很想寫出我對你們全體，特別是對每位弟兄的大愛；如果在基督內彼此相愛的心靈，可以在今世的生活裡看到的話，相信我，我最親愛的弟兄們，那麼我可以清晰的看到各位；如果你們看著基督，卻沒有看出你們自己，那是你們的謙卑，遮掩了你們的眼目，你們每一位的形象，早已深印在我的心版和我的靈魂上面了。」

在他的組織管理中，薩威接受自己的心神和直覺的引導，他並非墨守成規、守舊的長上；他不會紙上談兵，也不只是在後面驅策他們；他像個領袖，身先士卒，讓他們在後面追隨他的領導，這也是他為什麼去中國的原因。

傳教事業受挫

大家都想和他一起去，他帶了四個人：佳格神父（Fr Balthasar Gago）、佛瑞亞修士（Br Alvaro Ferreira），中國人安東尼（António）做翻譯，和一個印度籍的僕人叫基多維歐（Christôvão）。

他準備好要獻給中國皇帝的禮物，向友人告別。1552年4月17日復活節那天，皇家三層甲板的大軍艦聖地牙哥號離開曼多維河（Mandovi River），薩威和他的隨員都在這條船上。

他於5月31日抵麻六甲，有一艘大船在港口等待，準備載兩位耶穌會的修士赴日本，因為他們沒有指導神師，薩威就派佳格神父與他們同行。他在麻六甲首先拜訪要塞指揮官西瓦和他的兄弟亞泰弟（Dom Alvaro de Ataide），後者將要承接前者的職位，成為這個城市和要塞的指揮官，薩威為亞泰弟向總督求得艦隊指揮官的職位，所以亞泰弟很開心。

薩威注意到有很多事情不太對勁，亞泰弟比別人更嫉妒薩威的朋友比瑞拉，因為他被任命為赴中國的大使。比瑞拉於6月中旬到達之後，薩威開始把將東西搬上聖庫茲號，亞泰弟終於撕下面具，露出真面目，他徵用舵手，並且宣稱派大使赴中國，並非為國王的利益，所以他不准許比瑞拉出境。

薩威想盡辦法勸亞泰弟改變初衷，威脅要開除教籍並在證人面前宣讀總督的訓令；這些舉動更加激怒他，他從椅子上跳起來，吐口水在地上，再用腳大力踩踏，破口大罵說他很在乎總督

的宣告，他以對薩威惡言相向來出氣，聲音大到連街上都聽得到。他聲稱薩威是個說謊的偽君子和宗徒書信的偽造者，亞泰弟的僕人也學著主人的樣子，他們埋伏在街坊、在公共場所罵他：偽君子、騙子、酒鬼還有其他類似的名稱，嚇得薩威不敢離開房子一步。

他的生活變得不堪其擾，和比瑞拉一起把錢投資在貨物上的人，每天涕泗縱橫地來向他抱怨亞泰弟破壞比瑞拉和他們的生意。薩威傷心欲絕，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好友兼領主比瑞拉」，為他所遭到的破壞承擔一切的責難：「先生，沒錯，你可以好好的控訴我，我把你以及你船上那些人的事情搞砸了。」

亞泰弟最後還是讓步了，只是堅持一點：比瑞拉的船可以開到中國，但他本人不准同行；船上要搭載二十五位亞泰弟的人，而且船長要由他來指定。

不計一切代價到中國

禁止大使隨行的事，破壞了薩威打算進入中國、覬見皇帝、釋放葡萄牙囚犯和宣告信仰的計畫，但他並不氣餒，他要去上川，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進入這個實行閉關政策的帝國，即使會被關起來，甚至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1552 年 7 月 17 日他帶著佛瑞亞修士、中國人安東尼和印度僕人基多維歐一起出發，把要獻給中國皇帝的禮品留下來。

他們在 9 月初到達，看到很多船隻停靠在港口，海岸都是樹枝和稻草蓋的茅草屋，葡萄牙的商人和中國廣東省的商人就在此交易；當葡萄牙的船開走之後，廣東省的商人就把這些茅屋燒燬。當他們聽到方濟神父要來時，大家都爭先恐後跑到海邊歡迎他，方濟要求他們建一所用茅草蓋的小聖堂，在接下來的主日 9

月4日，他就在此舉行彌撒，盡他所能的做傳教牧靈的工作。

他的主要目的是進入中國，中國的壯麗山河就近在眼前，他想辦法和拿著瓷器和絲綢來交換葡萄牙的胡椒和香料的中國商人打交道，希望能找到一個人，願意帶他祕密潛入廣東省。他發現安東尼無法勝任翻譯的工作，他已經忘了母語；方濟打算借助葡萄牙籍的翻譯，但是經過初步的接洽後，大家都拒絕這件工作，因為實在是太危險了。

不料，他又獲得一線希望，有一個人把從監獄逃出一個葡萄牙人卡衛（Manuel de Chaves），藏在他的廣東家裡，然後把他帶到上川。他要求以二十 pikol 的胡椒為代價（這在當時相當於兩百個葡萄牙金幣），在夜晚用小船帶著方濟隨同他自己的幾個兒子與僕人一起進入廣東，把他藏在他家三、四天後，趁著黎明，再把他帶到城門口，一個人名叫羅布（Pero Lopes），他通曉葡萄牙語和一點中國話，曾經當過奴隸，願意陪著薩威去當翻譯。

這是 11 月中旬的情形，這時在上川的葡萄牙船隻都準備要返回麻六甲，卡衛被關在中國的土牢的事情，影響了佛瑞亞修士，他的勇氣開始動搖，於是薩威就讓他離去；甚至連羅布這個本來要當翻譯的人，也打了退堂鼓，但是薩威依舊意志堅決；沒有耶穌會士陪伴，帶著中國人安東尼和印度僕人基多維歐，他還是要去中國。

當他去找葡萄牙的總指揮官請求批准時，後者勸他等最後一艘葡萄牙的船離開後再去中國；指揮官怕中國政府發現薩威留在廣東時，會攻擊他們做為報復；這一切都在打擊他的士氣。

11 月 12 日他寫下最後一批信件，載著他的信件到麻六甲的大帆船漸漸遠去，消失在南方的地平線上。

上川島上孤苦伶仃

上川島上一切都很寂靜孤獨，只剩下兩艘船還停在港口：阿瑞高（Diogo de Aragão）的中國式帆船和聖庫茲號，只有一、兩個葡萄牙人還住在岸邊的棚子裡，薩威現在獨自和安東尼及基多維歐在一起，他們飢寒交迫；甚至有好幾次他們必須靠求乞，才能得到一些麵包之類的東西充饑，但即使是葡萄牙人也偶爾會有缺乏衣食的時候，因為中國人封鎖從中國大陸輸出糧食等必需品。

11 月 19 日是和中國人約好要帶薩威進入廣東省的日子，但他並未出現，第二天也沒出現；而薩威在 21 日早晨病倒了，因為在茅屋裡無法受到照顧，他們在 22 日把他搬到聖庫茲號上，讓他住在一間船艙裡；上午他人沒有出現，敲門也沒有回應，他陷入深度祈禱，可以聽到他在唸著：「耶穌，達味之子，求你垂憐！」

船上的顛簸讓他很不舒服，所以 23 日早上又把他送回到岸上，一條厚暖的長褲墊在他的雙臂下面，袖裡還有幾顆杏仁果，他在發高燒，熱得像個正在燒火的火爐。

他的朋友阿瑞高，立刻請人給他放血，同一週的星期三又再放血，第二天熱度又再上升，他吃了藥，但熱度還是不斷升高。

薩威感到臨終的時刻接近了，他令人把他的少數幾件東西送到船上，然後失去意識，狂言囈語，但也沒說什麼不合理的事。他舉目望天，用他所懂的不同的語言與天主熱心的對話，其中之一是用他的母語，所以中國籍的僕人安東尼聽不懂，他就這樣講了五、六個小時。

11 月 26 日星期六，他無法言語，也認不得任何人；12 月 1 日星期四，他又迴光返照又可以講話，也認得出在他四周的人，

他呼求天主聖三，且不斷的重複這句經文：

「耶穌，達味之子，求你垂憐！」

12月2日星期五的黃昏，安東尼看得出他即將斷氣，就決定徹夜守候他。「黎明之前，他步步走向死亡，我把一根蠟燭放在他的手中，他的口中唸著基督的名號，非常平靜地把他的靈魂交給了他的造物主天主，他是於1552年12月3日星期六的黎明之前去世，在上川島的港口，在一所不是他自己的茅屋裡，在他來到印度這幾個區域的十年之後。」

享年四十六歲。

6. 第二任的總會長：萊內斯 (1512-1565)

創會團體的故事裡，如果缺了萊內斯就不夠完整，照黎巴代乃拉的看法，除會祖依納爵之外，對耶穌會貢獻最大的就是萊內斯。是他計畫要以成立學院來阻擋新教勢力不斷擴充的浪潮，以之勝過新教的講道。「在十六世紀兩件重大的事件上，他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特利騰大公會議和成立耶穌會，這使他成為一個不凡的人物。」費區（Fichter）說。

猶太人的血統

萊內斯的祖先是猶太人，這在一個重視純正血統的國家裡，是個不可原諒的原罪；他必須為此付出極高的代價，儘管他是西班牙人，他在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宮廷裡並不受歡迎。當他當選總會長的消息傳到西班牙時，國王和貴族都公開表示不悅；在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三世和菲利普四世的統治時代，都有機會讓他改變別人對他的印象，但就是他的猶太人血統，使得他們無法好好地欣賞這位耶穌會會祖繼承者的才幹。在耶穌會裡，他則深受瀰漫在修會裡反西班牙情緒的傷害，甚至在他去世後還是這樣，這是耶穌會對早期的西班牙人卓越的表現的反應；而他的偉大與始終如一的人性溫暖，卻不為人知；黎巴代乃拉在執筆時也有困難，後來終於寫了傳記三部曲：會祖依納爵傳、萊內斯傳和博日亞傳。

1620 年沙其尼（Francesco Sacchini）寫了耶穌會史的續集，把它獻給萊內斯總會長，因為裡面提到萊內斯的猶太人血統，引

起一片責難之聲；甚至在 1622 年的西班牙托利多會省的省會議時，還曾經為了這事彼此翻臉，大家認為這是對萊內斯和耶穌會的錯誤指責和公然的侮辱，總會長維利契（Vitelleschi）神父應該下令把這段令人討厭的章節刪去；為了息事寧人維利契神父屈服了，把萊內斯的猶太人血統這段文字除去，雖然他明明知道萊內斯有猶太人的血統。

經過兩個世紀的沈寂，都沒有人再提及他的血統，後來在耶穌會史（*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的卷冊裡，才再度提起他是猶太人，總算恢復他的原貌。

萊內斯於 1512 年出生在西班牙索利亞省（Soria）的阿馬占，確實的出生日期不詳。大概是從他的祖父西曼（Hernán）開始皈依基督信仰，他的墳在鄉下聖母堂（Nuestra Señora del Campanario），萊內斯很可能也就是在這座聖堂領洗的，儘管他們有猶太人的血統，但這個家族必定是虔誠的基督徒。

萊內斯接受他自己是猶太人的這個事實，而且在羅馬至少有三次在公開場合的講道當中，提及猶太人皈依基督信仰的聖洗之事。最莊嚴的一次是萊內斯當總會長時，應波羅蜜歐（Borromeo）樞機主教的要求，在伯多祿大殿所舉行的那次講道；幾乎全羅馬城的猶太人都來參加，聽眾人數高達上萬人之多。「雖然伯多祿大殿已經夠大了，把祭臺擺在大殿的中央，這樣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聽到他的講道，他以猶太人的皈依為主題，講了兩小時，基督徒和猶太人都聽得很滿意，他們說五十年來沒有聽到過講得這麼精采的道理。」這次講道是以他和他聽眾都是猶太人為前提，萊內斯表現出對他的猶太種族的熱愛，他以基督是猶太人為傲，在這一點上他的感受和依納爵一樣，他們都將與耶穌同一種族視為榮耀。

高貴的靈魂

萊內斯個子小，外表並不起眼，但這些他都不在意，他會衣衫襤褸的出現在教宗和一批樞機主教面前，「披著毛絨已磨光露線的小披風，穿的鞋子連腳跟都露出來。」

他不會因為他的猶太人的血統而感到不安或敵視他人；他也許因此有點悲哀，但並不很難堪；這樣反而使他更溫和，更加善體人意，當他在亞卡拉上大學時，就已經深受同學的愛戴，大家公認他是最有前途的人，但他並不因為自己才高志大而高高在上。

因此，當有兩個競爭者和他角逐人文學科的碩士榮譽時，萊內斯以謙遜化解了危機。其中一位競爭者是皇帝財務大臣的公子，處理不公的消息，早在幾天前就開始不斷傳出，學校有計畫要粉碎這些謠言，因此把個人才幹也要納入考量，他主動去找考試委員會，要他們給予他應得的成績。結果考試委員會把第一名頒給了大臣的兒子，萊內斯的同伴都替他打抱不平，要他在授予儀式的演講當中，迂迴地指出他們失當的行為，授予儀式在 1532 年 10 月 26 日舉行，但他的平和與仁慈的靈魂，使他對師長仍然保持一貫誠懇的感謝。

我們都知道他最要好的朋友是薩爾梅隆，薩爾梅隆比他小三歲，他倆形影不離，後來還決定一起赴巴黎求學。薩爾梅隆於 1533 年 9 月到萊內斯家，萊內斯的家人對他視如己出。六年後，他在寫給萊內斯父親的信上這麼說：「萊內斯和我能夠有緣在一起，是因為阿馬占你們的家，使我們的友愛一直持續不斷，從求學到選擇相同的神職工作和生活態度，我們現在情同手足，我把他的事情當成像我的事情一樣看待。」

萊內斯並未回他在阿馬占的家，但他的同伴每次經過西班牙

時，都會去他家拜訪，從這些細節可看出他的家人的開放與家庭的溫暖，這種情誼使同伴們團結在一起；萊內斯在阿馬占的家，也就是他們的家。

接下來就是 1539 年 6 月的事，這時我們知道同伴們開始分散各處，讓我們注意一下，當這些天主內的朋友開始兩三個人成為一個團體去工作時，有兩個時期只有萊內斯和依納爵在一起：1537 年，依納爵、法伯爾和萊內斯一起住在義大利的維發樂；1538 年這三人長途跋涉到羅馬，依納爵在拉斯道達得到神視的經驗，他的兩位同伴開始記錄依納爵在重大事件方面的言行，法伯爾和萊內斯是會祖的心腹知己。

我們還要告訴各位，依納爵打算拒絕當總會長一職時，萊內斯曾經做了決定性的干預，他站在依納爵面前向他說：

「神父，你就接下這個重擔吧！我們的天主已經很明顯地要讓你背負這個擔子；就我而言，要不然就解散耶穌會，因為除非是天主想要的人當長上，否則我不要任何其他的人來當長上。」

萊內斯的這番話，化解了依納爵的抗拒。

初始的傳教事業

教宗駐帕爾馬的新任大使斐隆那第樞機主教，一直想要兩位「來自巴黎有改革思想的神職人員」，依納爵應教宗保祿三世的要求，1539 年 6 月 20 日在他慎密的考慮四天後，派法伯爾和萊內斯，陪斐隆那第樞機主教到帕爾馬赴任。

他們婉謝樞機主教提供的主教公署，而落腳在當地的醫院。他們在帕爾馬的傳教事業，是一趟成果豐碩的宗徒活動的開始：法伯爾帶神操，萊內斯的講道深受歡迎，不久就聲名大噪，各界的邀約不斷，人們都來向依納爵要人，甚至連教宗也一樣，而萊

內斯也一直沒有閒著。

要把萊內斯的事統統都記錄下來純屬不易，1539 年 6 月到 1546 年 3 月在特利騰大公會議的開會期間，他從義大利的帕爾馬到比聖沙，然後再去羅馬、威尼斯、帕度亞（Pauda）、義大利的布雷西亞省（有好幾次往返於後面這三個地方）、巴撒諾，再回到羅馬。有一回碰巧經過一個市鎮，他沒料到堂區的神父竟然認出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萊內斯，就把他的教友趕緊召集來，聽這位名聞遐邇的布道家演講，萊內斯輕而易舉地講了一篇精采的道理。

講道理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走遍了所有義大利的重要城鎮去講道理，像是波隆那、義大利中部的佩魯賈（Perugia）、理瑞多、布雷西亞（省）、亞美麗亞（Ameria）、錫耶納、比薩（Pisa）、費拉拉、莫利爾（Monreale）、加米諾（Camerino）、熱納亞、馬西拉（Macerata）、路佳（Lucca）、佛利爾（Forli）、那不勒斯、麥西那（Messina），特別是佛羅倫斯（Florence）這個藝術之城，有美地奇家族（Medicis）（義大利銀行家富豪和文藝保護人，1434 年開始統治佛羅倫斯。），薩沃納羅拉（Savonarola）（1452-1498），（義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道明會會士，抨擊羅馬教廷和暴政，領導佛羅倫斯人起義（1494），建立該城民主政權，遭教宗譴責、開除後判火刑處死。）也是出身在這地方。萊內斯身為一個修道人，到處受歡迎，在這幾個地方，達到傳教事業的最高峰。

美地奇家族的科西莫（Cosimo dei' Medici）公爵夫人麗歐娜（Léonor de Toledo）傳喚他，這個飛揚跋扈的女士，是個非常專斷的女人，想得到一個人，就非要到手不可。當他來到時，她誤認這位傑出的修道人是在依納爵派來送信的一個修士，他就是給人一副寒酸的印象。

「女士，我就是閣下要找的人，就我所知在此沒有別人。」
萊內斯半開玩笑半帶恐懼地說。

但是，他所達到的成功是空前絕後的，大家對薩沃納羅拉的記憶猶新，才在 49 年前這位口才激烈的道明會士，被吊起來處以火刑，很多人都還記得他，且對他愛慕不已。每個傳道人要踏上聖堂裡薩沃納羅拉曾用過的講臺講道之前，都得三思而行，萊內斯通過了這場考驗，他第一場布道是在 1547 年 6 月 25 日「在我們這個時代裡，他所講的道理之精采，無人能出其右。」

各界紛紛邀請他去講道，真是盛情難卻；7 月 17 日晚上，他開始在三千人面前，用《若望一書》講道（後來這個類型成為耶穌會的經典之作），同一年的將臨期和第二年的四旬期，都再回來講道；第二年的四旬期的講道，聽眾人數高達八、九千人。

他的聽眾裡面三教九流都有；十六世紀的義大利的各色人等，也有一些特別的團體；在特別敬禮的日子，像是將臨期和四旬期聽眾蜂擁而至，他的調適能力超強，他很會調整自己，以適應各種各樣人。

他不會劃地自限，反而是照顧到各個層面的人，從宗教團體、囚犯到軍人，統統都能兼顧。他是維佳（Juan de Vega）於 1550 年所組的非洲遠征軍的指導神師，當軍隊於 6 月 24 日到達法納拉島（Fanagnana），當艦艇雲集在等候上岸時，他就對著軍人長篇演講，在非洲三個月，他都待在戶外「忍受日夜溫差極大之苦。」

不僅是他的講道吸引人，他整個人都受人愛戴，他非常和藹可親，深具魅力，為他將來踏遍義大利傳揚聖教，奠定成功的基石。「他口才好，滿懷善意，使他得到所有人的敬重，不僅是王公貴族而已，連平民百姓也一樣。」有人在佛羅倫斯這樣報導他。

特利騰大公會議的神學家

1545年12月13日終於舉行了特利騰大公會議，排除政治與宗教方面的萬難，很多人還以為這是永遠做不到的事。

但是難題接踵而至，會員分成四派；西班牙人反對新教，但是支持改革，又反對羅馬；法國人傾向和新教妥協；德國人要求教會要大力改革；義大利人比較偏向羅馬教廷的主張。

會議有三位主席：蒙特樞機主教（Giovanni del Monte）也就是未來的教宗猶利三世（Julius III）（1487-1555），這位義大利籍教宗在位期間（1550-1555）限制樞機主教的聖祿，整頓隱修院紀律，支持文藝復興；西維利（Marcello Cervini）也是未來的義大利籍教宗才祿二世（Marcellus II）（1555），在位不足一月即歿；以及坎特伯里大主教伯爾（Reginald Pole），是教宗而不是神聖羅馬帝國查理皇帝在主持大局，經由他們，在教會改革的鬆緊之間，獲取微妙的平衡。

萊內斯和薩爾梅隆於5月24日抵達，而克羅德·傑身為樞機主教蔡琪（Otto von Truchsess）的代理人，也是從一開始就參加會議，他們租了一幢小房子——聖麗莎之家（St. Elizabeth's），三人住在一起。

西班牙人的保留態度

萊內斯在義大利廣受歡迎，因為他的名聲很好，可是他和薩爾梅隆都感受到來自西班牙人的敵意。教宗的神學家，這項頭銜讓西班牙人聽得很刺耳；而且依納爵被認為與光照派（alumbrosos，十六世紀西班牙的一個默觀團體，強調人與天主直接往來。）關係密切；這個新修會的成員，既不是同一類的人，也不

是根據同樣的生活方式而組成，並且也還未受到承認；再加上這兩個耶穌會士衣衫襤褸，也不注重外表，他們降低西班牙人在外國人眼中的地位；萊內斯是其貌不揚，而依納爵過去是個很在意外表的人，現在也不一樣了，而薩爾梅隆則是「像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他們雖然沒有公開和他們作對，但總有些小小的衝突，因為薩爾梅隆曾寫道：「我們的國人很難纏，百般刁難，我們的天主幫助我們，使他們受到一些教訓，因而改變他們原有的不好的想法。」

終於有一天，這些衣著寒酸的知識分子勝利了，當西班牙的主教們聽到他們的演講時，他們的態度大大改變，不僅以耶穌會士為傲，而且對他們非常滿意，「一襲破舊的神父袍，掩不住天主的伊比利半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光榮。」布魯迪克說（Brodrick）。

萊內斯介入辯護是個轉捩點，他一直堅持到最後，拒絕那些半新教徒的錯誤想法；並且在定稿之前，澄清一些爭端，他在道理方面的堅實基礎，和清楚的表達能力，再加上他的機敏，讓他省掉不少力氣，不必多加反駁。

這兩位耶穌會士不僅公開進行辯護，聖麗莎之家也經常是高朋滿座，來自各國的高層神職人員和神學家都來向他們請益，「他們把所寫的文本拿給我們看，想要聽聽我們的意見。」薩爾梅隆寫道。

休會期間

1547年3月因為傳染病流行，大公會議移師到義大利的波羅尼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教宗爭執得很厲害，教宗之子比律琪（Pierluigi）被人謀殺，傳說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間諜所為的，

這使情況更加惡化。在休會期間萊內斯到佛羅倫斯和義大利南部講道，還去到非洲；依納爵把他的人都召集起來，把會憲的第一份草案拿給大家看；博日亞則到羅馬加入耶穌會；教宗保祿三世去世，蒙特樞機主教被選為教宗，也就是教宗猶利三世。

當情況恢復正常後，會議又再繼續召開；萊內斯和薩爾梅隆於1551年7月10日離開佛羅倫斯，起初一切並不順利，萊內斯病倒了，他在非洲感染了瘧疾，每隔四天就發燒，當他們到達波羅尼亞時，又找不到投宿的地方，但這只是一連串故事的開始而已。

和道明會神學家卡諾（Melchior Cano）的衝突

9月份大公會議又再度開啟，以神學家的預備會議揭開序幕。在這第二次的會期裡，萊內斯和薩爾梅隆兩位耶穌會士的發言不是被排在最後，而是第一個發言，這樣比較冒險，而且需要更充分的準備，西班牙人的團體內高手雲集，有像道明會的神學家卡諾這樣有才幹的人，教宗的神學家更要加倍努力。但萊內斯的情況很艱難，因為發燒的關係體力不支，一星期只有兩天的時間做研究。9月8日他發表第一次的辯護，前一天，他還躺在床上發燒；12月7日他以彌撒中的祭獻為題，講了三小時，他才只有四小時的準備時間而已；10月20日他談到告解聖事「給人的印象是他講得出奇的精采」。薩爾梅隆把他帶到離特利騰不遠的佳達湖（Lake Garda）畔的綠窪（Riva）休息數週，當他們回來時，教宗的使節把他們留在公署裡長談到深夜。

在那幾天當中，萊內斯就耶穌會的問題和卡諾有一次著名的晤談。這位道明會士很討厭看到這位身材矮小、衣衫襤褸、身邊總是圍繞著小孩和窮人的耶穌會士。「他很擔心，」黎巴代乃拉說：「他的國家的光彩會被搶去，還有萊內斯和他的同伴會在那

座世界的舞臺得到名聲。」

這兩位耶穌會士要負責使人了解他們的修會，萊內斯決心接近這位對新修會充滿敵意的人——擒賊先擒王！薩爾梅隆和他一起，想藉由善意地對待改善關係，卡諾稍微改變了他一貫的輕蔑態度；這兩個耶穌會士忍氣吞聲，保持冷靜，萊內斯用他無懈可擊的辯才，證明耶穌會的新意，但卡諾還是舊調重彈，堅持耶穌會是不正當的修會，這些話激怒萊內斯，他認為這是反羅馬教廷。卡諾傲慢地說：

「這個新修會滾蛋吧！」

「狗屎！」

萊內斯不禁脫口而出，說出不恰當的話，那時他正要離開，但也知道說了不該說的話，因此他再轉身跪在卡諾跟前，請求他的寬恕；但傷害已經造成，這個驕傲的西班牙人一直都沒有原諒他。

這個階段的大公會議並沒有什麼結果，無論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和教會都是一樣；因為德國德克薩森州（Saxony）的莫瑞茲（Moritz）的卑劣叛變，他轉身對抗他原先的保護者，這起蕭牆之禍，迫使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經由奧地利的因斯布魯克（Innsbruck）化妝逃亡，以免被人認出；這是歷史上著名的逃亡事件，大公會議也因此解散了。

究竟是將會議延期呢？還是移師他處去開會？主教們的意見分歧，吵得不可開交；這些爭論與神學無關，兩位耶穌會士於是決定離開，他們在 1552 年 4 月 21 日離去。

義大利會省

萊內斯於 6 月 11 日被任命為義大利的省會長，如果要執行

他的職務，他就要和兩個性格迥異的人周旋：靈修大師依納爵和佛羅倫斯公爵夫人麗歐娜——她彷彿把萊內斯視為她的私人財產。

不知是對還是錯，萊內斯認為依納爵干涉義大利會省權限之內的事，某些事他並沒有如依納爵所想要的，巨細靡遺地報告，因此依納爵有意懲戒萊內斯，他要卜蘭可寫了一封譴責之信，《紀念史》（*Monumenta*）的編者如此定義它（註一）。對他來說亦父亦友的依納爵沒有親自去函，而是由第三者代勞，正如這封信的內容一樣，使他非常傷心，他掉了淚：「對我來說，這是很罕有的事。」他為他的過犯提出三項補贖，由依納爵定奪他該做哪一項。

麗歐娜公爵夫人也對他進行迫害，宣稱沒有她的允許，萊內斯不得離開佛羅倫斯一步，她好像不能沒有他，如果他離開，她就勃然大怒，告他忘恩負義，並威脅不准他和其他的耶穌會士進入佛羅倫斯城。

萊內斯還成功地拒絕了樞機主教的寶座，猶利三世去逝（1555年3月23日），繼任的才祿二世也於當選二十一天後（4月10日到5月1日）就去逝，他的繼任者是膽怯的卡拉法（Carafa），教宗保祿四世，「把羅馬的猶太人關在猶太人區的教宗，卻在他的宮廷裡安置西班牙籍的猶太人；這個人不信任依納爵，卻把萊內斯視為心腹；這個教皇國的首腦又恨又怕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卻毫不掩飾他喜愛萊內斯這位西班牙的耶穌會士，甚至選他做樞機主教。」費區說。但萊內斯全力拒絕這項任命，和依納爵一起想方設法，終於如他所願。

當選總會長

更強烈的風暴正要降臨，也是來自宗徒宮（Apostolic Pal-

ace），是萊內斯命中註定如此。當萊內斯接掌依納爵的職位，成為總會長後，他和教宗先前的友愛卻轉變成敵意。

依納爵去世後，萊內斯被選為代理人，他召集修會全體選舉繼任者，因為面臨眾多困難，而再三延誤。直到 1558 年 6 月 19 日才舉行，教宗保祿四世指派柏奇可（Pacheco）樞機主教主持總會長的選舉，而且表明他的意願：要保障自由選舉，另外，他也明白表示贊成總會長的任期終身制。

萊內斯得到十三票當選總會長，柏奇可樞機主教向大家告別，並自掏腰包宴請修會全體。7 月 6 日教宗召見有選舉權的耶穌會士，他非常仁慈也感謝天主為「這樣一樁根據教會法，虔誠而且神聖的選舉，他用他的權能予以確認。」萊內斯則奉獻自己和整個修會為教宗服務，並求教宗降福修會所承擔的工作。

教宗的介入

一切都很順利，直到最後一刻；修會全體會議承認依納爵所訂的會憲是修會的法規，而且包括總會長的終身任期和取消團體吟唱日課的規定。但在 8 月 24 日遇到打擊，教宗保祿四世告訴他們，應該討論取消團體吟唱日課是否妥當，以及總會長是否應該有個任期限制；神父們一致認為沒有討論的空間，他們創先例反對教宗，並且起草一篇相當克制又富靈修的文章，呈獻給教宗。

萊內斯和薩爾梅隆於 9 月 6 日覲見教宗，場面十分火爆。教宗保祿四世首先開火，指責依納爵是專制的暴君，接下來他長篇大論講團體吟唱日課的事並且指責萊內斯和薩爾梅隆，因為他們一直不順服教宗的命令；另外，他也一直反對耶穌會太過輕易接受「來自那麼多國家的年輕人」。

萊內斯認為在這樣的氣氛下，呈上修會全體會議的決議文給

教宗是不智之舉；但他判斷必須回應教宗保祿四世之前的長篇大論，因此他請求教宗讓他發言，他表現得很冷靜也很謙虛，所以教宗的態度開始軟化；兩天後，一位樞機主教私下前來通知將兩要點加在會憲上，這些文字寫在一張紙上，最後才補在會議記錄上。但這樣的方式並不好，將會引起一場夏日風暴，教宗保祿四世在一年後去世，因為他的命令只是口頭傳達，所以只有在他生前才有效。

萊內斯把他的時間與精力分成兩部分，一方面為選他當總會長的弟兄們工作，另一方面為教宗無數重要的任命效勞，唯有像他這樣能力高強的人，方能勝任這兩種不同的角色。

總之，他引導這個快速成長的修會，因為他的熱情心火與小心行事「耶穌會的會院，大量增加」，到處都是這種景象，「了解情況的人，都認為耶穌會將拯救當時的教會，所以大家都找耶穌會士幫忙，就算我們訓練了幾千人，我想在幾個月內，就統統被吸收光了。」萊內斯依舊是那副簡樸的模樣，他擦桌端菜和大家一樣在廚房幫忙。

萊內斯要當教宗？

保祿四世 1559 年 8 月 18 日去世，接著下來就是為期四個月沸沸揚揚的祕密會議，再加上來自馬德里和巴黎的宮廷窮兇惡極的干擾。讓我們好奇的是在這一團混亂當中，萊內斯居然被提名為教宗的可能人選，祕密會議在 12 月 2 日的傍晚緊急召見他，「所有的樞機主教都要見你」祕密會議的主席告訴他。據說十二位樞機主教提名他，而且「全體一致通過，他們就是要他當教宗。」黎巴代乃拉說。但萊內斯斷然拒絕，而且大力辯稱他是「新基督徒」。

最後是美第奇（Giovanni Angelo Medici）當選教宗，也就是後來的教宗碧岳四世（Pius IV），教宗很快就對萊內斯委以重任：派他參加波西（Poissy）會議，擔任教宗使節艾斯特（Ippolito d'Este）樞機主教的神學顧問，波西會議是法國的攝政女王凱撒琳（Catherina de' Medici）所召集，目的是要天主教徒與胡格諾派教徒（Huguenots）（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法國新教徒）能夠和協一致。會議從 1561 年 9 月 9 日開到 10 月 18 日，許多人打算把羅馬排除在議程之外，幸好教宗的使節到來，阻止此事。萊內斯大膽陳述，他面對新教徒立場堅定，結果不僅沒有得到和解，反而在四個月後，爆發了第一次的法國宗教戰爭。參加那些對談，大大傷害萊內斯與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之間的關係；因為所有的法國貴族都是艾斯特樞機主教的親戚，而馬德里宮廷視他是與西班牙積極作對的人，西班牙國王把萊內斯和艾斯特樞機主教在一起，解讀成萊內斯對國王個人的不忠，萊內斯在波西會議的態度使他稍微息怒，但並未化解一切的偏見。

萊內斯因長期不在羅馬，他就指派薩爾梅隆代理他的職務，萊內斯於 1561 年 7 月 1 日離開羅馬，參加波西會議；會議結束後（1561 年 10 月 18 日），他繼續留在巴黎處理耶穌會的一些事務，也講一些道理，但不甚成功，因為他用義大利文講，當他改為使用法語講道時，自然得到熱烈的回響；1562 年 6 月 8 日他赴布魯塞爾，去探視在比利時和德國的耶穌會士，於 1562 年 8 月 13 日抵特利騰。

生平最後的一次會議：特利騰大公會議

雖然大家都很期待他的光臨，因為有個棘手問題，令他無法在會議中取得一席之地，他必須再多等幾天，待主席把問題解決

後再去。他於 8 月 27 日發表他的第一篇演講，大家都不想漏掉一個字，因此不得不把講臺移動了三、四次，才找到一個大家都滿意的位置，他講了兩個半小時，談彌撒犧牲奉獻的本質；9 月 6 日他又再度演講，談餅酒形下的基督聖體（「空前絕後最令人信服的演講人」依巴斯特（Pastor）言）；10 月 20 日用三小時談主教的神權；12 月 9 日講了兩小時的聖統制的起源。在與會相互爭鬥的各派人士之間，他堅持中間立場，不偏向任何一方，如此一來卻招致雙方的批評，最重要的是他擁護教宗的威權，到令人指控他把自己出賣給教宗的程度，為此西班牙的主教們很不諒解他。

特利騰大公會議困難重重，提出來討論的每一點，都要經過神學的辯證，萊內斯一直以權威人士的身分傾聽各方意見；1563 年 6 月 16 日，他講了一小時以上有關教宗的威權，因為不想使聽眾太累，而想暫時停住，但他們卻催促他把這個題目講完。

最後一次的會期是在 12 月 4 日，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之一」西瑞西達這麼說。在最後的那幾個月裡，他的每一場演講，都招致抱怨連連，因為有某些人的利益受損，大家怨聲載道，不過一旦憤怒過後，因為信理上的看法不同而中斷的友誼，又再度恢復，大家又再重修舊好。

因為萊內斯是個「不會樹敵的人」；「整個耶穌會還有外面的人統統都喜歡他，他天性善良，和藹可親，很好溝通而且神情安祥。」柯哥達（Cogordán）如此說過，柯哥達曾對萊內斯心懷憤恨。「他位高權重博學多才，但卻平易近人，關心每個人，在依納爵之後，很難找到一位像他那樣，那麼信任屬下的人。」西瑞西達說，他還補充道：「他和納道爾個性不同，卻完全信任他，賦予他相當於總會長那麼大的權力。」

回到羅馬

睽違兩年半後，萊內斯於 1564 年 2 月 12 日回到羅馬，他已不似往日，他年老體邁，白髮蒼蒼，腎臟炎、氣喘、瘡疾都潛藏在他體內，病情不斷發作，春天來臨並沒有減輕他的病苦；還加上頭痛，因為羅馬神學院這項棘手的問題；樞機主教想要把它交給耶穌會，但羅馬的神職人員卻強烈反對這項更動。

秋高氣爽，萊內斯覺得身體好多了；他甚至有力氣在道路聖母堂做將臨期的講道。「一位寬宏大量的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卜蘭可寫道，「他講了前三個主日的道理，向大批聽眾解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六節，大家都聽得讚不絕口。」

他無法再繼續下去，氣喘和疲勞抑制了他的聲音，他終於放棄了。過新年那天，他起來領聖體；然後病況更糟，1 月 16 日他要求做臨終聖事，還領了聖體，17 日下午接受傅油，博日雅隨侍在側，他告訴我們整個經過，他說：「當他領受聖油時，他注視著我，抬起雙眼邀請我，因為他即將滿心喜悅地離去，他再抬起雙眼，又再看我。」

他於 1565 年 1 月 19 日天黑之後，大約晚上七點十五分離世，平安地過去，正如他五十三年的人生一般，走得平易又穩健。

註一：此信的日期是 1552 年 11 月 2 日，卜蘭可一開頭就向他道歉說：「寫這封信，並非你的兒子我本人的本意，我對您尊敬有加，這是我們長上的意思，是他命我寫以下的話。」

7. 不願隨俗的博瓦迪利亞 (1509-1590)

初次的爭鬥

「你們是在說謊！你們是在說謊！」有個聲音大叫說，講話的人是精明的異端瓦達（Juan de Valdés）的弟子，這個弟子正對著瓦達的一羣克己甚嚴的信徒說話。

這是 1540 年在那不勒斯，這是博瓦迪利亞的聲音，他本打算加入這個團體，但當他聽到教宗被冠上反基督的帽子時，他不禁怒火中燒。

「把他捉起來，殺死他！」有人叫說，另一些人則打起架來，因為他們害怕一旦被揭發，會被送到宗教裁判所。

這個事件可以清楚看出博瓦迪利亞的個性：天生的打手，隨時準備捲入爭端，對手越強越好。

博瓦迪利亞去那不勒斯的任務是使比那莉（Doña Juana de Aragón Pignatelli）和她的夫婿孔樂那（Ascanio Colonna）重修舊好，他是因此才離開羅馬。當時葡萄牙的大使馬卡斯找他和耶穌會裡唯一的葡籍成員羅德里格斯，一起赴葡萄牙，可是博瓦迪利亞生病了，馬卡斯因為時間緊迫，方濟薩威就被派去頂替他的職務，這只是個暫時的權宜之計而已。

他的全名是尼古拉·博瓦迪利亞（Nicolás de Bobadilla），他原籍是卡密諾（Bobadilla del Camino），這個地方是在卡斯蒂利亞的心臟地區。「他的父親亞風索（Francisco Alfonso）和母親碧瑞（Catalina Pérez）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就在父母的教育之下成

長。」在他的自傳裡，他以第三人稱的口吻敘述。他不提是否有貴族的頭銜，也不提自己是個老教友一事；因此使阿羅瓦斯（Araoz），這個告密者，有機可乘於 1552 年寫信給依納爵時說：「有人告訴我說，博瓦迪利亞是所謂的自行領洗者的兒子。」當時大家都是如此稱呼新教友。

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猶太人，還是摩爾人的後裔，但這事從未困擾他。

捲入德國的漩渦

有了那不勒斯的經驗，他很有資格在支配歐洲命運的舞台上插上一腳。斯拜耳議會（Diet of Spyre）於 1542 年召開會議，教宗的使節墨隆（John Morone）向這個新修會求援，依納爵派法伯爾、克羅德和博瓦迪利亞前去。我們的英雄和教宗的使節墨隆於 1542 年 1 月 4 日前往莫地那（Modena），會議於 2 月 9 日開始，直到 4 月 11 日；墨隆於 6 月 2 日當選樞機主教，改由方瑞洛（Girolamo Varallo）出任羅馬教廷的使節，他也希望博瓦迪利亞隨侍在側。

接著是一連串的會議，幾乎是一年一會——從 1542 年至 1548 年：紐倫堡（Nürnberg）、斯拜耳、沃爾姆斯、累根斯堡、奧格斯堡（Augsburg）——會議中雙方勾心鬥角；接下來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519 年-1556 年）查理五世與法國、與土耳其、與新教徒的戰爭，他們召集會議互相角力；還有他和教宗保祿三世的暗中較勁，威逼利誘。

博瓦迪利亞以神學專家的身分，除了善盡職守為上司服務之外，他還盡力從事講道和聽告解的工作；他盡量與皇帝和他的兄弟菲迪南——繼任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以及宮廷中的所有人

幹旋；他還擔任軍中的指導神師，隨帝國與教宗的軍隊出征而受傷；他在他的書信集裡，提到這些事以及他對自己的看法，以下就是其中的片段：

「過去四年來，我一直在這個宮廷，或那個宮廷，感謝天主，大家對我的風評還不錯，大部分的人對我還相當滿意。」

「國王和他的朝廷以及宗座的使節，都樂意與我共事；但是我坦白告訴他們，我對他們並不滿意。」

「我想法爾內塞樞機主教攜我共赴沙場，是出於對我的厚愛，也是應會議期間，聽我講道的宮廷人士的要求，我也與這些親王和高層的神職人員閒話家常，彷彿是他們的其中一員。簡單說，大家都說如果耶穌會裡的每個會士都像博瓦迪利亞那樣該有多好，對我褒揚有加，但他們卻也說我們其中一些人的壞話……祈求基督在一切事上賜我堅忍毅力，有耐心對付一些難題，特別是現在發生戰爭的時候，這與在羅馬城內，在花園裡，或廚房內閒散度日是不一樣的。」

摩擦與對立

那些箭頭是指向誰？很顯然是指向那些膽敢批評他的人。他認為控訴他的人在羅馬，「告狀者」一定是薩爾梅隆。可能和克羅德·傑一致，因為他向依納爵告博瓦迪利亞的狀：謠傳說他得到幾位德國天主教的邀請去參加會議；他的為人口無遮攔，又不讓別人發言；他無禮地與人爭執，甚至和教宗的使節吵架。「他所激怒的那些人，在人前人後都對他出言不善；當他執筆時也是一樣沒有自制，例如寫了一封無禮而且責備人的信給沃加（Robert Wauchop）（也有人稱他神學家史考特（Doctor Scotus））；他的生活沒有節制，愛下西洋棋，經常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甚至幾

乎回不了家；但克羅德·傑說他未曾看過他在重要的事上有所失誤，但他相信博瓦迪利亞野蠻的動作，在討論事情時會使人認為他好像發瘋了一樣，也許他並非如此，只是因為喝醉酒才會如此。」

對最初的同伴，依納爵都會直接詢問真相，但對博瓦迪利亞這件事卻不願如此，所以透過神學家多瑞斯（Miguel de Torres）去了解。博瓦迪利亞對此事的回答是：「每件事都有它的正反面。」顯然他也承認某些對他的控訴是真的，但他否認其他的批評，甚至還引用我們看過的一些對他的讚美之辭。

從當時的一些事件可看出他和依納爵的關係，依納爵想把他們召集在一起，詳細指導他們通信的方法，他希望大家時常書信往返；博瓦迪利亞卻到處找碴，找出書信中的文法錯誤，把它提出來講；他認為寫這麼多信是在浪費時間；更難聽的是——他說他根本沒時間去看依納爵寫給他的信。

依納爵迅速回應，他很紳士地回答：如果博瓦迪利亞不重視，且沒時間看他的信的話，那麼「我要用天主的恩寵所給的時間——而且還要再空出時間——一讀再讀你寫給我的所有信件。」

綁架

有一天，博瓦迪利亞突然離開了德國。1548年5月初，某天早上六點，有兩個人騎著馬，停在他在奧格斯堡所住的房子前面，帶著旅途所需用品，把他帶上馬，一路護送他到特利騰，然後就不見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奧格斯堡會議頒布一項法令——「暫時的」——對新教徒做了許多讓步。對某些人而言，尤其是以博瓦迪利亞看來是讓步讓得太多了，他開始發動反對這項法令，奧地

利的菲迪南國王聽到很不高興，但博瓦迪利亞的態度並沒有緩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則更有效率，就乾脆把他架走。

這場綁架案轟動一時，卜蘭可激動的寫道：「我們的博瓦迪利亞站起來，駁斥這條『暫時的』法令，慷慨激昂，雖然有點不夠小心謹慎，可是皇帝無法忍受他這種大膽的舉動。」

依納爵對這事倒是沒有樂觀其成，博瓦迪利亞回到羅馬，反而令依納爵陷入兩難，他不想傷害博瓦迪利亞或者觸怒教廷，這些人顯然很樂見博瓦迪利亞勇敢的行為；可是博瓦迪利亞也大大地觸怒了皇帝。依納爵拿捏得很恰當，但並沒有讚美博瓦迪利亞是英雄，這也許是後者所期盼的。

這就是博瓦迪利亞宗徒事業的第一章，他既是達官貴人，又是士兵，但並不和平民百姓在一起，也不怎麼特別喜歡德國人的性格，他以他一向直率的口吻說他自己：「你們知道我天生不知道如何與那些冥頑不靈的人打交道。」

義大利的宗徒(一)

他把他的餘生都奉獻給義大利，到處講道，改革教區和修道院，居無定所，應樞機主教和主教們的邀請，來自各方的邀約不斷。

1549年1月依納爵為使他與耶穌會的關係更加緊密，派他去那不勒斯成立一所學院。他碰到了一些困難，使這事一延再延。依納爵一向叮囑博瓦迪利亞要謹慎，於是給了他一連串的選擇，博瓦迪利亞在義大利南部的六個傳道區講道之後，才接下在那那不勒斯成立學院的任務。

博瓦迪利亞當教育長，而奧維多神父當院長，依納爵樂見這樣的組合，他們倆可以互補；奧維多做事嚴謹，博瓦迪利亞做事

比較隨興，「一切看天主聖神的意思」；博瓦迪利亞想要自由，他就是需要自由，他也明白他並不適合這個職位，所以就向依納爵請辭，於 1552 年 7 月結束這段工作。

他在義大利南部待了一年，1553 年在卡坦薩羅（Catanzaro）講完四旬期的道理之後，他就去極北方的波西納湖邊（Lake Bolsena）的蒙費斯孔（Montefiascone），10 月初當上安孔納省的（Ancona）宗教審判委員，住在里瑞多，他的工作之一是查禁當時義大利非常猖獗的異端書籍，他於 1554 年 2 月 1 日在安孔納的中央廣場燒毀價值六千金幣的禁書。

五月，依納爵召他到羅馬，「為了減輕羅德里格斯的工作」依納爵的密友鞏路易寫道；他加入後接受其他兩項重要的工作：1554 年 12 月改革法華修道院（Abbey of Farfa），以及 1556 年 3 月改革法畢諾修道院（Abbey of Fabriano）；法華修道院擁有大小不等二十八個鎮的堂區和神職人員，法畢諾修道院則有二十四座大小修院，都很散漫，急待整頓。

博瓦迪利亞謹慎處理。他首先傾聽，甚至沒有表明他的權力，可是一旦弄清楚情況之後，他就召見相關人士，提供或頒布一些辦法，他的一貫作風是不假情面，因此使下屬有機會得到平反，甚至還會責備長上或院長。

法畢諾的情勢非常嚴重，有一個修道士沙佛多（Dom Gerardo Sassaferrato）被關在監獄裡，博瓦迪利亞要求主持正義和遵守寬厚之道，可是依然無法挽回這位修道士被吊死的命運。

他於四月初回到羅馬，照卜蘭可的說法，他經常到宗徒宮，此時卡拉法教宗取代法爾內塞教宗，成為教宗保祿四世，這段時間也是依納爵臨終前的日子。

分裂的邊緣

這位來自巴林夏（Palencia）的耶穌會士，究竟告訴了這位來自那不勒斯的教宗什麼事？

那不難猜到，博瓦迪利亞一定是跟教宗講了一年之後在耶穌會發生危機的最高潮時期，他用文字寫下來的同一件事，亦即依納爵的接班人的問題；他說的是：雖然創會的會章說明會憲是由最初的十個創始會員所制定，其實都是聖師依納爵一手策劃，因為他就是長上，要做他想做的事；會憲和宣言有太多條文讓人看得滿頭霧水，無所適從；耶穌會竟然有這麼多特權和豁免權，真是令人憎厭。

他還寫了一條備註，使情況更加變本加厲：「依納爵身後有兩、三人（很明顯地是指萊內斯、卜蘭可和納道爾）想肅規曹隨，照著依納爵的模式來運作，結果害得耶穌會名譽受損；這三人真是萬惡之源，因為他們想把聖師依納爵的一切理想，都當做來自天主聖神的啟示，依納爵是個非常審慎明辨的人，但總有他自己的意思在內，教宗也知道這點。」

在博瓦迪利亞和教宗卡拉法的交談中，一定對會祖也有尖酸的批評，他曾稱呼依納爵為「惡質的詭辯學者，諂媚的巴斯克人（*sophistam malignum, adulationibus delinitum biscainum*）」。

博瓦迪利亞只是在一旁煽火，雖然如此，教宗保祿四世倒是一無疑懼，還是一直善意對待耶穌會。後來有人向他建議，西班牙是個召開耶穌會全體會議，選舉依納爵繼承人的好地點，他才開始回應博瓦迪利亞的暗示：依納爵以專制的方式主掌耶穌會，如今他們的偶像已逝，羣龍無首，只得信賴天主的照顧，就像一位教宗可以被另一位教宗所取代一樣，最後他要求要看一看會憲。

博瓦迪利亞陳述會憲還在草擬當中，四位當時尚存的創始會員設法要將它完成；納道爾反駁說依納爵是受託草擬會憲，而且是在博瓦迪利亞不願參加的會議中，與同伴共同草擬會憲的；因為會憲尚未生效，於是博瓦迪利亞稱萊內斯沒有當代理總會長的合法權力；權力只是在會祖身上。

法律上的問題，透過外界的仲裁解決之後，風暴也就結束了，解除了耶穌會內的衝突，還召開全體會議；博瓦迪利亞又再次顯現他的性情，他並未參加全體會議，但是保留投票權，以他自己非正式的方式。令人驚訝的是他與教宗卡拉法的希望相左地寫下：「對於總會長的任期，我是贊成終身職，正如會憲所規定的；就像教宗閣下您的任期制度已延續了千百年一樣；萬一你從死者中復活，你依舊是教宗，直到最後的審判……至於團體吟唱日課，有違我們修會的精神，我也贊成取消。」

前嫌盡釋，他曾經掀起可能把耶穌會毀於一旦的風暴，現在大家都很樂意看到他如此勇敢面對，他還是恢復他原來雲遊四方的生活方式。

流浪四方的宗徒

萊內斯認為這是最適合他的生活方式，所以給他最大的自由；只有卜蘭可想要管他，博瓦迪利亞也就讓他管：「如果你認為我在羅馬有辱名聲，那你就有責任把我趕走；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自覺如此，不論是對或是錯。」

博瓦迪利亞不喜歡羅馬的會院，當他生病不得不回到耶穌會的會院休養時，他比較喜歡義大利的底佛利，或者義大利的阿爾卑斯山；「我想那裡夏天的空氣比較好，不會使你染上瘧疾。」這卜蘭可也曾又鼓勵性又好心地寫道。

准許讓博瓦迪利亞擁有一匹馬是件奢侈的事。他從 1561 年開始就有一匹白馬，這是奧地利的瑪格麗特公主、教宗保祿三世的孫媳所贈，這匹馬非常有名。「博瓦迪利亞神父前天晚上騎著白馬光臨，」薩爾梅隆 1565 年 9 月 23 日寫自那不勒斯，「他的大駕光臨，給大家帶來許多喜樂，他在餐桌上自娛娛人，我們都洗耳恭聽。」每次他探視一個耶穌會的團體時，這樣的場景都一再出現。

他還有一位僕人名叫蓋太歐（Antonino Gaetano），侍候他、為他跑腿，比方說，去羅馬歸還博瓦迪利亞向別人借的一雙靴子。卜蘭可寫信給他（1555 年 12 月 4 日）說，奧利佛（Juan de Oliva）要離開耶穌會，說博瓦迪利亞借走他的靴子，請他派蓋太歐火速歸還。這個跑腿的人還兼做他的廚子，做的菜非常差勁（比方煮橡實加橄欖），有一天，博瓦迪利亞發現蓋太歐欺騙他，就把他解雇了。之後，或至少有段很長的時間，有一位修士照料他。

義大利的宗徒(二)

博瓦迪利亞幾乎走遍義大利全境，從阿爾卑斯山的華第利那（Valtellina）（1558 年至 1559 年，亦即第二階段的初期），一直到西西里島的瑞瓜沙（Ragusa），長期住在那不勒斯和卡拉布里亞，都是應當地主教的邀請，或有力人士的推薦，偶爾也會有來自教宗本人的要求，但都有得到當地首長的批准；他代表的是修院的改革派，同時也是一個頗受歡迎的講道家，即使他的義大利文夾雜濃厚的西班牙口音。

在華第利那他感到有所匱乏，可是他們答應要成立一所學院；而瑞瓜沙則資源很豐富，可以成立一所學院；博瓦迪利亞以

前非常反對成立學院，現在卻熱烈地贊同。「他燃起了創立學院的理想，」卜蘭可寫道，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太輕易地接受成立學院的想法了。」

他到亞德里亞海的另一邊，在大馬夏（Dalmatia）工作好幾年（1559 年至 1561 年）；再往前多伯尼克（Dobrovnic）也就是今天南斯拉夫的克羅地亞（Croatia），克羅地亞的耶穌會士至今仍視他為第一位到他們國家工作的耶穌會士。當時他感染了嚴重的瘧疾，回到瑞瓜沙附近的克利馬（Crema）的本篤會修道院調養，當他在那附近地區工作時，他把那兒當成他的本部。

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況，為了恢復體力，他常被迫中斷講道的旅程，一旦體力恢復，他又再開始講道。他又歷經博日亞、麥考瑞（Mercurian）及阿奎維瓦（Acquaviva）三任總會長。他們都對他尊敬有加，麥考瑞稱自己是博瓦迪利亞的「僕人與兒子」；阿奎維瓦是在這位耶穌會的老將去拜訪他的父母亞翠（Atri）伯爵與伯爵夫人時，與他相識的；這位僅存的耶穌會創會同伴，在阿奎維瓦當選總會長後寫了一封鄭重的賀文給他。

繳了械的戰士

博瓦迪利亞感到時日不多，於是選擇去理瑞多，在靠近聖母院（Our Lady's house）的地方準備他自己，他於 1579 年 9 月從底佛利出發，但是受到耽擱，因為要參加麥考瑞當選總會長的那次全體會議（1581 年 2 月 7 日到 4 月 22 日）；然後他遠赴西西里島，甚至還夢想能實現依納爵從前的一個計畫——把博瓦迪利亞派到前往非洲的跳板馬爾他（Malta），但阿奎維瓦勸阻他要注意身體。

1583 年他又再到理瑞多，但流浪成癖的他靜不下來；1584 年

初他去羅馬，好像在那裡過冬，但沒有住太久，就騎著白馬到義大利北方，走過布雷西亞省、柯摩（Como）、華第利那和米蘭（Milan），到都靈（Turin）時就病倒了，於是搬到熱納亞休養。

教宗國瑞十三世去世時，孟德維（Mondovi）樞機主教請博瓦迪利亞陪他走海路去羅馬，他們差一點就落入回教海盜手中，這批海盜攔截了他們船隊中的兩艘大船，其他的船得以逃出虎口。

此番冒險過後，博瓦迪利亞第三度回到理瑞多，準備平靜地離世，但他才一感到身體稍微恢復了一點，他又再去羅馬，然後從羅馬再去那不勒斯，去那裡收集糧食，因為理瑞多的糧食不足。這次旅行把他的體力消耗殆盡，當他第四次回到理瑞多，在神視中看到自己在聖母的懷抱內去世，12月12日他認為即將臨終，就交代修道院長把瑪格麗特公主所贈的白馬和他的書籍捐出。

但一切尚未結束，1587年他還參加了在羅馬舉行的耶穌會的代表大會，但那時他臥病在床，阿奎維瓦要他第一個投票；博瓦迪利亞在病床上寫投票單，他以他一貫的文情並茂的方式寫道：「感謝天主和他的聖子耶穌基督，使我得享長壽，讓我看到耶穌會遍布全世界，還參加了代表大會，這是最後一次參加大會，我是看不到下次的會議了，因為我的時日已到，我形同槁木，死期已近，但我滿心喜悅，因我所見的，比我的同伴——耶穌會的創會神父們都多。」

他不急著回到理瑞多；而是回到他心愛的那不勒斯，待到1590年8月，完成依納爵曾交代他要寫的自傳後，他病了，卻又康復了；因為又要召開新的代表大會，他就於8月16或17日前往羅馬，旅途勞頓，再加上羅馬天氣熱，耗掉他僅剩的氣力，他沒有參加開會；為了滿足他的心願，奄奄一息的他被抬到理瑞多，9月16日他請人寫下遺囑，於23日主日下午七點去世。

蓋棺論定

要刻畫博瓦迪利亞很簡單，但要說他的公道話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家都把他形容成是不受限制，急性子，愛講話，幼稚，自負，壓不住，沒禮貌，好勇鬥狠；布魯迪克還給他加上：脾氣不好，傲慢，善變，捉摸不定，堅持己見到極點；但這些評語也有它的另一面，它們並未反映出他明顯的特質，或道出他個人的優點。

他和依納爵意見相左是眾所周知的事，可是究竟為了什麼，他如此激烈地反對他？依納爵始終小心翼翼地對待他，給他最大的施展空間，在那不勒斯的挫敗之後，他倒是真的不再把他放在管理者的職位上了。

我們猜想他如此反對依納爵的原因是，他的同伴羣聚在依納爵身旁，好似眾星拱月，而博瓦迪利亞卻不以為然，他認為這是一種人格的崇拜；我們可以猜想，當他感到被人排擠而生氣時，這種恐懼就會導致他想摧毀這座偶像。

其他的同伴驚慌憤怒，特別是納道爾和卜蘭可，這兩人是博瓦迪利亞漫罵的主要對象。納道爾在他的回憶錄有段很有名的文字，他滿懷怨恨地描寫博瓦迪利亞：「不服會祖依納爵；對耶穌會無知；藐視他的同伴；宗徒的工作固然能勝任，但一意孤行；愛誇耀，把弟兄當成僕人般對待；在德國時飲酒無度，德國的親王把他當丑角看，雖然他誇耀自己的威望很高；他又肆無忌憚地侮辱他們，戲稱某人是小孩子，另一個人則是驢子。」

但「納道爾也是人，他會被憤怒淹沒，他過分熱心地維持公正，為了使耶穌會保持完美無缺，而詆毀博瓦迪利亞也是不對。」耶穌會史的編輯組看到這段文字時這麼說。

掌聲的另一面

編輯組指出，當一個人曾經針對他的工作，幾乎每週寫信給他的同伴，並且提及他們聚在蒙馬特山的美好回憶，實在不能說博瓦迪利亞輕視他們；至於德國親王把他當成丑角的說法也不公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就喜悅地接納他，對他恩待有加；「許多親王想要有他隨侍在側」，「有好多人都很喜歡他」卜蘭可也如此承認；而因為查理五世的一紙命令，他就從奧格斯堡消失，使大家都很難過；他的缺點是太喜愛熱鬧，如薩爾梅隆所講的，他想要廣受歡迎，不惜和人打賭誰可以喝酒喝得較多；而如納道爾所指責的，他脫下神父袍，徒手和大家所公認的一位罪人的同黨打架；但所有這些事，都只是他過度天真的表現，並不損及他事主的熱火。

至於教會當局競相邀他改革教區和修道院，他的作為倒是膾炙人口，只是他常常一意孤行，而且脾氣急躁。

我們可用一件事為他這個人下結論，由此看出他的為人處世，像隻公牛般橫衝直撞守護耶穌會，也可藉此了解在他那個時代的教會高層，了解他怪異的個性而原諒他。

「博瓦迪利亞神父和我共進晚餐，」何休斯（Stanislaw Hosius）樞機主教，這位沃米亞（Warmia）深具影響力的親王主教，於1573年1月31日寫道，「我開始談到盎格魯撒克遜人，說應把他們歸入基督的羊棧，如果有耶穌會士能向他們講道理，如他們對印度人那樣，一定很好。博瓦迪利亞立即斥責我說：

『樞機主教，你最好走開；那就是你為何戴小紅帽的原因，那是你的責任，你卻忘了那就是你的責任，你一味享受人生，卻把重擔放在可憐的耶穌會士身上。』」

博瓦迪利亞的這番話，並沒有觸怒何休斯樞機主教，因為當他提及這事時，他還接著說：「我愛他，而且讚揚他」。

尾聲

博瓦迪利亞不是個尋常的耶穌會士，他很個人主義，又很叛逆，這個新成立的修會很難適應他這個人，但終於還是適應了，經過了多年的歲月，他變得受人歡迎，甚至受人喜愛，喜愛他的特立獨行，和他不容置疑的功勞。

他的徒子徒孫也不少，在整個耶穌會的歷史當中，有許多像博瓦迪利亞那樣的會士和像法伯爾與薩威那樣的會士們並肩工作；耶穌會裡像他這樣的人，個人主義、不愛追隨常軌，但他們卻是開路的先鋒，開拓了一片江山。

參考資料：

DIVARKAR, Parmananda R.: 《新約與信仰的見證·依納爵傳》 *Testament & Testimony. The Memoirs of Ignatius of Loyola* (Anand, 1994) — DALMASES, Cándido de: 《依納爵的一生與事業》 *Ignatius of Loyola. His Life and Works* (Anand, 1985) .—GARCIA VILLOSLADA, Ricardo: 《聖依納爵傳》 *San Ignacio de Loyola, Nueva Biografía* (BAC Maior, 1988) .— TELLECHEA IDIGORAS, J. Ignacio: of 《熱心朝聖的聖人依納爵》 *Ignatius Loyola. The Pilgrim Saint* (Chicago, 1994) .—MARAÑON, Gregorio: *Notas sobre la vida y muerte de San Ignacio de Loyola* (Archivum Historicum S.I., XXV, 1956) .—GUITTON, Georges: *Le bienheureux Pierre Favre, premier prêtr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Lyon, 1960) .—PLAZA, Carlos Guillermo: *Contemplando en todo a Dios. Estudio ascético-psicológico sobre el Memorial del B. Pedro Fabro* (Madrid, 1944) .—SCHURHAMMER, George: 《薩威

的一生和他的時代》*Francis Xavier. His Life, his Times*. 4 vols (Rome, 1973, 1977, 1980, 1982) .—CERECEDA, Feliciano: *Diego Laínez y la Europa religiosa de su tiempo* (Madrid, 1945-1946) .—SALCEDO, Modesto: *Un gran palentino frente a la reforma: El P. Nicolás de Bobadilla* (Palencia, 1982) .—MHSI 30: 《博瓦迪利亞傳》*Bobadillae Monumenta* (Madrid, 1913) .



「依納爵個人有得自天主源源不絕的獨特恩寵，可以稱之為無盡的奧祕（une invasion mystique）。從他那裡，從他在羅馬的總部，有一股浪潮流到世界各處，則可稱為無孔不入的宗徒事業（une invasion apostolique）。」斑格（Bangert）說。

創會會士前仆後繼，第二代繼續勇往直前，我們看到薩威遠赴東方，法伯爾前往歐洲最敏感的地區；現在我們將看到第二代繼續擴展，鞏固法伯爾在歐洲的事業，並且前往大西洋的彼岸。

依舊是初期成長、洋溢青春的春天時期。

1. 德國的第二位宗徒：伯鐸·嘉尼修 (1521-1597)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嘉尼修逝世四百週年的紀念彌撒上說：「天主派嘉尼修做他的代表，當天主教的信仰在講德語的國家即將消失的時候，嘉尼修將自己置身在宗徒創立且一直傳承下來的傳統主流之中，這個傳統得以和擁有基督啟示來源的未來世代的基督徒有所連結。」

正是如此嘉尼修才被稱為德國的第二位宗徒，第一位是英國人聖博義（St. Boniface）；第二位就是這位荷蘭尼金市長的兒子，我們早在前面幾章就認識他了，他勤學德文，他完全認同他後來所歸化的這個國家——德國。

特利騰大公會議二十五歲的神學家

嘉尼修認識法伯爾後就加入耶穌會，在科隆住了一陣子。雖然尚未被祝聖為神父，特利騰大公會議已想借用他的長才。天主教當局委派他為代表、面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嘉尼修重新出版希臘天主教神學家聖西里爾（St. Cyril）和偉大的聖利奧（St. Leo the Great）的作品；依納爵得知消息，於 1546 年 6 月 2 日致函，對他如此優異的工作表現表示欣慰，幾天後他就被祝聖為神父。

特利騰大公會議在 1545 年 12 月 13 日開幕，萊內斯和薩爾梅隆於五個月後到達；克羅德·傑已在那裡當蔡琪樞機主教的代理人；嘉尼修於 1547 年 3 月 3 日到，任蔡琪樞機主教的代表；後來爆發瘟疫，大公會議不得不延期，依納爵用此機會把嘉尼修召至羅馬，在依納爵的指導下，他完成了第三年的卒試。

依納爵決定在義大利的麥西那創立一所學院，1548年2月有一天他把團體的成員都找來，詢問有沒有人自願來做這件工作，嘉尼修自願擔此重任，「不論什麼工作，或任何職位，當廚子、做園丁、當挑夫、做學生、當教授、甚至是我一無所知的工作，我都願意接受。」他和另外九個統統是來自不同國家的會士一起接受此項工作，他們就是這所新學院的教職員，由納道爾擔任院長。在此我們要特別提出，在過去法伯爾是嘉尼修的初學導師，而依納爵是他第三修道期的導師，納道爾則是他的第一位院長，這三個人的作風都不一樣。

嘉尼修全心全靈奉獻在工作上，但無法忘懷德國這個國家在靈修上的需要，所以經常為此意向奉獻彌撒。

這樣值得稱許的舉動，卻招致意料之外的枝節，由依納爵於1548年6月2日寫給他的信上得知，他告訴嘉尼修奉獻彌撒是必須的，但他仍要受懲戒，因為他把心思都放在德國。

如果說嘉尼修念念不忘德國，那麼德國人也對他念念不忘；某些具有影響力的人士，像是德國科隆嘉都西會修道院的副院長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直想要嘉尼修回德國。他們努力使他能回去，但始終是徒勞無功。直到年底，一位更加強而有力的人士，巴伐利亞的伯爵威廉四世（William IV, Duke of Bavaria）出現，才有了轉機；新成立的新教的威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揚言要成為巴伐利亞唯一的高等教育中心，英戈爾斯塔特大學（University of Ingolstadt）和威廉於是向教宗和依納爵求援，請求借用幾位耶穌會士。依納爵考慮到大學教育在對抗新教上的重要性，就立刻同意，他指派了三位最優秀的會士：克羅德·傑，薩爾梅隆和嘉尼修。

嘉尼修於1549年6月底前回到羅馬，於9月2日領受教宗對

他的傳教工作的降福，並且在聖伯多祿的墓前祈禱，「熱切乞求在梵蒂岡受尊崇的宗徒們，確認教宗的降福。」多年後，他在他的《證言》（*Testament*）一書裡說：「我感到極大的神慰和聖寵，來自天上諸聖悅耳的代禱，好似保證要幫助我成為德國的宗徒，從那天起，前往德國的念頭占滿我的心思和意念，我渴望像法伯爾神父那樣，全然奉獻自己的生與死，為著德國的救贖。」

兩天後，他在依納爵面前發願，發願之前，他再次去到聖伯多祿的墓前，他感到耶穌基督在他面前敞開聖心：「我在裡面看到基督邀請我，吩咐我從那座水泉飲那救贖的水。」

10月4日他和另外兩位同伴一起在義大利的波羅尼亞大學領取神學博士的學位；不久他們就出發前往巴伐利亞，11月13日到達目的地，英戈爾斯塔特的所有教授和神學家都到他們下榻的地方，熱烈歡迎他們。

全力以赴

他發現德國這個國家紛紛擾擾，查理皇帝雖然在戰場上戰勝敵人，但國內卻民不聊生，感謝他的外籍傭兵的英勇作戰。在這樣的情勢下，新教的勢力大幅擴展，德國十分之九已經成為路德教派的天下；只剩下巴伐利亞還在天主教的勢力之下，但雙方的爭奪並未結束。多數主教的行為正如世俗的王孫貴族一樣，依照一份報告上所形容的，這些神職「生活萎靡，飲食無度，貪財好色，虛擲生命，在天主和世界面前都一無是處。」1588年時，超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主教都還金屋藏嬌。

既然派了三個人去服務，依納爵也向伯爵要求，在大學裡面設立一座耶穌會的中心，有這樣的一所學院，可以栽培神學基礎良好的學生，以恢復天主教在德國的勢力；伯爵慨然答應，卻沒

有付諸行動。

這時嘉尼修和另外的兩位耶穌會士都全力以赴在工作，嘉尼修於 11 月 26 日在以大學的教職員為主的一大羣觀眾面前，發表就職演說。他的課和其他兩位耶穌會士的課吸引許多學生，甚至校長艾克（Leonhard von Eck）也欣然就教在嘉尼修和薩爾梅隆的門下。但是在提到學院的問題時，他就表現出推托的功夫，每次話題一轉到這上面，他就說：「這事讓我來處理。」

一個月後，事情很明朗了，如果沒有學院的話，那麼耶穌會士在英戈爾施塔特就是在浪費時間。教廷大使於 1550 年 3 月 5 日向羅馬報告他們只有十四位學生，而且其中有十個人是文盲。教廷大使的報告也許不全然是事實，但也相去不遠，這三位耶穌會士於是向課外尋找服務的機會。

在 1549 年當一位名布道家臨時取消聖誕節講道，引起大學方面一陣驚慌時，嘉尼修臨危授命，「他雖然來不及準備，但他所講的道理卻獲得各方好評。」卜蘭可的報告上這麼說。

透過他無數次的演講和對個人的關心，嘉尼修在學生團體內培養出相當的影響力，在這過程當中，也發現新教的教徒在大學中頗有斬獲。為了表示他們對嘉尼修的信任，新教的教徒把新教的書拿來給他看，萬一被發現的話，將會被逐出教會。這一點強而有力地證明路德教派傳道的成功，而天主教的訓練則是徒勞無功；矛盾的是他的學生輕而易舉就可接觸到路德教派的書，天主教要駁斥新教，卻禁止嘉尼修讀他們的書。

威廉伯爵與校長在 1550 年 3 月去世，斷了耶穌會成立學院的希望，因為新任的伯爵亞伯特五世（Albert V），不如他父親那樣關切巴伐利亞的宗教，克羅德·傑和薩爾梅隆分別於 1550 年 6 月和 8 月退出工作，只有嘉尼修還繼續在他的崗位上。和巴黎

大學的傳統一樣，英戈爾斯塔特大學每六個月在 4 月 24 日和 10 月 18 日要選一次大學校長。修會的成員除非得到全體教授一致的認可，否則無法取得校長資格。雖然嘉尼修很苦惱，但那也是他在 1550 年 10 月的命運。他依然盡其所能的付出，他的表現一定得到大家的肯定，因為一年後全體教授一致通過，要他接掌虛懸許久的副校長的職位，嘉尼修拒絕了，但由於亞伯特伯爵與依納爵的堅持，他只得遵命。

大學的管理因為實際上的考量，所以交由副校長嘉尼修全權處理。因此他感到自己處在錯綜複雜的官僚事務之中；另外，來自四面八方求援的呼聲，也使他覺得厭煩。薩克森州的主教皮法（Julius Pflug）還有史翠斯堡（Strasbourg）主教座堂的神職人員都向他求援，因為德國西南部新教的勢力強大。

救兵從天而降，奧地利的菲迪南國王，向耶穌會「借調」嘉尼修，在巴伐利亞成立耶穌會學院之前，先去維也納新成立的耶穌會學院幫忙。1552 年 2 月 24 日嘉尼修去拜見亞伯特伯爵，伯爵請求他不要離去，但國王的權力更大，他不得不屈從。接下來的主日嘉尼修講了最後一場道理，大家都淚流不已泣不成聲，鎮上的要人全體護送他到丹路比河（River Danube）的碼頭，為他送行，讓他前往維也納。

維也納

不同於他兄長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不苟言笑又沈默寡言；奧地利的菲迪南國王風趣、性情愉悅、慈悲、和藹、沒有架子；雖是個好教友，但並不很喜歡道理學，也沒有堅持偏向哪一邊，反倒比較偏愛雙方都按照他的意思。他的寬容雅量對新教而言，簡直是天外來福。「七罪宗已成了我們的神職人員的日用

糧」有人這樣說；「一百個神職人員裡面，很難有一個敢說他沒有妻或妾。」也有人這麼說；培育奧地利神職人員那所大學的神學教授有一陣子竟然全部消失；而維也納有二十年之久，都沒有祝聖過一位神父。

這樣的情況嚇到菲迪南國王，當他得知新教在他的大學裡漸漸壯大後，他轉向依納爵求援；依納爵也立即拔刀相助，這也是菲迪南和耶穌會友誼與尊重的開始。克羅德·傑於 1551 年 5 月底到達；第蘭諾（Delanoy）幾天後以一個國際性團體的領導人身分參加；嘉尼修也在不久之後抵達，全部成員人數高達二十五人，奧地利、比利時、法蘭德斯、法國、德國、荷蘭、匈牙利和西班牙都有派代表參與，這是耶穌會人數最多的團體之一，證明那個地區的基督王國的重要性。

在大學附近，占地廣大的道明會修道院有一部分於 1529 年對抗土耳其的戰爭中嚴重受損，就撥出來贈予耶穌會。但他們的活動不斷增加，這地方太小不敷使用，菲迪南王於是提供他們加爾默羅會（Carmelite）的修道院，這座修道院比較靠近市中心，當時的占用者是修道院的副院長。「提供」這個字眼未免太輕描淡寫，其實是菲迪南王迫使他們交出這座修道院，嘉尼修不喜歡這種高壓的手段，他寫道：「對我而言，這樣的手段落人話柄，讓宗教界抱怨我們耶穌會。」但修道士的表現令他們非常滿意。1554 年初耶穌會就有自己的聖堂和學院，修道院附近的兩所小房子也開始啟用，其中一所是德國境內第一家規劃良好的初學院；另一所則是上層社會貴公子的住宿學校，這所學校及時開放正好迎接一位波蘭貴族的兒子名為達義·葛斯加（Stanislaw Kostka）。

嘉尼修於 1552 年 3 月 9 日到達時，正是四旬期的開始，也就是學期中間，他立刻投身於他所心愛的工作：聽告解、講道、探

望病人和囚犯，還為窮人工作。耶穌會士中，唯有他能講一種奧地利人能懂的語言，他漸漸在「輕率又無禮的維也納人」（布魯迪克這麼說）之間取得一席之地。起初他們不愛聽他那帶有科隆口音的德語，有好幾次的場合裡，只有十個、八個聽眾在聽他演說而已。

這樣的情況不久就有所改善，1553 年之前他就成為河邊聖母堂（St. Mary's church）的主日講道神父和國王的常任講道神父，他還是為窮人、囚犯、病人和每天都有從匈牙利戰場上回來的傷兵工作；他更把工作範圍擴展到鄉間的各個村落，這些作為使他和其他的耶穌會士聲名遠播，深受民眾愛戴，老百姓把水果、雞肉、糕餅和一隻小牛犢送到他們的會院來。

維也納沒有主教，也沒有適當的人選，1553 年秋，有人建議由嘉尼修來擔任這個職位，國王和羅馬教廷大使很想要他來當主教，消息傳出去之後，有一陣子他被認為是主教的當然人選；嘉尼修請示了依納爵和教宗，依納爵堅決反對他接掌主教職位。但國王卻在積極布線，可能做得太過火了，因此惹惱了教宗，拒絕確認嘉尼修的任命，只同意由他來擔任教區的行政主管，奧地利的菲迪南國王只得讓步。

歐洲的道理問答教學

創會的耶穌會士一直在考慮要出版一本天主教的道理手冊，供神父和百姓使用，但還是靠著奧地利的菲迪南國王的臨門一腳，才使得這事得以實現。這本小冊子要既完整又簡明，要深入淺出，有值得討論的空間，寫作的口氣要很友善，書的內容要學識淵博還要易讀易懂；唯有學問高深的神學家方能勝任此事。

國王委託大學的評議會遴選理想的著作人選，眾口同聲都指

向克羅德·傑，克羅德·傑很驚慌，捎書給依納爵表明無法勝任，建議請嘉尼修來幫他忙。當克羅德·傑於 1552 年 8 月 5 日去世後，這個重擔就完全落在嘉尼修一人身上，這是一份要終身努力的志業。

這個維也納的計畫包括兩本小冊子：一本針對教區神父，另一本是給學生使用，依納爵和他周圍的人都認為只要編一本就可做兩種使用。嘉尼修非常認真工作，進度比計畫中的時間還要超前，而卜蘭可卻暗示他應該把他的書再做調整，不僅可作為道理問答的課本，也可成為本堂神父使用的手冊；這樣的要求對嘉尼修而言簡直是太過分了，他向卜蘭可抗議說：「我很訝異，突然有這樣的改變，我們答應國王的是要出兩本小冊子，國王也批准這樣的安排。如果你要我一書兩用，又要適合孩童，又要適用教區神父，我就得把每樣東西都改寫五、六遍，這樣的耽誤，除了陷我於不義，沒有其他任何好處，大學的校長不會放過我，因為印刷廠一直在催他。」

最後大家還是順著嘉尼修的意思，1554 年初他把道理書的第一部分送到羅馬，8 月 16 日有關道理書的內容、安排、解說和道理問答的每個方面，都得到羅馬的檢查官的批准，1555 年春他出版了《教理問答綱要》（*Summa doctrinae christianae Catechismus maior*）一書，同一年的年底之前，出了兒童版的《教理問答》（*Catechismus minimus*）。

他又針對兩種年齡極端不同的年輕人：兒童和未來的成人、很容易學好或學壞、在尷尬年齡上中學的青少年，撰寫學習道理的材料。他把時間和精力都貢獻在他的《兒童道理問答》（*Smaller Catechism*）一書，教導他們明瞭天主的道理，這本書於 1558 年接近聖誕節的時候在科隆問世；1559 年在維也納和安德衛普，

1560 年在羅馬，1561 年在克雷考（Cracow），1564 年在科隆再版；《兒童道理問答》一書德文版的第三版並且再添加圖畫，於同年在迪林根（Dillingen）出版；1566 年在科隆出固定版，第一次印上作者的姓名；這本書在嘉尼修去世前，已被譯成十五國文字，再版兩百次以上。這本小書對聖磊思·公撒格（Aloysius Gonzaga）修士有決定性的影響，在他十二歲時，就以它為靈修上的精神食糧。德文的天主教道理問答，從此就和嘉尼修三個字連在一起，而嘉尼修的名字和天主教道理問答也成了同義字。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嘉尼修辯才無礙，轟動維也納、布拉格、累根斯堡、奧格斯堡、吏翠斯堡、沃爾姆斯、科隆和奧斯那克（Osnabrück）的主教座堂，新教的神學家視嘉尼修是實力最堅強且最危險的對手，如果聽到有人尊崇他，就會被其他人譏諷是在利用嘉尼修的名聲，而被稱作嘉尼修的走狗。

學院與會省的創立者

耶穌會在天主教對德國語系的國家最大的貢獻是對青年人的教育，有此成績主要是嘉尼修的緣故，他的角色舉足輕重。1556 年 6 月 7 日，他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北德省會長，北德地區包括奧地利、波希米亞（Bohemia）、巴伐利亞和提洛（Tirol），這是對他個人領導力的肯定。

在捷克的布拉格（Prague）成立一所學院是他最關心的事之一；他居中協調，排除第一個建議，因為它（正如以往一樣，此處是座古老的修道院）地處偏僻，他主張學院要位於市中心，他接收了一所曾毀於戰火的道明會所屬的小修道院；他主導重建的工作，募款、簽約，把它重建起來。

大家對這所學院的期望很高，耶穌會派了十二位會士來主

持，嘉尼修在會祖去世前十五天，於 1556 年 7 月 15 日去信給依納爵：「教友都說，我們修會將會對整個波希米亞貢獻良多，確實如此，不論是奧地利或巴伐利亞，都沒有一個地方的環境，比得上此地如此有利。」

同年他結束英戈爾斯塔特惱人的創立學院一事，接下來 1559 年在慕尼黑，1560 年在崔爾（Trier），1562 年在奧地利的因斯布魯克，1564 年在迪林根，1567 年在符茲堡（Würzburg），1568 年在梅因茲，1571 年在奧格斯堡和福爾達（Fulda），1572 年在哈勒（Hall），1573 年在格拉次（Graz），1575 年在海寧金斯坦（Heiligenstadt），1577 年在瑞士的洛桑（Lucerne），1578 年在蘭茨貝格（Landsberg），1580 年在默西密（Molsheim），1581 年在考伯茲（Coblenz），1582 年在瑞士的芬伯（Fribourg），1585 年在德國的帕德伯恩（Paderborn），最後 1589 年在累根斯堡，除了後面這兩所學院之外，嘉尼修與所有這些學院的創立都有很深的淵源。

每所學院的成立經過真是一言難盡，有人慷慨解囊，也有人背信忘義，要消除猜忌、排除異議、安排建校基金，所有這些工作都需要機智、敏銳、恆心和毅力，還要四處拜訪。他數次踏遍中歐：奧地利、波希米亞、匈牙利、提洛、巴伐利亞、茲瓦本（Swabia）、法蘭科尼亞（Franconia）、巴拉汀（the Palatinate）、波蘭、瑞士。據估計他大約步行和騎馬三萬兩千公里，長途跋涉，使他滿臉風霜，居無定所，直到 1559 年才在奧格斯堡定居下來。

他如此努力，成果豐碩，在十六世紀結束之前，三個德語系的會省，成立了十九所學院，北到帕德伯恩，南到奧地利的因斯布魯克，西到崔爾，東到維也納，並非所有的學院都是同步發展

成同樣的規模，最大的學院有一千名學生，最小的則有兩百名。

省會長的工作非常棘手，其中之一是葛維隆神父（Fr Couvillon），他是位傑出的法國人，同時也是巴伐利亞伯爵的神學指導，他譏諷辛辣的言論，危及學院的前途，引發他人對耶穌會的敵意；另一位荷蘭籍的林登神父（Fr Linden），當神學課的學生人數不夠，請他改教哲學，他就拒絕服從；還有西班牙人維托利亞（Juan Vitoria）熱心莽撞，他很會募款，但把所得的款項都轉到義大利，他熱愛義大利到這種程度——遵照義大利的風俗，在會院吃義大利菜；另外，會省內三位最傑出的布道家葛瓦（Martin Gerwarts）、賀伯（Hermes Halbpaur）與史考屈（Georg Schorich），他們廣受歡迎，連權貴也競相逢迎，使得他們趾高氣揚，盛氣凌人；讓他憂心的事真是林林總總、沒完沒了，那些無能的主管，那些堅持要退休的神父，會省內缺少可用之材，與財務的不足等等的問題。

1567年夏他很開心，因為迎接一位想加入耶穌會的年輕波蘭人。嘉尼修在迪林根的時候，達義·葛斯加從維也納步行前來，雖然疲憊不堪，但是意志堅定；嘉尼修得知他的兄長反對他入會，就想出了一個解決之道：他幫達義·葛斯加在羅馬找到安身之處，讓他的國人不易找到他。

無人可以取代的嘉尼修

塞斯堡（Salzburg）的總主教，崔爾和梅因茲地區的選帝候，史，翠斯堡的主教，夫來堡（Freiburg im Breisgau）的父老和巴伐利亞、匈牙利與波蘭等國的有權勢的人，都來催請嘉尼修，去拯救他們國內的天主教的頹勢。

奧格斯堡的宗教和平協定（Religious Peace of Augsburg）解決

了新教與天主教雙方的政治立場，但是宗教上的問題，就留待接下來的神聖羅馬帝國的議會中來討論，這就是累根斯堡議會的工作了。這個會議開了足足四個月，從 1556 年 12 月到 1557 年的 3 月，嘉尼修以奧地利國王菲迪南王的神學顧問的身分出席，同時也定期在累根斯堡的主教座堂講道理。

不久，憂心不已的菲迪南國王就找他商量。「他向我傾吐心事，」嘉尼修告訴萊內斯，「靠在我肩上，吐露心中的祕密。」嘉尼修與蔡琪樞機主教——這位德國的主教們所共同擁戴的領袖，也是私交甚篤，「他如此喜歡我，拋下身段，對我所說的一切都言聽計從。」

國王還要嘉尼修參加一個在沃爾姆斯所舉行的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宗教會議，嘉尼修對此事並不熱衷，想辦法盡量逃避；儘管如此，演講者的名單公布，雙方各六人，他發現被安排和德國基督新教神學家梅蘭希頓（Melanchthon）對話，這場會議於 1557 年 9 月 11 日上午七點開幕，出乎嘉尼修的預料，它是天主教反擊新教的開始，從此路德教派一分为二。

嘉尼修接著參加耶穌會的全體會議，萊內斯當選總會長，大會於 1558 年 6 月 19 日開幕，由他致開幕詞。會議結束後，在離開羅馬之前，教宗保祿四世要他陪羅馬教廷大使去波蘭，出任他的神學顧問，參加在皮歐郭（Piotrków）舉行的會議。這次的會議像其他許多次的會議一般，一敗塗地；可是波蘭這個國家在靈修方面的需求，使嘉尼修深受感動，他就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波蘭的耶穌會。

在奧格斯堡

他於 1559 年 2 月 10 日離開波蘭，菲迪南國王現在已成為神

聖羅馬帝國的皇帝，緊急召喚他參加3月3日在奧格斯堡舉行的會議。從此奧格斯堡成了他永久的居住地，他傳教事業的中心，也是他最愛的城市。

他可沒有被這個拖拖拉拉的會議拖住。奧格斯堡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重要城市，在該城的主教座堂的講臺上所講的道理，被視為是「德國天主教會的心聲」，擔任這個職務的人剛去世，教團的成員聯合寫了一封信給耶穌會的總會長，請他派嘉尼修擔任主教座堂的講道人。

連蔡琪樞機主教也加入邀請嘉尼修的行列，盛情難卻，總會長萊內斯難以拒絕。以下的統計數字雖不完備，但還是可以看出嘉尼修講道之頻繁：1560年下半年他講道五十場；1561年到1562年，雖然曾缺席一整個學期，但是講了兩百二十五場道理；第一年他為教會歸化九百名路德教派的教友；在1561年的復活節，就有一百位具影響力的貴族皈依天主教。而在羅馬因為教宗保祿四世去世，蔡琪樞機主教參加教宗選舉會議而病倒了，卜蘭可前去探視，「告訴嘉尼修神父，」他說，「教宗選舉會議期間，我無法寫信給他，請他好好照顧我的教區，當自己是主教一般。請他由他的觀點告訴我，要採用什麼適當的方法，或要定下什麼樣的條款。」如果這個城市正在傾向基督新教，那麼嘉尼修就要扭轉這個情勢。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教會會議：第三期也是最後一期的特利騰大公會議，於1562年1月18日寒冷的早晨開幕，在重重困難中於1563年的12月結束；嘉尼修只出席了一個月，從1562年5月14日到6月20日。奧格斯堡的人都盼著他，希望他趕快回來，回到奧格斯堡後，從6月15日到年底，他講了四十一場的道理。

1565年6月21日召開耶穌會全體會議，博日雅當選為總會

長，成為萊內斯的繼任者。會議結束後，嘉尼修並沒有立刻離開羅馬，他要再多待幾天，因為教宗碧岳四世有重要任務要委任他。教宗的特使曾經帶著好幾份會議的決議書要給德國的主教、親王和好幾所大學，卻遭到攔路搶劫，教宗派嘉尼修擔任補送決議書的任務，為了掩人耳目，博日雅委任嘉尼修為耶穌會德國的三個會省的正式督導。

這個任務完成之後，他接到命令回到奧格斯堡，準備神聖羅馬帝國的會議，他很高興有兩位耶穌會士納道爾和利第瑪（Diego de Ledesma），他們也是教宗使節的神學顧問，陪他一起準備會議，嘉尼修還是繼續擔任主教座堂講道的工作。

奧格斯堡會議於 1566 年 3 月 23 日召開，於 5 月底結束，會議中天主教較占優勢，套用一位史學家的話：「這是第一次在德國的國會，改革派毫無異議一敗塗地，現在攻訐者成為被攻訐者，還忙著為自己辯護，教宗的使節對這次的結果大有貢獻，還有耶穌會的嘉尼修，他學識卓越又很虔敬。」一位把嘉尼修傳記寫得最好的新教傳記作家說：「這次會議能有這樣的收場，都是之前耶穌會士默默耕耘的功勞。」

辯論家

接下來的重要工作非常難纏，路德教派知道他們最弱的一環就是歷史，在 1562 年與 1574 年間依利克斯（Flacius Illyricus）出版一本七卷的書，聲稱提供路德教派所缺乏的譜系，由於他與德國中西部馬格德堡（Magdeburg）這城市有關連，他把歷史分成好幾個世紀來講，這本書廣受歡迎被稱為是「馬格德堡的世紀」。

這本書扭曲歷史，而且對天主教造成相當大的傷害，必須要好好好的應付。嘉尼修懇切地請求蔡琪樞機主教找幾位歷史學家來

幫忙，但是又再一次，除了教宗碧岳五世外，沒人理他。他以省會長的工作拖累他的工作進度為由，以及他對歷史認識不夠，總會長博日雅只得屈服，起初只是暫時，後來就決定從 1567 年 4 月起讓他卸下省會長的職位。

對於那本書，嘉尼修並沒有從歷史的角度來反駁，他集中精力從神學的角度來反辯，他用好幾卷的篇幅談聖經上的人物，像是洗者若翰、聖母瑪利亞和宗徒，第一卷於 1571 年出版，六年後出版第二卷。

他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迪林根寫作，他全神貫注，幾乎忘記身在何處，有一次，幫他抄寫的修士出去跑腿辦事，嘉尼修閉目靜思，不久，巴伐利亞的威廉親王開門進來，他沒有睜開眼睛，開口就說：「你好快就回來了啊！修士！很好，坐下來寫吧。」

親王不發一語，坐下來記錄了大約一小時嘉尼修所說的話，當修士回來後，看到這個情景，他很害怕地說：

「唉呀！神父，你看是誰在當你的抄寫員！」

知道自己的疏忽後，嘉尼修立刻向親王跪下，向他深深道歉。

「你不必道歉，我很想當你的祕書，而且很高興能有此機會。」親王如此回答。

暮年

嘉尼修在教會內德高望重，就有人盛傳下屆的紅衣主教會議裡，教宗碧岳五世要使他當上樞機主教；這項謠言並非空穴來風，在教宗去世後所公布的一份文件裡，寫著未來樞機主教的人選裡，嘉尼修確實是名列其中。

總是有人和他唱反調，最令他難受的是他的繼任省會長賀惠士（Paul Hoffaeus）處處和他做對，尤其是對寫作方面的事；在

1571年他就向博日雅抱怨，無止境的更正和修改書本的內容，惹惱了負責出版物的檢察官和印刷廠；賀惠士或許說得對，他禁止嘉尼修只是一味的寫作，要他一週寫作不要超過三天，「全世界的書已經汗牛充棟了」。幾年後，他向博日雅的繼任者穆克安抱怨說：「我們需要的是典範。」穆克安不理睬賀惠士的話，仍不斷鼓勵嘉尼修，而賀惠士還是繼續阻撓他的工作，他最後成功地阻擋嘉尼修要獻給聖伯多祿的第三卷書的問世。

穆克安想要使嘉尼修離開此是非之地，想把他調到梅因茲，可是他把這事留給省會長賀惠士來做決定，只是加上一句：「你想錯了，嘉尼修神父在信中沒有說過你的壞話；相反地，他抓著每個機會稱讚你。」賀惠士改變初衷，不願嘉尼修離去。「我們非常需要他，沒有他我們會很貧乏。」他極力主張。但不久之後，他又再度要求把嘉尼修調離會省，六週之後，蒙天主照顧，阿爾卑斯的高山把這兩人分開了。

一些新教的作家臆測嘉尼修被貶到瑞士的某個角落，是因為他還不夠教宗至上；其實並非如此，瑞士的芬伯想要成立一所耶穌會的學院，新近被任命的羅馬教廷大使波隆密（Giovanni Bononio）是個強人，不畏任何艱難一定要達成計畫，他也想要成立耶穌會的學院，省會長賀惠士反對，但還是被迫屈從，因為他收到教宗的緊急命令。但他無法完成任務，於是只好向嘉尼修求助，因為他絕對服從聖座的命令。

循往例，其他人都建議利用廢棄的修道院來建學院，嘉尼修有接收過許多修道院的經驗，這次他選定了一個理想的地點，「好像他私下有一筆可觀的財富可花用一樣。」布魯迪克說。起初，政府當局警告他，別想從他們那裡申請到一分錢；但是，一旦他們認識了嘉尼修這個人，他們就改變了心意，決定用政府的

費用來成立這所學院，學院於 1582 年 10 月 8 日遵照學期的規定開學，嘉尼修所購置的新建築則於 1596 年落成啟用。

卸下重擔

嘉尼修覺得做行政工作並不輕鬆，但總算是可以卸下重擔了。此後他全心投入他所心愛的兩項工作：寫作和講道。他首先在這城市成立一間印刷廠，印刷廠的老闆吉甫林（Abraham Gelperlin）和嘉尼修成為好友。「講到嘉尼修麻煩他修改校樣的事，他談笑風生地說起兩人的性格。」（布魯迪克說）。這間新成立印刷廠的第一件產品是再版嘉尼修的兩卷反駁新教的「馬格德堡的世紀」的書，然後他又寫了聖徒言行錄，以及有深度靈修生活的聖人傳記，但是比較少具有歷史的價值。

1591 年嘉尼修得了重病，從此以後他就老態龍鍾，需要拐杖才能走路，但他還是很堅強，還出版好幾本靈修方面的書，並且幫忙廚房的洗碗工作——或者是說試著這麼做。有人想讓他離開芬伯，但鎮上的百姓都喜愛他、反對他離去，1597 年，時間終於到了，他只能困在自己的房間裡，瘦得剩下皮包骨，照顧他的修士史川（Sebastian Strang）偶爾想試試看這個老人有沒有反應，「他親切且耐心地回答我，」想試探他的修士說，「他看穿我的心意，使我滿懷歉意離開房間。」

1597 年 12 月 20 日下午，修士發現他跪在床邊的地板上，沈浸在祈禱當中，當他起身時，身體劇烈的顫抖，史川警覺到情況不對，他就召喚大家，病情發作過後，嘉尼修不讓修士晚上在他身旁照顧。12 月 21 日凌晨，他領了聖體，口中不停的複述：「應受讚美的天主，天主，天主！（Benedictus Deus, Deus, Deus.）」當天下午三點左右，他領了終傅，如此平靜地呼出最後一口氣，

德國的第二位宗徒：伯鐸·嘉尼修

以致在他床邊的人無法確知他究竟是什麼時刻離世。十分的平靜，正如他單純靦腆、不露情感的性格一樣。

2. 西班牙的貴族：方濟·博日亞 (1510 年-1572 年)

「這世界聽不得如此具有爆炸性的話！」依納爵接納博日亞入耶穌會時，在寫給他的信上這樣說。

依納爵太了解西班牙的社會，對近代的羅馬歷史、博日亞家族的醜聞以及即將入會的博日亞的顯耀的事業，他都非常清楚；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

「醜聞者的子孫」

從醜聞的部分開始講，亞拉崗的方濟·博日亞從他的父系來說，他是教宗的曾孫；從他的母系來說，他是天主教徒菲迪南國王的子孫；可是他的父母均是私生子。從他的父系來說，他是博日亞（Rodrigo Borgia）樞機主教、後來成為教宗的亞歷山大六世的曾孫；他是有七個丈夫的美女——比聖經上的撒瑪黎雅的女人還多一個——且脾氣火爆的露濟亞·博日亞（Lucrezia Borgia）的姪孫。從母系來說他是扎拉哥扎（Zaragoza）的總主教也就是亞拉崗的亞爾風索（Alfonso de Aragón）的孫子，同時也是菲迪南國王的私生子。

依納爵在講到爆炸這句話時，可能並未考慮到這些事實，但他的背景的確如此，因此一定會成為新聞；這同時也說明博日亞的靈修和聖德的類型；正如為他立傳的作者稱他為「醜聞者的子孫」一般，他一輩子都帶著這個情結，有種隔代遺傳的驅動，想補贖先人的罪惡。

博日亞生於 1510 年 10 月 28 日，正好和我們所期待的相反，

他的家庭氣氛並不十分虔誠，他從不諱言他早年的陶成的過程。

他早年失恃，十歲喪母，十二歲就去多德西拉（Tordesillas）當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姊妹凱瑟琳（Catherine）——當時還是個小女生的侍僮，凱瑟琳陪伴著她的母親——發瘋的安娜皇后（Juana）。博日亞和這位未來的葡萄牙皇后的友誼終身不渝；雖然有它的難處，但也使他有空間從事重要的傳教事業，當他擔任耶穌會的總會長時，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以及教宗的手中接下一些重要的工作。

1525 年凱瑟琳嫁給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博日亞去扎拉哥扎念書，受他的總主教伯父的管教，在那擾擾攘攘讓他心旌動搖的三年當中，他倒是能全身而退。

1528 年又有一個機會來了，他進入神聖羅馬帝國查理五世的宮廷服務，深受皇帝和皇后的喜愛。在此情況下，他的父親把巴隆那西（Baronetcy of Lombay）這地方封給他，不久查理五世就將它提昇為侯爵領地。1529 年他還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卡斯卓（Leonor de Castro），她是從葡萄牙陪著皇后一起來的其中一位仕女，皇后委任博日亞掌管她的馬匹，卡斯卓則是她的貼身侍女；這對夫妻生了八個子女，第三個孩子旺（Juan），娶了羅耀拉領主的孫女歐那斯（Oñaz）。

工作的幾年當中，他得到皇親貴族的信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后於 1539 年 5 月 1 日去世，享年 36 歲，當時她集權勢與美貌於一身，她的死亡使博日亞首次對人生感到很大的失望。當棺材一打開，呈現出她已半腐爛的身體，因為博日亞職責所在，必需證明那確實是皇后的遺體。「我永遠不要再服侍一位會腐朽的主人」的名言應是出自虔誠的傳記作家之手。

不久，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於 1539 年 6 月 26 日委任

他當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總督，這是親王所統治的公國裡最高的職位；博日亞當時年僅 29 歲，他的能力超強，對國王絕對忠貞。他一旦了解糧食的公平分配問題，行政組織裡要如何維持正義和公共安全等事務後，他就把許多時間都奉獻在祈禱上——照某些人的說法，五、六個小時一天，並且嚴格守齋；以前肥胖的身軀，現在成了皮包骨；以前合身的外套，現在腰圍卻寬了十六英寸。黎巴代乃拉說：「他生活得像個苦行僧，而不像個年輕有為、已婚、生長在豪奢家庭的統治者。」

爆炸性的話題

在這些年當中，博日亞認識了好幾位道明會與方濟各會的會士，與他們交往，但對他影響最大的則是路過巴塞隆納的早期的耶穌會士：阿羅瓦斯深深吸引著他，法伯爾則令他折服。

博日亞的父親博佳（Juan de Borja）於 1543 年 1 月 8 日去世，博日亞成了甘地亞的第四任伯爵，他會再繼續擔任加泰羅尼亞的總督，還是離開這個職位，全心統治甘地亞呢？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還給他另一個選擇：博日亞可以成為葡萄牙國王的千金瑪利亞（Maria）公主、也就是西班牙王子的未婚妻的總管家，而博日亞的妻子可以成為瑪利亞公主的服裝總管，1543 年 4 月 22 日皇家的大臣把派任的證書送來。

出乎意料的是公主的母親，也就是他在多德西拉的青梅竹馬的玩伴凱瑟琳反對，這事一直得不到解決，拖了四個月，直到公主生卡洛斯（Don Carlos）王子難產去世，才告一個段落。公主的母親拒絕他出任公主的家庭總管，令博日亞深感痛苦，對他而言，是種殘酷的幻滅，也是他人生的第二次大覺醒。

第三個重大的打擊是他的愛妻於 1546 年 3 月 27 日離世，他

的事業一開始兩人就結婚，他深愛著她，她的去世讓他突然意識到他可以去修道，全心事奉上主，但要選擇哪個修會呢？他和早期耶穌會士的關係，在此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在此之後，許多事情便接踵而至，同一年 1546 年 5 月博日亞在奧維多神父的指導下做神操，然後發願入耶穌會。

他為何選擇耶穌會這個當時還名不見經傳、但已是別人攻擊的箭靶的新修會呢？最可能的原因是耶穌會沒有教會的包袱。當博日亞去尤斯特（Yuste）拜見查理五世時，皇帝問他為何不選擇一所歷史較悠久、已經有規模和基礎的修會？博日亞回答：在那樣的修會內，他會倍受禮遇，而在耶穌會內人人平等。

下定決心修道之後，他向耶穌會請求入會許可，依納爵當然是滿心歡喜地接納，但要他首先把他那一大羣孩子安頓好，並且去修個神學博士學位，「但還是暫時保密為佳，因為這個世界還無法接受這麼具有爆炸性的話。」

祕密的耶穌會士

這種例外的情況延續了五年，一直到 1551 年。之所以要如此保密的原因，是因為一方面要向教宗申請允許他入會修道，另一方面又要使他能繼續過他原來的生活，完成他的家庭責任，也因此申請時並未提及修道人的名字。依納爵認為修道可使博日亞不再領受國王的新職位。

在此同時，博日亞繼續過著祈禱和研習的生活，他也沒有懈怠對所有地的治理和人民的福利，他正執行的一個計畫是「我的甘地亞學院和大學」。起初，他設定這是一所給公爵領地上已經受洗成為基督徒的摩爾人的學院，後來他又把範圍擴大到收納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平信徒學生，這所學院於 1546 年開始建造，由

法伯爾奠基；1547年提昇成大學的規模。博日亞自己就是第一批的畢業生，他於1550年8月20日領受神學博士學位；這是在祕密入耶穌會時，依納爵給他的建議之一。

他還必須介入當地的耶穌會團體的內部事務，修道院長奧維多神父是個熱忱而且重視靈修生活的人，但是思慮不夠周詳。奧維多做了十九天的退隱之後，因為很喜歡這樣的經驗，就請求依納爵讓他退休到曠野七年，修道院長這樣的作為在修會團體內會造成危機，許多人都會跟進模仿他。

奧維多離羣索居的行為有違耶穌會的宗旨，依納爵警覺到這一點，所以他斷然拒絕，並授權給省會長阿羅瓦斯解散那些拒絕服從的人，他借用博日亞的位高權重，並把寫給阿羅瓦斯的信也讓奧維多知道；這場風暴很快平息，都歸因於依納爵的立場堅定和相關人員的順服；博日亞雖然很喜歡默觀生活，卻毫無異議主動配合。

博日亞努力想當個苦行僧作家的念頭就是從這時期開始的，他當時在巴塞隆納的祈禱習慣是唸玫瑰經，此外他還寫了六篇論文，主題都是自我的認識和談到一般人不知如何回應天主的慈愛，稍後我們會看到這幾篇論文在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給他帶來許多麻煩。還有一項工作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的：他不僅熱愛音樂還會彈奏好幾種樂器，他創作了許多通俗的與宗教性的名作，例如1972年紀念他去世四百年的彌撒所獻唱的聖樂，和好幾首多音對位法的合唱歌曲，都成了那個時代的音樂代表作，在現代音樂會裡還可聽到他所創作的好幾首樂曲的表演。

在葛布克的蜜月期

教宗給他三年的時間保密他入會修道的消息，即將於1551年

5月到期；博日亞履行了所有被要求的條件；但「爆炸性的消息」仍有可能發生。

他要在家裡還是在國外公布這消息呢？最後，他決定在國外公布這項消息，他會去羅馬，表面上是要取得聖年的全大赦，但事實上是要去做新的生活規畫，離開前於 8 月 26 日，他把自己關在房內，擬妥自己的遺囑。

四天後他帶著大批隨從離開，這些人當中包括三個耶穌會士：阿羅瓦斯，麥羅（Miro）和奧維多。在羅馬他開始建造一所新的耶穌會聖堂（未來的蓋素（Gesù）），並為即將落成的羅馬學院籌款。博日亞為羅馬學院籌得大筆款項，在他離開羅馬之前，於 1551 年 1 月 15 日，他呈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請求解除他的職務，撤除他的職銜和身分，皇帝以非常深情意重的字眼於 3 月 10 日給他回信。

不過博日亞當時是在葛布克，他已於 1551 年 2 月 4 日離開羅馬，沒有等到皇帝的回音，也沒有公開入耶穌會。為何如此呢？因為教宗要他當樞機主教，他必須從這個政治的舞臺消失，沒有比隱藏在葛布克的山區更好的地方了。

他讓省會長阿羅瓦斯來挑選地點，阿羅瓦斯選了一所遺世獨立的小堂名叫聖德蓮（la Magdalena），就在歐那德（Oñate）地區，在這小堂旁邊立即建好一座小屋，博日亞和六位耶穌會士於 9 月 8 日住進這裡。

在此之前，5 月 20 日到 23 日之間博日亞領受聖秩，他剃掉鬍鬚，穿上耶穌會的會袍，8 月 1 日於羅耀拉會院的小聖堂內私下舉行首祭，11 月 5 日於阿羅瓦斯的家鄉——維卡拉，公開於一萬多人面前露天舉行第一臺彌撒，沒有在教區的聖堂舉行彌撒，是因為聖堂容納不下這麼多人。

他在葛布克第一次傳教，接下來在會省內的好幾個鎮傳教，1552年1月他搬到羅耀拉，拜訪依納爵的家人，他並未投宿在羅耀拉的大宅，而是住在依納爵十七年前住過的狹小的聖德蓮醫院，他「要在你所用過的餐桌上用食，在你睡過的房間過夜。」他的同伴歐秋（Miguel de Ochoa）寫信告訴依納爵說。為了更加相似會祖，他也在依納爵的故鄉阿斯佩蒂亞沿街求乞，他和他的同伴收到好多東西，他們自己都載不動，還要當地的老百姓幫忙。

一項高敏感度的任務

1552年依納爵派博日亞到葡萄牙，委以一項高敏感度的任務，他要去解決羅德里格斯於1551年12月27日離職後所留下的問題。博日亞於3月19日出發，4月10日聖枝主日當天到達多羅（Toro）；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女兒，也就是葡萄牙王室繼承人的未婚妻，喬安娜公主召見他；在聖週裡，博日亞帶公主做了短期的神操，博日亞早晚各一次，每次兩小時，給公主帶神操；可能因此影響了她，而且影響還持續到後來。

當他抵達沙拉曼卡（Salamanca）時，得知他不必去葡萄牙了，因為「問題已經處理好了」，他就回到歐那德，在那裡過完1552年。但取消了行程，卻於下一年又再度起程，這次是應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的邀請，「因為有國事和耶穌會的一些事要與他商量」。博日亞於8月31日到達，國王對他極盡尊崇的迎接，當他進入國王和皇后等著他的房間時，他們都起身，而且趨前歡迎他，這完全就是顛倒君臣相見的禮節，國王脫帽，博日亞則跪下行禮。後來博日亞又再去探望嫁給曼努爾（John Manuel）親王的喬安娜公主好幾次，因為她不習慣葡萄牙的宮廷生活，博日亞想辦法幫助她。對於博日亞的葡萄牙之行，納道爾這麼說：「在

他的良善、簡樸、誠正和祈禱當中，天主與他同在，天主也在他對所有人的教化和啟發當中與他同在。除此之外，他退隱到歐那德，他滿懷熱忱，勤勞，有效率，決心盡其所能幫助耶穌會的發展。」

博日亞在耶穌會內終其一生一直是受到特別的禮遇：他直屬依納爵，不必聽從省會長阿羅瓦斯的指示，不必與他商量；這樣的安排是依納爵的意思，表達他對博日亞的敬重，博日亞審慎運用他的自由，他沒有感到有什麼衝突矛盾之處；但某些場合裡，他發現他必須在依納爵的意願和省會長阿羅瓦斯的意見之間做抉擇。

區會長

這樣沒有擔任何責任的時期，彷彿是蜜月期，但這段期間不長久。1554年1月7日依納爵決定把西班牙會省劃分成三個會省，他任命艾斯翠達（Francisco Estrada）任亞拉崗的省會長；多瑞斯（Miguel de Torres）任安德露西亞（Andalucía）的省會長；原來的西班牙的省會長阿羅瓦斯則擔任卡斯蒂利亞的省會長，而博日亞則出任總管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區會長；這樣的安排使博日亞成了權力不明的超級省會長，造成他與省會長們之間潛藏的緊張關係，博日亞有從政的經驗，他看出這項任命的問題，於是請求把角色釐清；事實上也爆發了緊張關係，至少在阿羅瓦斯方面就出現問題，他抱怨什麼事都是區會長在做，他只是徒具虛名而已。

博日亞非常盡職，但難掩他對默觀生活的喜愛，他一直過著默觀的生活，只是定期的露面，他想要隱居做退省，有需要時才出來。大家都知道他有此意向，他的第一個隱居所「德蓮」，和

他在葛布克山區歐那德的隱居所「德蓮」同名，從此以後人家就把他常去的隱居所稱為「他的德蓮」，但他無法好好享受他所珍愛的離羣索居的生活，「我像個吉普賽人一樣，從一所學院搬到另一所學院。」他於 1557 年寫道。

他最關心的是成立新學院的事，耶穌會的學院於 1554 年成立：包括塞維爾（Seville），格瑞那達（Granada），山露卡（Sanlúcar），貝沙（Baeza），蒙地拉（Montilla），亞曼哥（Almagro），根卡（Cuenca），雅維拉（Avila），培聖沙（Plasencia）和賽曼卡斯（Simancas）。1555 年在默沙（Murcia）和扎拉哥扎成立學院，在扎拉哥扎成立學院遭到許多反對。

博日亞最熱心的是在每個會省成立一所初學院，這樣初學生就不會再像早期那樣分散在各個會院。有一所在賽曼卡斯的初學院，距離西班牙北部的城市巴利阿多里德只有十公里，辦得非常成功，後來搬到康博斯（Villagarcía de Campos），在耶穌會的會史裡這所初學院是非常著名的典範。

這一切事並未使他忘記羅馬學院，依納爵對他十分感激，稱這所學院是「神職者的學院」，有時候也稱為「博日亞的學院」，博日亞自己比較喜歡稱它「世界的學院」，因為它是「全世界的善所集合成的神學院」。幾乎博日亞的每封信裡都有提到他募款的事，他非常關心此事，即使遠至甘地亞的學院，他一旦贊助這所學院，就把錢給它，而沒有給他所在的當地城市的學院。

初次遭到惡意中傷

博日亞和阿羅瓦斯的意見不和，起源於耶穌會的擴充和對羅馬學院的慷慨；博日亞大方地接受捐款，而阿羅瓦斯卻想掌握財務和人事；博日亞要全數幫助羅馬學院，而阿羅瓦斯卻想把錢收

緊；事情越演越糟，有人惡意中傷，告到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國王那兒，並且誇大其辭，使得博日亞的匯款像是把錢流到國外一樣，因此菲利普二世就反對博日亞和萊內斯。

博日亞和歐洲最古老的王室家族哈布斯堡（Hapsburgs）王朝的家族成員都一直保持友好交情，喬安娜公主一直視他為指導神師，直到她（1555年）祕密成為耶穌會的一員為止。拗不過喬安娜公主和她的兄弟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國王的再三請求，博日亞數度探望他們被關在西班牙的多德西拉城堡的祖母安娜皇太后，她心神錯亂，充滿幻想，好像已經失去信仰，博日亞撫慰她，在她（1555年4月12日）去世時，還回去幫助處理後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在尤斯特避靜時，也好幾次召見他和他長談（1556年到1557年），查理五世好像聽到不少耶穌會的傳言，博日亞向他證實那都是無稽之談，並親向皇帝解釋說明，查理五世生氣地說：「這些事他們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查理五世對博日亞的解釋非常滿意，疑雲一掃而空，又再度恢復對這位曾擔任他的總督的博日亞的信心；查理五世交給他一項艱難的任務：去探測他的姊妹凱瑟琳王妃也就是葡萄牙王約翰三世的王后的心意，因為查理五世想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聯姻。這種情況彷彿是「重回埃及」，博日亞最希望的是棄絕世物、遠離塵世，但他無法拒絕皇帝的要求，不得不再回到俗世處理這些俗務，而且也都成功達成任務。雖然他並未在皇帝臨終時隨侍在側，但皇帝還是指定他為遺囑執行人。

博日亞無法參加選舉依納爵繼承人的全體會議，他正準備要上路，但病體拖延使他不能成行，他草擬兩份聲明，第一封他請求依納爵所寫好的會憲要隻字不動；第二封他建議做團體的祈禱和適度的刻苦，以平息一般人對耶穌會的批評。

新任總會長萊內斯續任博日亞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區會長，但在那時，1560年2月，博日亞逃離宗教裁判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遭受宗教裁判所的裁決

山雨欲來風滿樓，為了打擊新教竟同時打擊到耶穌會，事情碰巧就這樣湊在一起，真是無巧不成書。博日亞了解事情即將發生，準備要犧牲他自己，他在1559年6月29日寫信給萊內斯。

9月8日博日亞再度寫信告訴他驚人的消息：「在西革維亞（Segovia）時，我得知高等宗教裁判所審議會公布了禁書的名單；其中有一本書名為《教友之書》（*Obras del cristiano*），他們說這本書是我寫的。」

博日亞的書竟然被列入禁書的黑名單裡！這真是爆炸性的消息！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禁書的黑名單是在1559年的8月17日公布的，幕後的主持人是宗教裁判所的所長瓦帝斯（Fernando de Valdés），為的是要阻止新教在西班牙流傳，而且任何人都絕不寬貸，和博日亞一起列入黑名單者有英國樞機主教費希爾（John Fisher），《烏托邦》一書的作者莫爾（Thomas More），格拉那達（Fray Luís de Granada）和亞維拉大師（Master Juan de Avila），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宗教裁判所是處處懷疑，而且不只是官樣文章而已。「我們所生活的時代是教婦女要手持紡線和玫瑰唸珠，而不做其他的私下祈禱。」有個聲音這麼說。聖女大德蘭（St. Teresa）對執行禁書的效應感受最深，她被剝奪了閱讀滋養她的靈修生活的書籍的機會。

博日亞的情況非比尋常，因為他根本沒有寫過名為《教友之書》這本書，其內容包含他的六篇論文，和另外三篇其他作者的

作品，盜印者認為冠上博日亞的名字，可以賣得好價錢。

因為起訴狀還涉及一本包含各式作品的詩集，所以要決定究竟是哪些人要受審。博日亞一再要求澄清，但都一直不被理會，採取法律行動也沒用，宗教裁判所根本置之不理，也不願更正他們的錯誤，相反的，照報告上所說的，他們還想要逮捕博日亞。

還有一線希望，就是請求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幫忙，但儘管博日亞和國王的父親及整個家族都有交情，他卻拒絕涉入，國王的反應冷漠，而且心中還在算計，他推說他不要干預司法行政；但有人懷疑有些事使他與博日亞交惡：有人向他嚼舌根，說博日亞和他的姊姊——喬安娜王妃有染。

陷入如此困境該如何是好？只要被宗教裁判所控告的人就是異端。博日亞沒有為自己辯護，他讓別人來處理，他擁抱他所謂的「這本書的十字架」。他的性情就是去做避靜，1559年11月他退隱到葡萄牙，安住在米諾（River Miño）河畔的一座古老的本篤會的修道院裡。

階下囚？

每個人都認為他的這種舉動是遠走高飛，他不應該在未得到西班牙國王的允許之前，就擅自離開。但博日亞就是這樣的人，他太了解菲利普了，他不願再多費口舌。

最後還是靠萊內斯來解決這個難題，萊內斯是這件令人痛心的事件裡，唯一表現出勇氣的人。阿羅瓦斯和納道爾都很熟識宮廷人士，但卻優柔寡斷；阿羅瓦斯不願危及他在宮廷裡的特權地位，所以沒有全力以赴，雖然他說他已經盡力了，至於萊內斯派遣要來解決此事的納道爾，也以保護耶穌會的名聲為重，盡量疏離博日亞，在一封致瓦帝斯所長的信上他提議要協助宗教裁判所

「不必考慮博日亞神父，」還加上：「如果他有罪，我們會把他從耶穌會裡開除。」萊內斯是唯一勇敢支持博日亞的人，「他乾淨如純金。」在寫給西班牙駐羅馬大使的信上他這麼說。他不只用言語，還付諸行動——他任命博日亞為處理西班牙事務的參贊，這個職位需要博日亞駐在羅馬，等於把他放在宗教裁判所管不到的地方。至於博日亞的解讀則是：教宗碧岳四世為了教會的事務，給的不只一道而是兩道訓令，一是召他赴羅馬，一是以這絕對清楚的行動——斷然否認宗教裁判所對博日亞的裁決。

阿羅瓦斯並不認同，對博日亞而言他是亦敵亦友，他同意判決博日亞的不告而別就是逃離，「這場風暴真大，海上險象環生，無處躲藏。」

反對的聲浪日益高漲，而且上達羅馬，但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一切終於平息下來，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出面打圓場，以皇室的儀節和博日亞重修舊好。

耶穌會的總會長

博日亞於 1561 年 9 月抵達羅馬，但到 1564 年初才接掌西班牙的參贊這個職位，有此延誤是因為萊內斯去波以西（Poissy）參加教務會議，接下來又是特利騰大公會議的最後會期，萊內斯於 1564 年 2 月 12 日返抵羅馬，四天後就給博日亞正式的派令。

萊內斯去世後，博日亞被選為代理人，隨後即當選耶穌會總會長，教宗難掩他的喜悅，正如卜蘭可告訴省會長們：「他說沒有其他別的人選可以更使他高興，或是說沒有其他人比他更能服侍天主。」

另外還選了區域性的參贊；令人驚訝的是阿羅瓦斯居然在全體四十二票中得到四十一票高票當選西班牙參贊，但他並未到羅

馬就職。總會長博日亞及西班牙支持阿羅瓦斯的人之間有嫌隙，西班牙國王就是支持阿羅瓦斯的人之一，面對如此的抗拒，博日亞也不得不屈服。

內在的生活與外在的功業

在選舉博日亞擔任總會長後，全體會議決定區會長一職是多餘的，所以就予以擱置。另有兩項重要的決定：第一，每三年一次舉行「修院代表大會」，以彌補沒有開全體會議時期的空檔。第二，授權給總會長規定增加每日祈禱時間。第二條規定引起多方討論，因為它有違依納爵所建立的制度，博日亞非常支持這項決定，但要把它付諸實行時，他的態度卻是溫和的（註一）。

這位新任的總會長很關心初學院要如何好好發揮功能，對他於 1566 年 11 月 30 日所創立的羅馬初學院聖安德（Sant'Andrea al Quirinale）特別鍾愛，不到一年的時間它就敞開大門歡迎達義·葛斯加的加入。

他建立更加寬敞又有價值的聖堂蓋素（the Gesù），來取代神聖化但不適用的道路聖母堂；教宗保祿三世的孫子法爾內塞樞機主教出資，但是把它贈予耶穌會——贈予博日亞去購置地產；1568 年 6 月 26 日奠基，直到 1584 年在總會長克勞迪奧·阿奎維瓦的領導下，才落成祝聖。

博日亞領導著耶穌會向全球擴張，在歐洲、亞洲和美洲建立新的工作據點；他還得和教宗碧岳五世打交道，教宗的任期（1566 年-1572 年）正好和博日亞的總會長任期一樣；碧岳從一開始就對博日亞敬愛有加，在碧岳前往拉特朗（Lateran）大殿接受加冕的路上，他看到博日亞和耶穌會士站在會院前的迎接教宗的行列裡，教宗命令車夫停下來，招手要博日亞趨前擁抱他；他以委任

耶穌會出任聖伯多祿大殿的告解工作，來表達對耶穌會的信任，一羣耶穌會士在這座宗徒大殿服務直到 1773 年的迫害來到才停止。可是他終究是個道明會士，碧岳五世並未接受免除耶穌會士的團體吟唱日課的建議，反而還要強制他們執行；儘管有點互相矛盾：因為他所強制的團體吟唱日課既非完全正式，卻又不准免除它。

復權

博日亞於 1571 年召開第二屆修院代表大會，當代表員陸續到達時，卻無法按照正常程序進行，因為教宗碧岳五世賦予博日亞一件特別的任務：要他陪伴教宗的使節波里尼（Bonelli）樞機主教去馬德里、里斯本和巴黎，為了去認可一個對抗土耳其人的聯盟。這樣的使節派遣並無效果，但博日亞還是得拖著病體，冒險成行，同時也疏忽了耶穌會的行政工作。

博日亞對這趟行程堪稱滿意：和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國王親切的會晤；當博日亞進入大廳時，他從位子上起身相迎，熱烈地擁抱他；以前猛烈攻擊他的人，像是希爾瓦（Ruy Gomez de Silva），都向他表示敬意，並擁抱他的幾個子女；宮廷裡的重要人士都歡迎他的到訪；在巴塞隆納還有各界組成的歡迎會，他們對這位前總督都還記憶猶新。

可是此行耗盡了他的生命力，回來之後大病一場，在義大利的費拉拉休息了四個月（從 1572 年 4 月 19 日到 1572 年 9 月 3 日）。他在當地得知教宗碧岳五世於 5 月 1 日駕崩以及國瑞十二世於同一月份的 13 日當選教宗的消息，他的病體才一好轉，就堅持要回到羅馬。

他被用擔架抬著，到了羅馬之後又拖了兩天，所有的樞機主

教都來探病，其中一人還是代表新當選的教宗而來的，領完臨終聖體後，他要求一人獨處，他不讓人家畫他的肖像，經過兩小時的祈禱，他說：「各位神父和修士們，因著天父的慈愛請寬恕我。」

他的助理馬可士（Marcos）修士詢問他想要什麼，他回答他只想要耶穌基督。這也許就是最後的遺言，他於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 日之間的午夜離世。

註一：依國籍分成兩派意見，法國和德國代表反對改變；西班牙、葡萄牙和義大利代表贊成改變，因為無法達成共識，全體會議決定交由總會長來決定；依納爵規定每天一小時的祈禱，無論是心禱或口禱都可以，這還包括兩次的省察；而博日亞所制定的每天一小時的祈禱是不包括省察在內，但沒有規定是心禱或口禱，也沒規定是晨禱或晚禱；是總會長克勞迪奧·阿奎維瓦宣布要心禱而且要在早晨。

3. 諂媚奉承的阿羅瓦斯 (1515 年-1573 年)

博日亞的宿敵

博日亞的生平裡，阿羅瓦斯好似他的肉中刺，一生與他作對。

博日亞是西班牙的大貴族，他放棄世俗的榮耀追隨基督的貧窮與謙虛；阿羅瓦斯起初是非常勇敢的，「我們讚美阿羅瓦斯前十年的信仰生活；在西班牙耶穌會的重要人物裡，他可以媲美法伯爾和萊內斯。」亞斯翠（Astrain）說；但後來他屈從於西班牙宮廷的誘惑，使他自己與他的同伴耶穌會士日益疏離，也和耶穌會漸行漸遠。

在他早年的生活裡，當時擔任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總督的博日亞和他的妻子認識了阿羅瓦斯，折服於他所講的道理，博日亞的妻子卡斯卓第一次去拜訪阿羅瓦斯時，就介紹她的夫婿給他認識，這對顯赫的夫妻非常欣賞這位信仰熱忱的耶穌會士，透過他認識了這個新成立的修會。

身為西班牙省會長的阿羅瓦斯和甘地亞學院的創辦人博日亞有所來往，當他陪伴博日亞赴羅馬，而博日亞拒絕樞機主教的職位，回西班牙時，他是隨行人員中傑出的一員；阿羅瓦斯把博日亞安頓在歐那德，安排他在維卡拉的首祭，介紹他認識依納爵的家鄉葛布克的一些城鎮。

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只有一個問題，就是阿羅瓦斯把博日亞當成戰利品般炫耀；當博日亞被任命為區會長後，他們的關係開始惡化，博日亞身為長上，與他發生摩擦與疏遠，阿羅瓦斯趨

附宮廷後情況更糟。

起初的熱情

阿羅瓦斯是因為他的姨媽瑪德蓮（**Magdalena**）嫁給會祖依納爵的哥哥兼羅耀拉家族的繼承人馬丁歐納，而與依納爵有了親戚關係，了解依納爵對瑪德蓮的情感，就可以知道依納爵對這位晚輩的袒護。

阿羅瓦斯出生於維卡拉，十八歲時在沙拉曼卡取得學士學位畢業，二十三歲拿到神學博士學位，於同年 1538 年的春天前往羅馬。「在他自己的部分，」卜蘭可告訴我們，「是有世俗的目的；在天主的部分，是由天主照顧引導。」有人說創會的同伴都想引他入耶穌會，對此，卜蘭可說：「因為他是依納爵的親戚，又是來自同一個國家，一開始就有機會認識他。」但他被依納爵所受到的迫害嚇到了，他的團體當時就在那樣的處境裡，「後來他做了神操，而且深受天主的感動，天主讓他毅然放棄世俗，克服了自己的軟弱，他到班克斯（**Banks**）（註一）初試啼聲講道理；他這人天生熱情，做了許多苦修、補贖和奉獻。」

他於 1539 年夏天入會，當時耶穌會還未得到批准成立，他成了「第十一個同伴」。一項有趣的小事：依納爵派阿羅瓦斯赴堤佛利（**Tivoli**）——是因為他表現優異和懂得宮廷的禮節嗎？——把「七個篇章」，也就是耶穌會最初的會典綱要，呈送給康達理尼樞機主教，以獲得教宗保祿三世的批准，這位相貌優雅風度翩翩的年輕人令樞機主教印象深刻，在他收到文件後的謝函裡特別提起：「昨天我從西班牙的阿羅瓦斯那兒收到您的文件。」這份綱要裡提到最初的十位同伴的姓名，但沒有阿羅瓦斯的字。尼倫保（**Nieremberg**）解釋原因說：他太年輕，才二十三歲，

也還沒有晉鐸；更重要的是他是會祖的姪輩，要避免裙帶關係嫌疑。

接下來的那個月，他返鄉去處理一些家務事，他遊歷了蒙翠瑞特（Montserrat）和阿馬占，在維卡拉、歐那德、阿可提亞（Azcoitia）和阿斯佩蒂亞做短暫的停留。當他探訪依納爵的故鄉時他寫道：「在五月聖十字架瞻禮那天，我在依羅西加（Elosiaga）講道，就在您也曾講過道理的聖母堂（Our Lady's church），羣眾來自附近五個村莊，超過平常的數目；因為前一天我在阿斯佩蒂亞教區的聖西巴斯汀聖堂（St. Sebastian）宣布要去他們那裡講道，超過四千人來聽道理；他們設置一個露天講臺，您也知道那裡空間有限，為了聽得更清楚，好多人爬上聖堂的屋頂和樹上來聽我講道。」換句話說，這個姪輩重演他的叔輩六年前在當地講道的盛況。

他於 1541 年回到羅馬，帶了依納爵的另一個姪輩米蘭（Millan de Loyola）一同前來。同年他領受聖秩，和依納爵一樣在聖瑪利亞聖堂的聖馬槽小堂舉行首祭，才剛加入耶穌會的黎巴代乃拉做他的輔祭。

布道家兼政府官員

阿羅瓦斯的熱情與個人的天賦使他在初期的耶穌會裡平步青雲。依納爵於 1543 年底，派他赴葡萄牙，想借重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的鼎力相助，讓西班牙的宮廷認識耶穌會；當時的情況是葡王約翰三世的女兒瑪麗亞公主主要嫁給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葡王請求派一位耶穌會的神父陪她赴西班牙，因此依納爵第一個就把他的姪輩派到宮廷裡。

阿羅瓦斯果然不負眾望，他的講道言詞激烈，加上法伯爾的

靈修方面的談話，使耶穌會才一創會，就家喻戶曉。

1545年3月他到西班牙北部的巴利阿多里德，當時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宮廷在那裡，他遊走在高級神職人員與貴族之間，利用此機會接近菲利普國王和他的年輕王后，阿羅瓦斯稱「因著大愛，國王伉儷殿下接納我們，洗耳恭聽我們所說的一切。」

阿羅瓦斯的講道深受歡迎，甚至當他說他要離開幾個月去外地時，聽眾居然想動用國王的威權來阻止此事，最後他還是脫身，去訪視幾所在西班牙才剛剛成立的學院。

年輕的皇后瑪麗亞去世之後，宮廷遷移到馬德里，法伯爾也和宮廷人士一起搬遷，法伯爾尚有許多事務纏身，於是他請阿羅瓦斯縮短訪視學院的行程，回來幫忙，阿羅瓦斯於1546年中覆命。

阿羅瓦斯一開始就前途光明，1547年9月1日依納爵任命他為新成立的西班牙會省的省會長，納道爾於1553年來西班牙公布會憲，並且出任西班牙的區會長，權位在阿羅瓦斯之上，這是造成第一次不和的主因，原本並無區會長一職。相反地，史學家亞斯翠說阿羅瓦斯對於會憲能順利公布有功，無怨無悔地做他的講道傳教事業，前一年，他在菲利普親王跟前講四旬期的道理，盛況空前。

1556年1月7日依納爵決定把西班牙會省一分為三，任命博日亞為區會長。在離職之前，納道爾曾說阿羅瓦斯喜歡接近宮廷人士：「神學家阿羅瓦斯要留在他的會省裡（當省會長），但我盼望在天主內他會多加照顧他的神父們，避免俗務，因為他已涉入得太深了。」

宮廷生活的誘惑

即將離職的區會長的一席話刺痛阿羅瓦斯，但他還是依然故我；連博日亞這位新任的區會長也說過同樣的話，譴責他好幾次，似乎還頗為嚴厲。他們的第一次對立是這樣的：這位已覺悟的、放棄一切的終身貴族，想要使這位新上任的省會長醒悟過來，他沈迷於全世界最有權力的國王的宮廷生活裡，而無法自拔。

阿羅瓦斯感覺受到羞辱，納道爾則警告博日亞他的譴責會有反效果，從此以後，博日雅更加小心處理阿羅瓦斯的事。

這位來自維卡拉的阿羅瓦斯更加深入宮廷生活，1558年他並未參加選舉萊內斯為總會長的全體會議，其他參加選舉的西班牙會士走海路，他卻從陸路去參加全體會議，回去後又說了一個沒有人能夠相信的理由：他說駐在宗教裁判所前，阻止異教徒進入西班牙的警衛將他擋下。從此他就避免與同會的耶穌會士見面。顯然，他已找到另一片發展的空間，隨之而來的是中傷博日亞的舉動，總會長萊內斯於是想要把阿羅瓦斯趕出西班牙，事實上是卜蘭可把要召阿羅瓦斯回羅馬的文件抽掉；西班牙的國王非常不信任萊內斯，於是祕密幫助阿羅瓦斯密切注意萊內斯的舉動，納道爾並未收到文件，反而送到國王的書桌上，菲利普把它收下，當納道爾希望他澄清一些事情時，他就把這篇文件唸出來，並且強烈表達這樣是不公平的。

疏離

阿羅瓦斯在宮廷裡和「地位最高的利益關係人、兼國王的私人顧問團（樞密院）的主持人」艾伯利（Eboli）親王希爾瓦（Ruy Gómez de Silva）的關係非常要好，在宮廷內沒有人能比得上艾伯

利親王希爾瓦的地位，國王知道此事，還深表贊同；圍繞在貴族四周的人當中，一定有阿羅瓦斯在內。耶穌會裡有一位會士這樣抱怨：「這裡根本不像是一所學院，反而更像個辦公處。」儘管如此，阿羅瓦斯還是被提名擔任西班牙的區會長，可是他經年累月都不在任所。

在這樣的環境下，選他出任西班牙駐羅馬的參贊沒有其他的目的，只是要保著他的面子，讓他遠離花花世界。同一天博日亞寫了一封情深意重的信給他，通知他這項任命，恭喜他，召請他赴羅馬：「我在計算著你還有幾天要來，我很期待，您的到來會使我感到非常安慰，同時也為了選舉你的那些神父們。」

當消息傳到西班牙時，那些精明的人都說阿羅瓦斯不會去羅馬，被他們說對了。一開始，他還有點猶豫，他要求別洩露這項消息，然後他也準備要出發；但當他抵達巴利阿多里德時，他看到一則官方的公告，有一些法律的規定和手續，還有一些官樣文章的繁文縟節，有人以國王之名提醒他，使他不敢離開西班牙，除非教宗陛下自己親自通知，才要做最後的決定，當時是 1565 年 9 月 24 日。

如果不是阿羅瓦斯自己設計的詐騙行為，就是希爾瓦和他一起共謀。博日亞寫了三封信：第一封給阿羅瓦斯，很懇切但也很坦白；第二封給國王的信充滿敬意；第三封給在操控這場局面的希爾瓦，口氣是開門見山的直說。結果博日亞輸了，阿羅瓦斯還是留在西班牙。

其實，不只是表面上與博日亞分裂而已，阿羅瓦斯已經中了反羅馬的思想的毒，也認同了宮廷的一些主要方針，他被他們同化了，還把這些觀念傳給西班牙的耶穌會。有人指責他引進一種分離主義，按照這個主義，西班牙的耶穌會要遠離其他國家的耶

穌會，不受羅馬指揮自行運作；他們要有自己的全體會議，省會長與當地分會的長上都在西班牙選舉，不受總會長的指派；禁止「人員和金錢流出西班牙，因為與外國人交際，無濟於事。」這些觀念廣為流傳，後來給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製造最嚴重的麻煩。

從 1565 年到 1573 年他去世的那一年，阿羅瓦斯都在宮廷內生活，偶爾去一下葛布克，呼吸一下他老家的空氣。

那八年當中他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摒除一些誇大其辭的怨言，亞斯翠的結論是，我們至少無法否認三項指控，因為在那個時期的每封信裡都一再重述這三項指控：第一，他的生活十分奢侈，卡斯蒂利亞的省會長寫道：「我告訴你，他個人加上兩位修士和兩匹他專用的馬的開銷，和一整座學院一樣多。」第二，這位過去口才精湛的講道者，已全然放棄牧靈傳教事業；第三，他俗務纏身，有位神父寫信給博日亞說：「宮廷中的每一位人士：公爵、伯爵、候爵、議員等等，對他都爭相逢迎，我覺得他真可悲。」

註一：這是指台伯河和 Chiesa Nuova 之間的地區，特別是目前的 Via di Banco Santo Spirito，因為佛羅倫薩的銀行家在那裡設立銀行或票據交換所而得名，是個熱鬧的地方，攤販羣聚，充斥各種江湖郎中，依納爵常派他的初學生去那裡講道，不僅是訓練他們做宗徒的工作，更是給他們一個實習的機會。

4. 巴西的宗徒：若瑟·安琪達 (1534 年-1597 年)

偉大的三人行

「我們才一到達，人家就告訴我，他們才剛殺了一個女孩，還把那間房子指給我看；我走入房內，看到他們正在煮食這個女孩，要把她吃掉；她的腦袋掛在一根柱子上。我開始斥責他們，指責他們的行為很可惡，而且違反自然。其中一人反唇相譏說，如果我再繼續講下去，那他連我們也都要殺來吃。後來我們交談，漸漸交上朋友，他們還送給我們食物。之後，我去了另外幾間房子，看到煙燻的人手、人腳和人頭；我還是斥責他們，要求他們放棄這種邪惡的行為，後來有人告訴我們，他們統統把人肉埋掉，我想他們總算是在修正他們的作風。」

這就是巴西的耶穌會士開始在巴西傳教的情形，耶穌會士給他們帶來文明的起點，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艾賓達（Martín de Azpilcueta），人家稱他「納瓦拉人」，他是偉大的聖經學家艾賓達的姪子，兩人同名，同時，他也是薩威的外甥。他第一個學會當地的土話，「因此他與大家溝通無礙，而且說得比我們大家都好，因為這種語言和巴斯克語很類似。」

「納瓦拉人」是這偉大的三人行裡的第二位，這三人是「政治家諾布雷加（Manuel de Nóbrega），開路先鋒艾賓達和聖人安琪達（José de Anchieta）」。亞茲維多（F. de Azevedo）說，他們開創了偉大的事業，規模之大，依照一位歷史學家的說法：講到巴西的歷史，就一定會談到他們的成就。

諾布雷加領導這趟初次探險，於 1549 年 2 月 1 日從葡萄牙的里斯本出發，同行的有五位耶穌會士，納瓦拉人是其中之一，還有一些士兵，和大約四百位放逐海外服刑的囚犯，他們於 3 月 29 日在巴亞（Bahia）附近登陸，兩天後就是四旬期的第四主日，諾布雷加舉行了耶穌會在巴西的第一臺彌撒。

他的工作有雙重目的：教化當地的野蠻人，和保護他們不受葡萄牙人的欺侮。這並非易事，當地吃人肉和一夫多妻的風氣盛行，他的傳教方式是運用他們的語言和歌曲。

諾布雷加踏遍巴西的海岸想找個理想的屯墾地點，可以傳教，還可以建立大大小小的教育場所，他悄悄地建立一些村莊、市鎮和學校，特別是他任耶穌會傳教會長的那幾年（1553-1560）。他還參與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的建城工作，他於 1570 年 10 月 18 日去世，享年五十三歲。

艾賓達的事業相當短暫，他帶著年輕的熱情獻身工作，整日奔馳在泥濘或石頭的小路上，在黃昏前小睡一下，這樣就可以在晚上給望教友講解道理問答和講道理，他就是這樣耗盡體力，於 1557 年 4 月 30 日去世，享年三十五歲。

從優瑞提拉（Urrestilla）到第那夫（Tenerife）到孔布拉

這三人中最偉大、影響巴西最大的是安琪達，他是聖人、傳教士、發現者、不可思議的工作者，精通數國語言，也是詩人，他是巴西文學的創立者、劇作家，創建了巴西的劇院，他還是巴西的教育學家、第一位巴西民族學者、本土化的先驅、自然學家、醫師，好多書裡都有提到他。

他於 1534 年 3 月 19 日出生於第那夫（Tenerife）的拉瓜那（San Cristóbal de La Laguna），這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加那利羣島

(Canary Islands) 中的一座小島，他的父親名為旺德·安琪達 (Juan de Anchieta)，母親名為克拉菲珠 (Mencía Díaz de Clavijo)。早期的傳記作家們對他的母系祖先敘述詳盡，對他的父系方面卻隻字未提，只說他出身於優瑞提拉，這是屬於阿斯佩蒂亞的一座風光明媚的村莊。在葛布克地區，安琪達家族的祖厝還保存至今（註一）。眾所周知安琪達家族與羅耀拉家族有親戚關係，但在政治上是世仇，但在葛布克的派系領袖中又是同盟，我們無法知道安琪達是否清楚知道他有這樣的家世背景，他是否曉得他所加入的修會會祖和他有這一層的關係？至少，終其一生，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巴斯克人；在他離世之前最後幾封書信中之一曾經提及。

安琪達十五歲就精通拉丁文，沒有選擇任何一所西班牙的大學，他的雙親送他到葡萄牙的孔布拉求學，在那裡他投入那股橫掃大學的熱潮，且於 1551 年 5 月 1 日修完邏輯學後，加入當地正蓬勃發展的耶穌會初學團體。

孔布拉的學生團體氣氛騷動不安，六年前依納爵就已寫了他那篇著名的「成全的書信」，來回應那些年少氣盛的學生所表達出來的輕率的熱情，他們每個人都各想出一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宗教熱忱。年輕的安琪達一定閱讀過這些熱情洋溢、激發他們朝向真正成聖的目標邁進的篇章：「你們已經打算朝此目標前進，我還是要不斷鼓勵你們。」羅德里格斯的職位調動，可是某些葡萄牙籍的耶穌會士除了羅德里格斯之外，不願服從其他長上，引發依納爵第二封著名的書信，日期是 1553 年 3 月 26 日，主題是討論「服從」。安琪達完成初學之後，於 5 月 2 日也就是發願後的第六天，他就出發前往巴西了。

派他去巴西還有段有趣的內情：他患了一種會影響骨骼的疾

病，使他看來不成人形，有人認為巴西的氣候也許會治好他的病痛，但是他的長上西班牙安德露西亞的省會長多瑞斯非常猶豫；最後還是安琪達自己要求前往新世界，長上才接受了他的提議。

這趟遠征包括三位神父和四位學生，其中最年輕的就是安琪達，他當時才十九歲。航行當中大家都暈船暈得好厲害，只有安琪達安然無恙；不愧是在海島出生的人，呼吸了海上的空氣後，安琪達就覺得好多了，一路上他還幫助他的同伴。1553年7月13日他們在南美洲的薩爾瓦多（Salvador）的巴亞登陸，他們在那裡住了約三個月。在那段期間，安琪達開始學習南美印地安人的圖皮語（Tupis），十月他們前往聖文生（São Vicente），這是十個酋長當中的其中一人所在的首府，他於聖誕夜抵達，諾布雷加立刻派他去做他正想要做的工作：霸掠村（village of Piratinga）和聖保羅（São Paulo）學校的傳道工作，這個地區後來發展成現在的聖保羅市（São Paulo）。

霸掠村的聖保羅市

1554年1月25日為圖皮族的兒童成立學校，「我們不與葡萄牙人打交道，專心致力於印第安人的教育。」安琪達向羅馬報告。事實上，他還教一小羣耶穌會的學生拉丁文。

「從一月份到現在，我們二十幾個人擠在一間既當學校又當醫務室、宿舍、餐廳、廚房和食品貯藏室的小破房子裡，我們的空間有限，有時不得不露天活動，給學生在戶外上文法課，這幢房子是印第安人自己建的，但現在我們自己動手，再加上印地安人的幫助，將要蓋一間更大的房子。」

就是在這幾年當中，安琪達把圖皮語學得盡善盡美，他精通圖皮語，所以他編了一本圖皮語的文法書，一本要理問答，好幾

本為印地安人準備領洗用的、告解用的、臨終時使用的小冊子，和很多非常優美的聖歌和聖經故事的劇本。

教育的效果立竿見影，「我們成立一所教育印第安兒童的大學校，他們已經學會了讀書寫字，也揚棄了他們父母的惡習，有些還會輔祭，他們是我們的喜樂與安慰，因為他們的父母不易教化；他們和其他地區的印第安人不一樣了，他們不再殺害或吃掉敵人，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喝得酩酊大醉。」安琪達於 1554 年 8 月 15 日寫道。

天摩又族 (Tamoyos) 和圖皮族

光是靠宗教信仰來教育無法持久，耶穌會士知道這一點，「敵人一直想攻擊我們，那就是和我們住在一起的印第安人的宿敵（較大的圖皮族之下所屬的較小的天摩又族），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敵人（聖文生的圖皮族）。」

有一天，「他們開始宣戰，要進攻霸掠村，這事他們已經計畫很久了，這些人很想殺人，他們沒有殺人就活不下去，他們祕密地策劃，我們中間有些印第安人是他們的親戚，他們跑來警告我們要小心，才因此得知此消息。」

1562 年 7 月 9 日開始進攻，「大清早，一羣戰士，全身塗滿油彩，頭插羽毛，尖聲叫喊，衝向霸掠村。」學生勇敢抵抗，「這是很少見的場面，在那裡相互對抗、射箭的，是兄弟對兄弟，姪甥對叔伯，更有甚者是兩個兒子在我們這一邊，對抗他們的父親。」

這場戰事第二天就恢復平靜，聖堂的長椅沾滿血跡，但沒有任何喪亡。

終於轉危為安，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次是天摩又族，他

們是霸掠村圖皮族的不共戴天之敵，他們要攻擊葡萄牙人，安琪達平心而論：「因為他們受到不公不義的對待」。天摩又族比圖皮族更可怕，因為他們更加兇殘，人數更多，還有法國的胡格諾派教徒（16-17 世紀法國基督教教徒，多屬加爾文宗）相助，他們供應軍火給天摩又族，這樣一來，葡萄牙的殖民地岌岌可危。

在這緊要關頭，諾布雷加做了一項大膽的決定，「想到在這地區這樣永無寧日，敵人不斷進攻，和他們所持的理由，他的解決之道就是與他們（天摩又族）和解締約；他去到他們那裡，而他們的人也來到這裡，雙方在那邊做溝通，寫下協議。」因為他不會講圖皮語，還有口吃，於是他就帶安琪達同行，當發言人兼翻譯，這項約定「最重要也最主要是要談和平。」安琪達強調，要終止他們與葡萄牙人的敵對，也停止與圖皮族敵對。

這兩位意志堅強的勇士於 1563 年 5 月 7 日到了他們的目的地艾伯瑞（Iperui），「我們把隨身物品放在海邊，我們的同伴涕泗縱橫地與我們告別，因為他們認為是要把我們送入虎口。」安琪達這樣說，後來「超出我們的預期，兩個村莊的十二位年輕人踏入了小船，要來當人質；我們住在海邊酋長的家中，酋長名為賓都布古（Pindobuçú）意思是大片棕櫚葉。」

賓都布古和帕拉那布古（Paranabuçu）

賓都布古是個十足的戰士，勇敢而且誠實似純金，葡萄牙人曾用計逮到他，但他卻逃脫了，「帶著腳鐐從大船上跳下，連夜逃走。」只要有他，這張合約就很容易敲定。但天摩又族至少有兩個不同的族羣，一個是在艾伯瑞，也就是人質的家鄉；另一個在里約堡（fort of Rio），後來移居熱內盧（de Janeiro），法國人在那邊屯墾。在里約的天摩又族比較強悍，常來艾伯瑞騷擾他

們，並引起爭戰。他們甚至想要殺害我們的人質，賓都布古的兒子帕拉那布古（廣闊的大海），他領導其中的一次入侵，「他是部落裡的討厭鬼之一，因為他為人很邪惡；他想要親自殺了我們，他的手下也都同意，一進門有些人就要捉我們，而他，帕拉那布古則想打死我們，並且認定他的父親和村民都不會為此事而殺他們。」當他們進門時，耶穌會士正在做晚禱，晚禱結束後，「有人手持一把閃亮的利刃進來，坐在一張網子上，臉上不太喜悅，從眼角斜視我們，不發一語，接著下來，他們的頭頭進來，他的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人很精明還一再問說：

『你們是真的要和我們締約嗎？法國人說你們要誘騙我們去你們那裡，然後把我們殺掉，再一走了之。』

最後經過一番長談，他和眾人一起離去，誤會冰釋，他說出他們原來的計畫是：

『我來的目的是要殺你們，但當我和神父們交談後，卻喪失殺人的勇氣；我來時是怒氣沖沖，卻沒有殺你們，那就不會有人會殺你們了，即使懷抱同樣的目的和意圖。』」

如果安琪達能說服最強悍的人，那麼比較溫和的自然也都被他收服了。感謝天主他有他個人的魅力、語言的天分和對印第安人生活習性的了解，「雙方的村落我們都去拜訪，我到處呼喊，這是他們的習俗，告訴他們出來歡迎我們，和我們做朋友；我們要教他們有關天主的事，天主會賞賜他們豐富的食物和健康，也會使他們勝過他們的仇敵等等之類的話。」

同時，在聖文生的協商也進行得很順利，雙方保證和平相處，人質也都將各自返回原來的地方，但天摩又族有不同的意見；「他們對我們的信任度不高，不肯讓我們走；後來同意讓諾布雷加神父先回去，但他很為難，因為不想把我單獨留下，我催

他快走，他被我說服了，要搭船離去時，涕泗縱橫地與我告別，叮囑我要盡快找機會回去。」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諾布雷加於 6 月 21 日離開，安琪達和技術精湛的採石匠路易士（António Luís）留下來，「他和藹可親的陪伴，好似耶穌會的修士。」艾伯瑞的老百姓相信安琪達誠實可靠，信任他的和平計畫，但是「里約來的那些人並不平靜，艾伯瑞的人要他們回到自己的地方，不要破壞和平；賓都布古了解要求無效，就帶著一把砍敵人的頭的木劍，像是要開戰一樣，一邊打著自己，一邊開始咆哮，告訴他們說：

『我不要人家來打擾我的村莊，基督徒要和我締結和平，我身先士卒，而我的族人卻不來保衛我；我的這些親戚想要非基督徒的頭，而不是敵人的頭，我是無法再忍受了。』

他還經常告訴我：

『我的兒子若瑟非常勇敢；即使你們的人把在你們地域上我所有的親戚都殺死，我也不會讓人家把你殺死，因為我知道你講的是真話。』」

再把他留下來當囚犯也沒道理，終於在 1563 年 9 月 14 日，被拘禁四個月後，把安琪達給放行了。

安琪達被拘禁解決了問題，第一個階段締結了艾伯瑞的天摩又族和圖皮族與葡萄牙人的和平，天摩又族與圖皮族化干戈為玉帛的時刻很壯觀，盛會首先是在耶穌會的伊塔汗（Itanhaem）聖堂舉行，接著是在霸掠村的聖堂；有三百多位天摩又族人參加第二次的盛會，當時一位圖皮族人站在海灘上，宣告他曾殺過許多天摩又族人，但現在因為耶穌基督的愛，他要離開圖皮族的反叛

軍，不要再提戰爭，只講和平與友誼。

第二階段和里約的天摩又族的和平之約到 1565 年才成立，諾布雷加和他的左右手安琪達也是一開始就主動參與，條約的第二個部分提及要跟隨占據碉堡的法國征服者的腳步，準備建設里約熱內盧。

讚頌聖母瑪利亞

安琪達在被拘禁期間有一事值得提起，這事大家都深信不疑。

他固然害怕死亡，但他更擔心的是失去他的貞節。

「印第安人雖然低微貧窮，卻十分慷慨大方，他們認為把女兒姊妹送給賓客，並與他們結成親家，是件光榮的事；因此，再要把女兒獻給我們，當我們說我們不結婚，不要妻子時，他們都大感驚訝，無論男女都無法了解我們守貞的觀念。」

賓都布古酋長有一天說出他的不解，他問道：

「當你看到美女時，難道不想得到她們嗎？」

安琪達告訴他「當這樣的邪念出現時，他有受過訓練，可以克制自己的情慾。」

他還有另一項法寶來抵抗情慾的誘惑，他其實無法相信自己有那樣大的定力，所以他祈求聖母的保護，並且許諾要寫一首光榮聖母的詩。這事是他私下跟孔布拉的朋友，也是給他祝聖的李多（Pedro Leitão）主教講的。在那樣的環境下，寫詩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缺乏寫詩所需要的靈感。

他在艾伯瑞的海灘上來回散步，思考詩句，想好的詩句，就默記在心，他也經常停下來，蹲在沙灘上，把比較困難的片段寫在沙上面，有個感人的傳說，說他在沙上一口氣寫下一整首詩。

達成和平之後，他回到聖文生，把詩寫下來。這首詩有 5,785

個對節，使用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的寫詩方式；它描述聖母瑪利亞一生的事蹟，讚揚聖母的童貞，就是這樣的動機，使他寫成這首詩。

領受鐸職後的傳教事業

安琪達從事了十一年的傳教工作，他的拉丁文學生都已經當神父了，他還未晉升鐸職，他倒是不在意。「在祝聖之前，」多年後，他坦白說，「我從未想到我會當上神父，卻被祝聖為神父。」

他雖然不在意，但有人在意，雖然忙於特利騰大公會議，萊內斯還是注意到，而且向安琪達的長上指出：他的才幹用在講道理比用在教書更有用，這是卜蘭可於 1563 年 3 月 25 日代表萊內斯寫信時說的；當時諾布雷加和安琪達正準備要去艾伯瑞，當天摩又族的人質。

安琪達終於在 1565 年到 1566 年完成神學的學業，準備在巴亞領受鐸職。那是在夏天裡，由孔布拉的同伴兼朋友李多主教給他祝聖的。李多主教非常尊重安琪達，在孔布拉時他常稱呼安琪達是「孔布拉的金絲雀」；現在在巴西則稱他是「以巴西耶穌會士做成的金戒指上的寶石。」

大約是在 1566 年的時候，未來的殉道者依納爵·迪·雅茲維多（Inacio de Azevedo）神父來探視巴西的傳教事業。安琪達陪著他和省會長葛拉（Luiz da Gra）神父去聖文生，睽違兩年後，這是一次勝利的回歸，帶著他在天摩又族被拘禁時所贏得的光環。而且現在他可以在天摩又族當中專心講道，不必像以前，因為尚未祝聖而有所顧忌。

他還分擔管理階層的工作，「奧利維拉（Gonçalo de Oliveira）

神父將當長上，因為他是神父。」諾布雷加曾經如此說過；「但他要記著，安琪達修士一向是他的師長，他必須請教安琪達。」

出任聖文生地區的長上

這種情況在他晉升鐸職後不會再發生了，安琪達於 1567 年被任命為聖文生地區的長上，一直做到 1577 年。十年當中他密集的傳教，他越過巴西高原（Paranapiacaba）的山區，沿著他於 1560 年開拓的小徑前進，去探視當時建立的村莊；他平息紛爭，探訪安慰一些家庭，同時傳播天主聖言。

在旅行當中，他都是一個或一羣支持者陪伴，其中一人名叫李慕（Pedro Leme），多次看到他睡在木條上面，聽到他不斷冷酷地鞭答自己。他治癒許多小病，例如，李慕的岳母芬聖蒂（Felipa Vicente）身上有許多傷口，有三年之久，羣醫無治，安琪達要外科醫師阿維利加（Antônio Rodrigues de Alvarenga）用他的針弄開其中一個化膿化得很厲害的傷口。

「才不久前，您像是死了一樣。」當他交給她一個耶穌苦像讓她親吻時，他告訴這個病婦說：「可是您會活得很長壽，但是別跟別人講。」

而事實確是如此。

他為大家還不止一次冒著生命的危險。有兩個兇手犯罪後逃到森林裡去，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他們就和安錫比族（Anhembi）印第安人住在一起，也接受他們的宗教習俗，他們經常侵犯屯墾地。1568 年底，安琪達得到他們的赦免令，就和一小隊的印第安人到森林的遙遠深處去找他們，他找到他們，跟他們講了話，並且使他們再度接受天主的信仰。在那趟旅途當中，他奇蹟似地逃過一劫，他的獨木舟在一個有瀑布的地方翻覆，那個地

方至今還叫做「神父的記憶」（Avaremanduava）。

安琪達於 1574 年接下馬羅摩密族（Maromomis）部落的工作，這段機緣，起源於一羣馬羅摩密族的印第安人到聖文生找他，其中一人在 1555 年初，圖皮族在霸掠村要殺他時，曾經救過他的命。這羣印第安人聽從他的話，在殖民地政府分配給他們的一個地點屯墾，安琪達學習他們的語言，著手寫他們的文法書，整理他們的字彙；後來由他的學生也就是他的接任者、羅摩密族的宗徒——維佳斯（Manuel Viegas）來總結這份工作。

這幾年當中，據說曾發生一些奇事，例如當他祈禱時，有天上的神光和音樂圍繞著他；當他乘著獨木舟，沿著伯提佳（Bertioga）運河旅行時，有紅鶴飛來保護他。

在他掌管的十年當中，聖文生地區的道德與宗教信仰方面有長足的進步，同時也促進這地區的經濟發展。「它的居民，」1585 年去聖文生參觀的督導哥維亞（Gouveia）說，「就好似耶穌會的子女一般，他們既深愛又敬重耶穌會。」

血腥的事件：四十位受難者

在此同時發生的一個事件，證明年輕的耶穌會在提升巴西的傳教事業方面的活力：依納爵·迪·雅茲維多神父和他的三十九位同伴在赴巴西途中殉難。

雅茲維多神父於 1526 年出生於葡萄牙西北部的波圖多（Pôrto）教區，他雖然出身貴族世家，卻背負著四個人的私生子的惡名：他的父親是已被祝聖的神父，母親是本篤會已發願的修女；祖父是波圖多的主教，祖母也是修女。雅茲維多神父身負如此的罪惡情結，他一心想要補償這些非他個人所犯的罪惡。他才十三歲，皇室的一紙命令就授予他「權利、榮耀、貴族身分、頭銜和

繼承的權力，雖然他並非婚生子女。」其中的一項權利就是可以使用 Dom（「老爺」的意思）這個貴族尊稱，因此他的許多書信的簽名都是「D. Inacio.」

他在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的宮廷擔任侍從，1548 年加入耶穌會，於 1553 年 2 月發初願，但一直到 1564 年 4 月 9 日才發終身願。在此之前他一直擔任里斯本聖安當學院的院長、督導；當西班牙安德露西亞的省會長多瑞斯神父不在羅馬時，他就是代理省會長；同時也是布拉卡（Braga）學院的創辦人兼首任院長。

他好幾次自願擔任傳教工作，自從 1566 年 2 月 24 日博日亞指派他任巴西的督導起，一直到他最後殉道為止，雅茲維多神父把他的生命全奉獻給巴西。

雅茲維多神父在 1566 年到 1568 年間擔任督導，會省的全體會議選他代表參加 1569 年在羅馬舉行的代表會議。會議之後，博日亞指派他擔任巴西的省會長，因為他的會省幅員廣大，特別允許雅茲維多神父招募他所需要的人手，並授權他除了在葡萄牙會省內招募人員之外，還可從西班牙的每個會省各招募五人前往巴西。

七十人赴巴西

當雅茲維多經過扎拉哥扎時，三十八歲專門修繕破舊教堂的熟練畫家、來自納瓦拉的梅歐加修士（Br Juan de Mayorga）加入他的行列；在康波（Medina del Campo）的初學院，聖女大德蘭（Teresa of Avila）的近親佳多依（Francisco Pérez Godoy）他剃掉頭髮和上髭，但又掩飾他瞎了一隻眼的事，雅茲維多也邀他一起同行；還有學者山全（Hernán Sánchez）和愛斯巴諾修士（Gregorio Escribano）也是這樣加入。在西班牙柯西里斯（Cáceres）的培聖

沙還有另外五人加入：來自納瓦拉的朱代（Esteban Zudaire）修士；學者馬定（Juan de San Martín），柯都德（Coadjutor）的初學生沙法拉（Juan de Zafra）、羅培茲（Alonso López）和貝薩（Juan de Baeza）。

加上在葡萄牙招募的人，總數高達七十人，他們誓言將如軍隊般登陸巴西。

他們分乘三艘船：戴茲（Pedro Díaz）神父和二十位同伴登上維斯康西羅老爺（Dom Luís de Vasconcelos）的船；卡斯左（Francisco de Castro）神父和三位同伴登上搭載移民前往殖民地的船；省會長和四十五位夥伴上聖地雅哥號（Santiago）。

船隊於 1570 年 6 月 5 日從里斯本出發，八天後，平安抵達馬德拉島（island of Madeira）。途中曾遇到幾隻小船，但因為他們是七艘大船，緊密地靠在一起，沒有人敢攻擊他們。他們在馬德拉島等待有利的風向，但聖地牙哥號上來自波爾圖（Oporto）的商人帶著貨品，他們要先去拉巴馬島（La Palma）卸貨，再加入船隊赴巴西，聖地牙哥號於 6 月 30 日星期六與船隊分離。

出海之前，雅茲維多把人集合在一起，彷如軍隊的指揮官般，對他們耳提面命一番。那些海域經常有成羣的胡格諾教派的海盜出沒，聖地牙哥號現在要單獨行動，所以要考慮到殉難的可能性，沒有勇氣的人歡迎他們留下和其他的船隻繼續他們的航程，有四位初學生留下來，兩個西班牙人和兩個葡萄牙人遞補他們的位子。

聖地牙哥號離開港口七天後，他們看到拉巴馬島，但他們無法進入首府的港口，只得再向南航行到坦讚可（Tazacorte）下錨，他們可以從那裡走陸路到拉巴馬的首府聖克茲（Santa Cruz de la Palma）；這是雅茲維多的友人提議他的安全走法，可是雅茲維

多卻寧可冒險，在坦讚可待了五天之後，聖地牙哥號就揚帆出發了。

隕命加那利羣島

第三天，7月14日的黎明，在聖克茲港視線所及的地方，聖地牙哥號被可怕的胡格諾教派海盜碩斯（Jacques Sores）船長所領導的四隻小船和一艘大帆船追趕。天主教與胡格諾教派在幾天後（8月8日）簽署聖傑曼（St. Germain）和平協定，但此刻卻無法逃過這場大屠殺。這艘大帆船攻擊聖地牙哥號，但它無法掌控聖地牙哥號，它的大副和兩位士兵登上聖地牙哥號，被葡萄牙人殺死；第二波攻擊時，碩斯率領五十人一起進攻，寡不敵眾的聖地牙哥號船員努力奮戰。

當他得知攻擊者就是胡格諾教派的人時，雅茲維多神父就把他的三十九個同伴集中在甲板上，他高舉一張聖母聖像，鼓舞水手奮戰到底，並鼓勵耶穌會士慷慨為天主教的信仰奉獻生命，碩斯在大帆船的號令臺上大聲呼喊：

「叫這些天主教徒去死！把那些耶穌會的傢伙扔到海裡去！」

雅茲維多身先士卒，出來面對這羣攻擊者，他大聲說：

「弟兄們，讓我們為天主和我們的信仰犧牲吧！」

一把利刃朝雅茲維多神父的頭上砍下去，腦漿噴出，即使如此雅茲維多神父還是繼續鼓舞他的人，直到不支倒地為止，三根矛刺穿他的胸腔。

接下來是卡斯修士（Benito Castro），他是大船上的初學導師，他高舉耶穌的苦像，走到正在激戰的前甲板，他向胡格諾教派公然挑戰：

「我就是天主教徒，羅馬教會的子民！」

三發火繩鉤槍的子彈射向他，倒地不起後還被全身砍傷，活活地被丟下海去。

在船首阿維瑞茲（Manuel Alvarez）修士鼓舞葡萄牙水手，並高聲譴責胡格諾教派瞎了眼，他臉上被砍，手腳也被砍掉，躺在地上還未斷氣，十分痛苦，但他看著他的同伴說：

「別可憐我，你們反而要羨慕我，我在耶穌會十五年了，這後十年我都在請求去巴西，這場死亡是我最好的賞報。」

一個胡格諾教派的人用武器舉起他，丟入大海。

聖女大德蘭的親戚佳多依，用他的導師雅維茲（Baltasar Alvarez）神父所經常提到的天主聖言，鼓勵他的同伴說：

「弟兄們！讓我們保持天主子女的高尚情操。」

他們一個一個都遭到同樣的命運，一個接一個活生生的被丟下大海；畫家梅歐加修士，安瑞格神父（Gonzalo Enríquez），班奇可（Manuel Pacheco）修士，羅知柯（Manuel Rodrigo）修士和朱代修士，當他被丟下海時，他還在唱著讚頌感恩的聖歌；利貝羅（Blas Ribeiro）修士的頭被他們用劍柄打破；方西佳（Pedro de Fonseca）的舌頭被切下，下顎被拉出來；安可德（Simão de Acosta）一個英俊的十八歲青年被帶上大帆船，船長問他是否也是耶穌會士，他勇敢地回答說他是那些已經死去者的兄弟與同伴，碩斯把他的頭割下丟到大海。

有兩位生病的人，愛斯班諾和孟迪（Alvaro Mendes）起床，穿好神父袍，和其他人一起排隊，從容赴義。

雅茲維多神父的遺體還在甲板上，手中緊握著聖母畫像，因為他握得很緊，他們無法撥開，就把他連同聖母畫像一起丟到海裡，神父的遺體拿著聖像隨著海浪載浮載沉。

唯一的生還者是善川（Juan Sánchez）修士，他之所以能夠逃

過一劫，是因為他是廚師，他們需要他為大家煮食，他們把他帶到法國，他後來回到西班牙，把發生的慘事告訴大家。聖地牙哥號的船長的姪子名叫昇旺（San Juan），他代替善川致命。昇旺和耶穌會士一向都有來往，也一直希望能加入耶穌會，他看到地上有一件神父袍，就拿起來穿上，和耶穌會士一起赴義，歷史上稱他為「多加一位的昇旺（Juan Adaucto）。」

殉難的經過詳情，在碩斯被捕後，加上聖地牙哥號上的士兵與水手的陳述，在好幾個修會之間廣為流傳。

安琪達省會長

雖然折損這麼多人，耶穌會士的人數在諾布雷加的時代還是從三十人跳升到大約一百四十人，在不到三十年的傳教歲月裡，這可是個相當大的數目。直到那時為止，巴西歷經三任省會長，第一任是諾布雷加（1549年-1559年），第二任葛拉（1559年-1571年），第三任德羅沙（Ignacio Tolosa）（1572年-1577年），他的接任者就是安琪達。這位未來的省會長還未發終身願，安琪達曾想到這個問題，但按照他以往的作風，他沈默以對。他於1577年4月8日發終身願，同年的年底就被指派為省會長。

他膽戰心驚地接下這個職位，但還是不改初衷；他繼續「幫助教育印第安人」，如以往那樣，只要他的職務許可；「我和他們相處得比和葡萄牙人還好，因為我來巴西是為尋找他們，而不是來尋找葡萄牙人。」

他還是繼續過他的簡樸生活，也不擺架子，也不打擾任何人；當他走海路旅行時，他幾乎徹夜不眠，這樣其他人才能休息，他把夜裡的時間都花在祈禱上；當他拜訪村莊時，他就赤腳步行，從來不讓印第安人把他扛在肩上，也不騎馬——因為他有

脊椎方面的毛病，一直到 1581 年臨終為止，都是如此。

他主導整個傳教事業的拓展，建立新的村莊，成立新的傳教據點，他還為未來在巴拉圭（Paraguay）建立的小村莊奠定初步的基礎；在里約熱內盧成立 la Misericordia 醫院，至今醫院的入口處還矗立一座雕像紀念他；他還編寫膾炙人口的受難記劇本；最重要的是，他縱橫巴西好幾趟，和屬下都一直保持連絡，每一趟都花上三年的時光；而且他是單槍匹馬做這事，他究竟是如何辦到的。

省會長的住所是在巴亞，散布在巴西東北部的伯爾南布科（Pernambuco）到聖文生的海岸地區的一些會院，只有搭小船才能到達。安琪達在任職的十年當中，做了十二趟這樣的旅行，他有一艘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小帆船聖烏蘇拉號（Santa Ursula），和一位老練的領航員戴爾斯（Francisco Dias）修士，安琪達是個天生的島民，非常熟悉大西洋，大風大浪難不倒他。

安琪達接掌省會長的職位六個月後，里約熱內盧的宗座署理（Administrator Apostolic）比瑞拉（Bartolomeu Simões Pereira）要去聖文生參訪，安琪達邀請他搭乘聖烏蘇拉號小船一起同行，但這位高層的神長想搭大船，就藉口說已預定了船位，結果他所搭乘那艘優秀號（Excellency）提早出發，但這艘配備齊全的大船，卻輸給了安琪達那艘微不足道的小船；這位神長花了四天時間才到，安琪達只花二十四小時就抵達目的地。

沒有人比安琪達更了解伊塔馬卡（Itamaracá）和伊坦漢（Itanhaém）之間的水域，他能如此瞭若指掌是有特別的原因的，他在這中間來回旅行過二十趟以上；從里約熱內盧到聖文生，有個海灣波平浪靜，襯托著令人目眩的白色沙灘，並以馬樂山脈（Serra do Mar）綠色山頂為背景；但它擴展成為階梯式的海岸，

伸出它的岩石觸鬚，形成海峽和斑斑點點的小島，其中最危險的地點是在開魯古（Cairuçu），這是最難越過的地方，它有「巴西的好望角」之稱；當安琪達在說明工作上的困難時，他常用的比喻就是：「它比越過開魯古還難。」

耶穌會的亞西西的聖方濟（Francis of Assisi, S.J.）

安琪達的小船有好幾次險些翻覆，遇到這樣的情況，他就唸聖方濟的禱詞：「掌管風浪和大海的至聖天主，風浪都聽從祢的命令，風浪也侍奉努力承行天主旨意的人，求祢保祐。」然後它們就平靜下來，它們幫助如此極度遵從天主聖意的人。

安琪達也把這些禱詞用在大自然，不論是陸地或海洋、動物或無生命的事物上。

海上狂風怒號。有一次他的小船花了三天三夜的時間，想越過巴亞的沙洲，每次都被強風推回來，大家都放棄了，唯有他不氣餒，他一直在甲板上握住繩索，跪著不斷祈禱。他們已經到了瓦撒巴利斯河（River Vasabarris）的河口了，但暴風雨把他們捲起來扔向海岸的暗礁。

「天主保祐，如果我們能逃過海上的一劫，我們上岸後也不會逃避。」德羅撒神父大聲叫著，想到這地區的居民正在和葡萄牙人爭戰，如果被捉到的話，一定成為犧牲品，讓敵人可以大肆慶祝一番。

賴寶（Pero Leitão）修士去向安琪達辦告解，安琪達向他保證不會發生船難，這位修士想到下面的船艙，去告訴準備赴難的神父們這項好消息。

「別理他們，不要去，呼求上主的名可以保守一切。」

飛鳥和魚類。有一天，他們在烈日下乘獨木舟橫越里約熱內

盧的瓜那巴那灣（bay of Guanabara），安琪達的同伴抱怨烈日炙人，有三、四隻瓜那鳥（guarás）（體形像母雞那麼大，有光亮的紅羽毛）在他們的頭上飛翔，安琪達用圖皮語向領航的那隻鳥說：

「叫你的大軍來，停在我們的上空（Eropytá nde bojái órebo）。」

這幾隻鳥飛走之後，帶回一大羣鳥，遮蔽了獨木舟的上空，綿延大約五公里長，像個大帳篷一樣覆蓋在獨木舟上面，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安琪達再度用圖皮語對牠們說：

「你們可以走了（Pecúai, pessúape）。」

另一次是一羣鯨魚，在瓜那巴那灣裡聽他指揮。席發（Francisco da Silva）當年才十四歲，有一天和安琪達一起橫越這個海灣，「突然，一大羣鯨魚包圍我們，使得獨木舟動彈不得，划槳手嚇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安琪達神父和我坐在船首，他起身對我們說：『別害怕』，他降福這羣鯨魚，這些鯨魚就沉入海底，划槳手才再繼續划船。」

奇蹟似地捕魚

在巴西最受歡迎的職業之一是捕魚，那是印第安人重要的營養來源。

「這個村莊好悲慘啊！」有一天，安琪達到山多（Espírito Santo）的村莊，也就是現在巴亞的亞伯安（Vila de Abrantes）的時候，他這麼說。

「當然啊！我們沒有東西可吃。」印第安人回答說。

「現在我們去海邊，找看看有什麼可吃的東西。」

「可是，現在不是魚獲的季節，大海裡沒有魚。」

「沒關係，我們都去看看再說，大家要跟上來，待會兒，大

家都會滿載而歸。」

全村的人都跟著他到海邊，有些人還甚至來自十五公里外的地方，海上波濤洶湧，印第安人不安地大聲說：

「您看吧！神父，這不是捕魚的時間吧？」

「你們想要捕哪一種魚？」

「佳拉明魚（Guaramirim）」——一種手掌大的魚，那個季節在海邊是看不到這種魚的。

安琪達指出距他們所站的地方約一海哩處，叫印第安人去那裡捕魚，結果他們捉到的魚，比他們所想要的還多。

但最令人振奮的事是於 1583 年發生在里約。因為一隊西班牙的艦隊經過，使他們遭到大饑荒；學院的人在馬利加湖（Lake Maricá）組織一支捕魚探險隊，安琪達也參加了；在開始工作前，他問漁夫想捕什麼魚，根據他們的回答，他指點他們到湖或海上的不同地點去捕魚，結果在湖與海之間的沙丘上，魚類堆積如山，但還來不及醃起來，海鷗、水老鴨就飛來狼吞虎嚥一番，印地安人很無奈地來求助安琪達，安琪達用圖皮語告訴這些鳥，牠們終會得到牠們的份，禁止牠們再來打擾印第安人；這些鳥兒才不再困擾印第安人。

海浪和潮汐。有一天，天氣晴朗工作結束了，安琪達卻不見人影，他的夥伴賴寶修士著急得到處找，都找不到人，循著沙灘上的腳印，他發現他獨自一人在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沙灘的潮水高漲，留下一個圓圈圈，安琪達在這圓圈中央神魂超拔，他所在的地方好像圍出一圈乾燥的走廊，賴寶修士使出全力對他大聲叫喊，要把他叫醒，但是他就是沒聽見，實在無計可施，賴寶修士只得鼓起勇氣，沿著海水留出來的走廊，走到安琪達那裡去，把他叫醒，使他回到現實來。

「神父，走吧！天色已晚。」

安琪達起身，開始非常平靜地行走，他一走，海水就把他走過的地方淹沒，賴寶修士跟著他走，海水快速地趕上來，把他嚇得快跑。

「小信德的人哪！你為什麼這麼害怕呢？難道你不知道海水和風都聽從天主的命令嗎？」

變成護衛者

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省會長呢？

對某些人而言他是太寬大柔和了，他就是如此，他寧可溫和，而不願強硬。他的寬厚、公正、清廉和有名的明察秋毫，使大家都很尊敬他。但是他面對政府的執政當局時，他的態度就很強硬。1582年他接受伊斯卡蘭德（Francisco Escalante）進入耶穌會，伊斯卡蘭德本是西班牙的麥哲倫海峽遠征隊的木匠，政府官員甘波亞（Samiento de Gamboa）逼著安琪達要把伊斯卡蘭德還給他。

「我沒有武力和你作對；但別想我會把他還給你。」這就是他對這位驕傲的西班牙人的回答。

瓦達斯將軍（General Valdés）站在安琪達這邊支持他，伊斯卡蘭德才得以留在耶穌會。

督導的制度在當時是很普遍的事，安琪達在他任職時也有一位督導哥維亞神父（Cristóvão de Gouveia），這位督導談到這個省會長時，他說：「他是個忠實謹慎又謙虛的人，大家都很喜歡他；沒有人抱怨，我也找不出有什麼要指責的地方。」

他的繼任者貝拉德（Marçsal Beliarte）於1587年抵達，但是第二年才接掌省會長的職位。安琪達則在山多的首府維多利亞

（Vitoria）擔任聖地牙哥（São Tiago）會院的院長，山多的首府在十六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是巴西最大的傳教區。在新會長之後的五年裡（1588 年-1592 年），可看出安琪達熱心傳教的光景；在那裡他既是印第安人的神父，也是葡萄牙人的神父，他是熱心的宣道家，無怨無悔的道理家，統治者的好顧問，受苦者的安慰；在這段期間他寫了一些極富靈修的書信；還有很多使用圖皮語、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寫成的文學作品。

馬佳多（Estêvão Machado）和薩可（Suaçú）

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1588 年 6 月 24 日聖周俄（São João）村慶祝主保的瞻禮，舉辦很多運動比賽，其中一項比賽名為「鴨子賽跑」，有兩人都說自己贏得比賽，僵持不下，就請安琪達來做裁決，安琪達問一位年僅四歲又聾又啞名叫馬佳多的男孩：

「這兩誰贏？」

「這一位，」這個又聾又啞的男孩竟指著兩人中的其中之一回答道，「可是我要把鴨子拿給我媽媽。」

薩可是個跛腳的小印第安人，他無法站立，只得用四肢在地上到處爬行。1591 年有一天，他和他們村子裡的人一起去利律巴（Reritiba）聽道理，安琪達看到他就叫他站起來，這孩子回答說他做不到，安琪達交給他一柄短劍和一根拐杖，叫他再做一次，薩可居然跳起來，開始走路。這個消息傳遍各處，大家都說這是個奇蹟。

最後的勞苦

1592 年省會長貝拉德神父指派安琪達當巴西南部的會院的督導，住在里約熱內盧，這樣方便他有機會再去聖文生看看老朋

友。1594年8月當他得知新任的省會長羅智葛（Pero Rodrigues）到任之後，他就想他已經可以卸下肩上的重任了，他於9月7日回到山多，打算在那裡安度餘年。一年後，他做了長上，可是1595年底，省會長羅智葛前來時，解除他的職位，要他在會省內選擇任何一個地方來過晚年，他拒絕了這項要求。他在寫給前省會長德羅沙神父的信中透露：「我這樣自做主張真是失策，四十二年來我一直都聽命於長上，因此我把自己交在里約熱內盧的院長卡定（Fernão Cardim）神父的手中，我們的天主要我當利律巴村的法南度士（Diogo Fernandes）神父的助手，幫忙教導印第安人。」

他在那裡廢寢忘食地給村裡三千個印第安人講道理。1596年6月他去維多利亞出任那裡的長上，直到新任的長上到任為止，雖然當時他已經生病在床，他還是服從命令。新任長上到任之後，安琪達到朋友的農莊休息一陣子，他的健康每下愈況，1597年5月他感到即將臨終，就搭獨木舟去利律巴村，在那裡逗留了三個多星期，他寫下最後的詩篇，並用顫抖的手寫下他的自傳，再加上他的其他詩文，以羅馬式的大宗記錄的檔案方式裝訂在一起，這是他對山多的人們最後的布道；並且也把整個巴西獻給萬福童貞聖母瑪利亞，它的結語是：這是暫時的離別，將在天上再度重逢。

一天黃昏，當他正起身要為團體內生病的會士默禱時，昏倒了，情況變得很嚴重，6月9日早上他要求領臨終聖事，他的死亡正是他長長的一生虔誠事主的寫照。

他的遺體由印第安人抬在肩上，送到維多利亞，葬在聖地牙哥的聖堂，里約熱內盧的宗座署理比瑞拉主持殯葬彌撒，宣布他為巴西的宗徒。

註一：這樣隻字未提反而引起研究人員的興趣，他們認為安琪達的父親可能是這三位有名的旺德·安琪達之一：一，音樂作曲家安琪達（Johannes de Anchieta），在他的遺囑裡說他和依桂瑪格（María de Esquemategui）這個「未婚婦女」生了一個兒子，他要分四百個葡萄牙金幣給他。二，指揮官安琪達（Juan de Anchieta），他參與西班牙葛布克的重要城市的起義，反抗地方首長阿丘納（Cristóbal Vázquez de Acuña）被處死刑，但受到特赦，這要特別感謝依納爵的鼎力相助；三，貴族安琪達（Juan de Anchieta），他於1520年住在康波（Medina del Campo），於1528年6月18日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任命當法庭的公證人，對付加納利羣島的第二位總指揮官如郭（Pedro Fernández de Zugo），根據最新的研究，第三個的可能性最大。

5. 來自波蘭的天使：達義·葛斯加修士 (1550 年-1568 年)

華沙 (Warsaw) 和波羅的海 (Baltic) 之間

今日羅士科 (Rostkow) 是個平靜的小村莊，經過工業化，距比薩利茲鎮 (Przasnysz) 有四公里之遙，在華沙和波羅的海的海岸之間，堂區小教堂的位置就是以前葛斯加家族木造小聖堂的舊址，旁邊有一塊很大的空地：以前是矗立著他們家的城堡的地方。

這地方屬於馬洛維亞 (Mazovia (Mazowasze)) 省，在當時是一塊自治領地，當地的居民是馬洛人 (Mazurs)，這字源自於馬洛卡 (Mazurka)，活潑熱鬧的波蘭舞曲是著名的波蘭音樂家蕭邦 (Frédéric Chopin) 的傑作，他就是這個地方的人。

達義·葛斯加和他的祖父同名。他於 1550 年的 12 月領洗，成為基督徒時就取這個名字。雖然羅士科是屬維格拉 (Wegra) 教區，但是嬰兒的領洗儀式卻是在比薩利茲鎮的教堂舉行；領洗之後，按照傳統的習俗，全家人圍著他，代父雷安斯基 (Andrzej Radzanowski) 把孩子抱起來，放在舉行領洗聖事的祭臺前，大家一起背誦一篇禱文，再把新生的嬰孩奉獻給天主。

這孩子的父親是傑·葛斯加 (Jan Kostka)，這個姓氏不止他一人，也有別人擁有這個姓氏，他們都是所謂的烏葉沃達 (Wojewoda)，就是貴族中握有實權的公爵；他們負責治理百姓，並有高階的軍職。他們原來並不姓葛斯加，而是姓羅士科瓦斯基 (Rostkowski)，因為他們是來自羅士科；改姓葛斯加是從

他的祖父傑可伯·羅士科瓦斯基（**Jakub Rostkowski**）開始的，因為他長了一顆很大的疣（波蘭語叫葛斯加），人家就用這個名稱來稱呼他，暱稱因此變成了他的姓。

傑可伯·羅士科瓦斯基改名叫傑可伯·葛斯加，事業成功，移民到普魯士（**Prussia**）也就是後來的德國，在史淡堡（**Sztemberg**）買下土地，卡斯米爾四世國王（**King Casimir IV**）（1447年-1492年）派他當利比柯（**Lipienko**）、哥羅伯（**Golub**）和柯塞茲那（**Koscierzyna**）這幾個地方的副縣長。他的次子史坦斯洛（**Stanislaw**）使葛斯加家族成為波蘭當時最有名的家族，他努力向學，晉升到最高的職位。傑·葛斯加就是他的兒子，我們不確定他究竟是扎羅西（**Zakroczym**）或是羅士科的領主；他是王國的參議員，而王國像是在羅士科的旁邊；他在哥達斯克（**Gdansk**）港經營出口生意，雖不是當地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有足夠的錢過舒適的生活，可以維持他那個階層的生活標準。例如他有能力奢華地款待胡西士（**Hosius**）樞機主教，和他的一批僕從，古今中外都一樣，遙遠的村莊生活都是相當簡樸的。

葛斯加的母親名叫瑪格利特·克里斯卡（**Malgorzala (Margaret) Krystka**），她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是伯拉克（**Plock**）地方的烏葉沃達（公爵），而她的兄弟亞德勃（**Adalbert**）一直都是這個城市的司庫、多伯因（**Dobrzyn**）的副縣長、西吉茂二世國王（**King Sigismund II**）的祕書，而且代表國王面對教宗、奧地利的菲迪南一世國王、西班牙和英國的國王。

童年歲月

這對夫妻有四子一女，大兒子叫保祿（**Pawel (Paul)**），接下來就是小他兩歲的葛斯加。在這位聖人去世後三十八年，1606

年 7 月 12 日保祿寫說，葛斯加比他和另外兩個弟弟還要聰明強壯，「他們統統都離世了」。不知葛斯加身體是否比較強壯，但保祿喜歡作威作福的性格，使他們兄弟之間的關係並不平順，至少在維也納的時候，他們相處得並不十分融洽。

保祿也提及他們家庭的氣氛很嚴肅，「家父母希望我們在天主教的信仰中成長，教導我們天主教的信念，不可沈迷於逸樂，我們的家教甚嚴；父母及家中的僕人都敦促我們要謙虛、謹慎、虔誠、正直，所有人都可以像父母一般訓誡我們這些孩子，而我們也把他們當長輩般尊重。」

葛斯加的家族信德堅強，用天主教的信仰來教育孩子。新教在這個國家已經普遍流行起來，以前新教的教堂名不見經傳，現在則成百上千到處林立；貴族的第六品以前全是天主教徒，現在都變成了新教徒；議會內的平信徒，反對天主教的與支持天主教的比例是 58 對 55。「異教徒的聖所」當時胡西士樞機主教如此稱呼他的國家。

不過即使葛斯加的家族用天主教的信仰來教育孩子，但他們的宗教信仰其實是相當膚淺的。在此可以舉出兩件小事來證明：當葛斯加進入初學時，他並不記得他是否曾領過堅振；還有他堅信他的雙親不會同意他入耶穌會，他的父親還用暴力反對兒子的聖召。但有一個家喻戶曉的傳說，據說他的母親在他出生前看到一個神視（聽說她看到在子宮裡出現 IHS，也就是耶穌的意思）。我們以為這只是編造故事，為了美化他的傳記而已，如果有這麼奇蹟似的事情發生，這個家族有這麼高度的宗教情操，怎麼可能如此激烈反對他的聖召呢？

這位羅士科的城主在家裡也許有一套很嚴格的行為規矩，但還是無法阻止賓客依照傳統大口喝酒，同時說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和笑話來助興。保祿回憶在這樣的情形下，發生的一些事，或許只發生過一次而已：「有些人在餐桌上說些不恰當的話，我弟弟就會舉目望著天，昏了過去；他不會摔到地上受傷，因為有人會趕快把他扶起來，大家都知道這事，每個人都覺得很奇怪。」

葛斯加自述自己的童年，比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更有價值：「記憶中第一次祈禱時，我就把自己全部奉獻給天主，為祂服務與犧牲。」其他的，就毋須多說了！

第一幀畫像

1560 年當他十歲時，一位不知名的畫家為他畫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肖像，法國羅浮宮博物館的修復專家，刮掉後來加上耶穌會會服的第一層之後，讓我們看到衣服與臉龐之間的調和，異國風味的紅色帽子之下是張圓臉，尖尖的下巴，高聳的顴骨，大大的眼睛充滿智慧，扁平的鼻子、大嘴巴和厚厚的雙唇。

保祿和葛斯加在家和好幾位來自德國克雷考的合格教師學習讀、寫、算，一直到 1562 年葛斯加十二歲時。之後再受教於來自克雷考的比林斯基（Jan Bilinski）老師，他在未來的四年裡擔任一個重要的角色，負責這兩兄弟的道德與學術教育，他在羅士科一年，然後在維也納三年做這樣的工作。

我們看到幾本被保存下來、葛斯加當年使用過的課本：《靈魂的小花園》（*Hortulus animae*）一本值得讚賞的好書；《有關聖母的七個重要瞻禮》（*eptalogus in VII festivitates Beatae Mariae Virginis*）；更令人驚訝的是荷蘭的人文主義學者，鹿特丹（Rotterdam）的伊拉斯謨（Erasmus）的《癡人的讚禮》（*Moriae encomium*），這本書上還有書籍的所有人葛斯加的親筆簽名，好幾位筆跡鑑識專家都證明是他的簽名。

1564 年春天，葛斯加滿十三歲，他的哥哥滿十五歲，一切都準備就緒，兄弟倆整裝待發一起到維也納求學。

維也納的耶穌會學生

他們於 7 月 26 日到達維也納，一天後，神聖羅馬帝國的國王兼皇帝菲迪南一世駕崩，維也納這個偉大的城市注定要令這兩位新來的人印象深刻，隆重的葬禮讓他倆看得目瞪口呆。

他倆並非單獨前來，除了比林斯基老師之外，還有兩個僕人，其中一人白西斐（Lorenzo Pacifici）還陪讀，和他們坐在教室一起唸書；另外還有一人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雖然這是個國際性的學生團體——它的宿舍吸引來自鄰近國家的學生——但他們從到達的第一天開始，就感到賓至如歸。1564 年在校史上是值得紀念的一年，因為有波蘭籍學生的加入，有四十個波蘭學生入學。

葛斯加的課程有文法、文藝哲學等古典文學和修辭學，耶穌會的教職員有四十二人：十六位神父，十四位學者兼學校的行政事務，和十二位修士負責理家，東利（Nicholas Doni）神父是教務長，也是葛斯加的指導神師；波蘭籍的東波斯基（Albert Tobolski）神父是他的古典文學教授兼密友；拜士（Theodor Buys）教修辭學；魏樂（Bartholomew Willer）則是宿舍的管理者。

在起初的八個月一切都很順利，當時的宿舍是使用原訂要供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菲迪南一世所使用的建築，訓練很嚴格，氣氛也很嚴肅。葛斯加適應得很好，他虛心受教——不論是學術上或靈修上都一樣；在私下的交談或公開的討論上，他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因此交到許多朋友。

風暴來臨

1565年3月，菲迪南一世之子馬克西米連二世同情新教，不太喜歡耶穌會士，因此收回這幢建築的所有權。結果宿舍關閉，寄宿的學生四散各處，有些人在維也納找到住宿的地方，其他人則回到他們各自的國家。保祿受到很好的待遇，他住到位於市中心有好幾個房間的大廈，離學校很近，兩兄弟可以繼續學業。這間大廈很大，除了這兩兄弟的房間外，還有比林斯基老師、兩個僕人和服務生的房間，甚至還有房間給四個波蘭的學生住，其中兩人是他們的堂兄弟，屋主是金伯格（Kimberker）參議員，他是個狂熱的路德派教徒。

葛斯加反對這樣的安排，他想住在比較簡樸的地方，一個比較安靜的地區，這樣有助於學習。但保祿阻止他：

「弟弟，你要住在我所決定的地方。」

對葛斯加來說，一切都改變了，因為哥哥的命令不容違抗，他像個專制的暴君；這位聖人的傳記裡的描述可能誇大其詞，他們把他哥哥描述得很凶惡，但聖人自己在臨終時告解說，他曾經為難他哥哥，而且大哭大鬧。

這場戰爭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持續二十一個月，從1565年3月到1566年12月；第二階段則是短暫的停戰兩、三個星期，從1566年12月18日開始；第三階段從葛斯加痊癒，到他在1567年8月10日的主日離開維也納為止。

一齣戲的三部曲

第一幕：開始交戰

這兩兄弟開始爭吵，按照白西斐的說法是鎮日爭吵不休，葛斯加變成不妥協，光明正大的反對他的哥哥，不聽從兄長的話；保祿變得很狂暴，常常聽到他們在對罵。比林斯基老師應該保護葛斯加，但他卻袒護作樂喧鬧的人。

他的室友還會在晚上對葛斯加惡作劇，其中一人名叫羅拉瓦斯基（Rozrzewski）說葛斯加常在半夜起床，跪下祈禱；他們假裝在睡覺，然後起來，故意絆倒他，踏在他身上，踢他，這是他們最喜歡的玩法。羅拉瓦斯基承認他做了好幾次，葛斯加卻從不抱怨。

1566 年 12 月 4 日是葛斯加所屬的天主教團體的第二個主保聖人，聖芭芭拉的瞻禮；她並非波蘭的聖人，但葛斯加特別熱心恭敬她，因為她是耶穌聖死的主保聖人。為慶祝聖人的瞻禮，大家準備守三日敬禮，一篇讚頌詞，學校方面也有宗教儀式，還有一些布施的工作。

第二幕：停戰

當葛斯加於 12 月 18 日早上醒來時，生病了，大家都起床了，他還躺在床上，比林斯基老師說是一種流行性的傳染病，但在當時並沒有明顯的症狀；負責陪讀的白西斐說那是因為他做刻苦和過度用功唸書所致；還有他的生活環境所造成的緊張，也是原因之一。

葛斯加開始胡言亂語，他看到一隻大黑狗向他撲過來，他畫

十字聖號後，黑狗就消失了。

保祿害怕起來，他的堂兄弟和同伴以及比林斯基老師也都很害怕，他們的態度改變了，前嫌盡釋，開始照顧他，比林斯基老師一連照顧他七個晚上。

但病人提出一個沒人敢答應的要求：他要領聖體。房東參議員金伯格不允許在他的房子裡舉行聖體聖事，葛斯加只得依賴祈禱，使他的願望得以滿全。他曾經親口告訴日後和他一起在羅馬做初學的奧斯汀（Stefano Augusti），他們時常一起閒聊，奧斯汀教他義大利文。

聖芭芭拉的瞻禮過後，葛斯加跟他講說：

「奧斯汀弟兄，我虧欠天主和殉道者許多！」

「我們大家都虧欠天主，至於聖芭芭拉我想要認識她。」

經過一番小小的連哄帶騙的安慰後，葛斯加說：

「我曾經生病住在一位異教徒的房子裡，我想要領聖體；於是我向這位聖人祈禱，她和兩位天使出現在我的房間裡，為我帶來聖體聖事，我極其歡喜地領受聖體。」

後來比林斯基老師還加上一些細節：當天晚上他好像要走到人生的盡頭了，大家都休息了，只剩比林斯基還陪在他身邊，葛斯加很平靜，意識清晰，正在默想著天國的時候，他突然坐了起來說：

「跪下來，聖芭芭拉和兩位天使從天國而來，其中一個給我帶來我主耶穌基督的聖體。」

他深深一鞠躬，在床上跪下畫聖號說三遍，「主！我擔當不起你到我心裡來。」然後開口領受聖體。

葛斯加還是病入膏肓，好像沒有希望痊癒，比林斯基老師繼續在晚上看顧他；有一天，他覺得好累，就叫幾個僕人來照顧

他，讓他可以休息一下。結果，他被睡魔擊倒了，竟然睡了一整晚；當他早上一覺醒來時，衝到病人的病榻前，他看到門半開，燈光照在門上，葛斯加看到比林斯基，就叫他進來。

「感謝聖芭芭拉，我已經康復了。」他宣布說。

比林斯基認為他是在胡說八道，但他走近一看，讓他很驚訝，他居然完全康復了。葛斯加想要立刻去聖堂感謝天主，但比林斯基反對，沒有醫師的許可不讓他去，於是大清早把醫師們請來診察，他們都承認和他們原先的預期相反，現在看到的是完全健康的模樣，但為了小心起見，他們還是要他在床上多待幾天。

第三幕：報復

才一得到允許，葛斯加就去見他的指導神師東利神父，跟他講一些他沒有告訴比林斯基的事：當藥石罔效時，聖母瑪利亞出現在他面前，把耶穌嬰孩放在他的懷裡，看到這個神視之後，他就立刻痊癒了；聖母還說：「我要你加入耶穌會。」已經這麼明白的說了，他除了義不容辭地答覆這個召叫之外，還能做什麼嗎？

東利神父叫他去找奧地利的省會長馬琪（Lorenzo Maggi），馬琪拒絕讓他入會，除非得到他父親的首肯。葛斯加向神聖羅馬帝國的教宗代表康曼東樞機主教（Commendone）求援，這個樞機主教是個十足的外交家，他說此事他不願介入，他不願拒絕他父親的要求。這個方法也行不通之後，葛斯加又再找別人，他找上一位葡萄牙籍的耶穌會士安當神父，他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后的告解神師。結果並不那麼令人氣餒，安當神父建議葛斯加去試試看耶穌會的其他會省，雖然奧地利會省拒絕他入會。他是決定往南走還是決定往北走，依結果看來，他決定從德國會省開始，嘉尼修是當時德國的省會長。

看到弟弟恢復健康，哥哥保祿故態復萌，並且對他憎恨日深。他譴責他過著退隱的生活，他的守齋，他的祈禱，他的簡樸的方式，特別是他經常去教會和耶穌會士在一起，他不該離開上流社會，而去過著像修道人般的生活。

比林斯基也和保祿一個鼻孔出氣，他認為他的父母送他到維也納是要來學習禮儀，和如何在上流社會走動，他必須接受這個世界的規矩。

他們的衝突到達頂點，他的哥哥見了他就罵。保祿說他昏了頭，古里古怪，是個狂熱分子——而且罵到最後——說他是耶穌會士；他除了惡言相向之外，還加上拳打腳踢，把他摔在地上踢他，然後輕蔑地走開，還一邊罵說：

「我有你這個弟弟真是可恥，我不承認你是我弟弟，你這卑鄙小人。」

破釜沈舟的決心

葛斯加並不抱怨，但他心中自有打算。他等待時機去德國南部的奧格斯堡見德國的省會長嘉尼修，他預計在 8 月 10 日主日離開，去德國要花好幾天的時間；他一天必須步行十四個小時以上，因為是主日，他的離去比較不會受到別人的注意。

他開始做準備：他買了一件粗布長袍，一頂寬邊帽和朝聖者的用品包括一隻葫蘆。他還取得兩封介紹函：一封是寫給省會長嘉尼修神父；另一封是萬一有需要的話，寫給總會長博日亞的信。

機會終於來了，激烈的場面總是不缺，這一次葛斯加立場堅定；面對保祿，他冷靜但堅決地說：

「如果你要管我的話，那我就永遠離開，但你要去向父母解釋我為什麼離你而去。」

保祿如果夠驚訝的話，那麼他就不會再說什麼，結果保祿脫口大叫：

「走開，我不想再見到你。」

葛斯加終於得到離開的藉口，第二天，8月10日是主日，一大早他就把白西斐叫醒，告訴他這一天都要待在外面，也不回來吃晚餐，然後他就出去了。

徒步橫越歐洲

他參加了安當神父的彌撒，領受聖體；當晨曦乍現，他就出現在城門前面，穿上朝聖者的服裝，快步前行。他的目的地是德國南部的奧格斯堡，他必須從東到西跨越整個奧地利，晚上就住宿在廢棄的農倉裡。

正如他所預期的，他哥哥和同伴到了晚上才知道他不見了，這時他已經離他們有一整天路程的距離。保祿和比林斯基都很驚慌，就到處去找他；星期一早上，他們去耶穌會的學校，向他們要葛斯加，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他們想到他應該是逃走了，以及推測可能的方向後，他們就想辦法要趕上他，可是已經太晚了。葛斯加已經走遠了，而且他是步行的，可以抄小路，這樣一來就可避開後面的追兵。

十五天後，他到了奧格斯堡，耶穌會的神父熱烈歡迎他的到來，但告訴他省會長神父到迪林根去。他們請他停下來，休息幾天，等體力恢復後再走；但他寧可繼續前行，直到達成目標為止，這樣他就再繼續多走了兩天。

迪林根是蔡琪樞機主教的主教公署的所在，蔡琪主教十分倚重德國省會長嘉尼修神父。由於新的聖堂和大學的建築委託耶穌會監工，目前正在大興土木，因此嘉尼修必須時常去工地察看。

他很快地了解葛斯加要萬里求見的原因，他捉住機會，請他多住幾天，他們對問題有過一番長談，然後就讓葛斯加去做些預備入會所應做的考驗。

葛斯加不費吹灰之力就能適應所要求的工作：做家事，準備團體用餐的餐桌，遵守規定的祈禱時間等等。讓他適應一段時間後，有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要不要立刻讓他入會，還是等到他的家人同意他離家修道才讓他入會；如果立刻接受他的話，要哪個會院來接受他。嘉尼修決定接受他入會，也同意葛斯加的提議派他去羅馬，因為德國還是太靠近波蘭，他會先去慕尼黑，然後再從那裡去羅馬。有兩個耶穌會士：熱納亞人拉凡西歐（Gácomo Lavancio）神父，和來自列日（Liège）的李納（Fabricio Reyner）神父，陪著他一起去。

他們於 9 月 25 日起程，花了一整個月的時間於 10 月 25 日才到達羅馬。全部的行程是：維也納——奧格斯堡——迪林根——慕尼黑——羅馬，全程超過一千五百公里，以步行走完全程。

羅馬

已經事先通知博日亞，嘉尼修於 9 月 18 日寫信給他，告訴他有兩個耶穌會士要去羅馬，並且：「可能葛斯加會和他們一起去，他是個優秀年輕的波蘭貴族，不顧父母的反對，希望加入耶穌會。」葛斯加還給總會長呈上安當神父寫的大力推薦的介紹函。

因為葛斯加累壞了，博日亞就請奧斯汀照顧他，兼做他的義大利文老師。

葛斯加找到安身之處，在抵達後第三天 10 月 28 日開始初學，住在蓋素的初學院裡（the Professed House of Gesù），他的名字在這一天登記在 1556 年至 1559 年初學名冊內的第 182 頁，還

加上備註：「他帶了一件配著天鵝絨領子的短披風。」另一份記錄則寫著葛斯加說他想加入耶穌會已有兩年半之久，也就是他從波蘭到維也納六個月後。

他又再次身處在一個國際性的團體內，和一羣優秀的波蘭人在一起。那一年 10 月和 11 月參加初學的人有八人，不包括葛斯加在內就有五人是波蘭籍；當時還有兩位姓阿奎維瓦（Acquaviva）：其中一位名叫克勞迪奧（Claudio）是未來的總會長；以及未來的殉道者羅多福（Rodolfo），他於 4 月 2 日入初學，指導神師是陸易茲（Alfonso Ruiz）神父。

在蓋素住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後，葛斯加就被送到羅馬學院，這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博日亞的計畫是要在羅馬的七座山之一的奎里納爾山的聖安智（Sant'Andrea in Quirinale）建立初學院，讓初學生可以有他們自己的團體，也比較好照顧，葛斯加於第二年 1568 年初搬到那裡。（註一）

初學

他的初學導師是法日歐（Giulio Fazio）神父，他很會配合時人的愛好寫墓誌銘。葛斯加的風格和表達方式也許是過時的，但不容懷疑的事實是：

「他的行為好似來自天上的天神，非常謙虛，看輕世俗和他個人的榮華，熱愛最低賤的家事勞作，隱藏他的高貴和天主賞賜他的美質；他的質樸謙虛人人喜愛，他的服從是規規矩矩的，他經常顯得喜樂愉悅，對別人很謙恭，但律己甚嚴；他不曾多發一言，他的行為符合規矩，他不斷祈禱，參與工作和默想，在他所做的每件事上都保持天主的臨在；他的談話有兩個重要的主題：一是童貞榮福瑪利亞，他一直稱她為母親和女士；另一則是他入

耶穌會的聖召，他非常看重，無以名狀。」

他的初學同伴

他和華斯威基（Stanislaus Warszewicki）特別要好，因為他認識他的家人，他向華斯威基透露許多靈修經驗。他的另一位愛慕者是羅多福，1576年和史賓諾拉（Carlo Spínola）、瑞西（Matteo Ricci）及十一位耶穌會士出去傳教，羅多福對以前和他一起做初學的葛斯加尊敬有加，使他要求挖出葛斯加的遺體，進而發現他的遺骸完好如初。

有時阿奎維瓦會給他幾點默想，偶爾也會陪他做廚房工作。有一次掌廚的修士叫他們去搬柴薪，而且規定一次所能搬動的數量；阿奎維瓦搬得比規定的還多，所以很快就做完；葛斯加卻照著規定去做，所以花較長的時間。阿奎維瓦後來當了耶穌會有史以來任期最長的總會長，他做了三十四年半才得到榮歸主鄉的獎賞；但葛斯加才只有幾個月就得到了這個賞報。

有一天，葛斯加在廚房幫忙的時候，被通知去會客室，他的客人是教宗駐維也納的使節康曼東樞機主教；葛斯加起身要離開廚房時，有人擋住他問道：難道他不把他所穿的圍裙給脫下來才去見樞機主教嗎？

消息傳到羅士科

當葛斯加出走、入耶穌會修道的事傳到羅士科時，他的父親扎羅西的領主大發雷霆：「因為你頭腦不清，讓葛斯加這麼顯赫的家門蒙羞，你竟敢扮成乞丐走遍德國和義大利，如果你堅持要這麼愚蠢的話，別想再踏上波蘭的國土一步，不論你藏身何處，我都要把你揪出來，我給你預備了錦衣玉食，你卻寧可身陷不見

天日的地牢。」

父親怎麼可能寫出這麼惡毒的話？葛斯加讀信的時候非常悲痛，他很傷心又滿懷情意地回信說：「我懇切希望您及時再賜我以前您對我的寵愛。」

他父親並不輕易放棄；他決定採取最激烈的手段，派保祿去羅馬，並且命令他把葛斯加捉回來，不管用什麼方法都要把他帶回波蘭，可是保祿到了羅馬，卻發現他弟弟已經去天國了。

和聖母同登天國

8 月即將到來，嘉尼修神父那幾天在羅馬，受邀到聖安智的初學院發表訓誡；三百多個耶穌會士前來聆聽他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提到需要準備，而且建議在每個月月初；有人把它理解成那指的是一個人的死期，而葛斯加深信那意謂著他的死期。

每位初學生都有一位當月的主保聖人，這是來自西班牙的甘地亞會院的習俗。依博日亞的報告葛斯加的主保聖人是 8 月 10 日殉道者聖樂倫（St. Lawrence, Martyr）。也是一個巧合，這正是一年前他離開維也納始途羅馬的那一天。

前一天晚上，他寫了一封信給聖母瑪利亞，求她在 8 月 15 日的聖母升天節把他帶到天國，而且深信他的主保聖人會幫助他達成心願，他把這封信小心摺好放在道袍下，參加 10 日的彌撒領聖體。白天他還在廚房幫忙，晚上覺得不舒服，向醫務室的人員報告，人家叫他去睡覺，他說幾天內他就會去世，根本沒有人相信他。

他開始發燒，起初是輕微的，後來越來越嚴重，很像典型的瘧疾的體溫變化（羅馬流行瘧疾），13 日把他搬到醫務室，在睡前他說他不會再起來了。他於 14 日迴光返照，他說那是他的最

後一日，他的情況確實十分嚴重，晚上羣醫束手無策，建議他領臨終聖事。

病人聽到醫師的宣布歡喜異常，還要求死在地上，沒有得到允許，他也沒有堅持，只是用雙眼凝望著院長，院長不得不把他放到鋪了墊子的地面上；這好像重述他生命的樂章，他領洗時，小小的身體被放在比薩利茲堂區聖堂的祭臺前；而這也是他在臨終時刻，領聖體的樣子。

他很清晰地應對臨終經文，再加上他所奉獻的聖人聖女的連禱。

「初學生們現在在做什麼？」他問道。

「他們都上床睡覺去了。」

「代我向他們告別，請代我請求他們寬恕我的惡表 and 過失。」

8月14日大約晚上十點半，他面無表情，停止呼吸，有人將一張聖母像放在他睜開的雙眼前面，沒有任何反應；他已經去世了。

註一：博日亞已經決定在1565年9月20日為羅馬的初學生啟用一所特別的會院，他選擇奎里納爾山的聖安智，認為地點適當，這間會院很小，但在1566年8月擴充，感謝柯羅拉的遺孀，亞拉崗的喬安娜的慷慨捐贈，轉讓她的房子和部分的花園，做了必要的整理後，它可容納部分初學生，葛斯加就是其中之一。但不是所有的初學生都可以進住，要三年後才可

全部都住進去，後來這幢房子在十七世紀前葉又再擴充，初學生的人數也高達百人，1678 年伯尼尼（Bernini）蓋了現在觀光客所喜愛的有拱形圓屋頂的聖堂。

參考資料：

BRODRICK, James : 《嘉尼修傳》（*St. Peter Canisius*）（倫敦，1935 年）—DALMASES, Cándido de : 《西班牙最大的貴族耶穌會士博日亞傳》（*Francis Borgia, Grandee of Spain, Jesuit, Saint*）（St. Louis, 1991 年）—ASTRAIN, António : *Historia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 Asistencia de España*, vols. 1y 21（馬德里，1902 y 1905）—POLANCO, Juan de: *Sumario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que a la institución y progres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tocan*（en "Monumenta Ignatiana, Fontes Narrativi" 1 Roma, 1943）.NIEREMBERG, P.: *P. Doctor António de Araoz*（En "Varones Ilustre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vol. IX, Bilbao 1892）.—VIOTTI, Hélio Abranches: *Anchieta, o apóstolo do Brasil*（S. Paolo, 1966）.—CARDOSO, Armando: *O bem-aventurado Anchieta*（S. Paolo, 1978）.—*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 Mon. Brasiliae* IV.—GENSE, James H.: *The Spiritual Odyssey of Stanislaus Kostka*（Bombay 1951）.—BETANCUR, Alberto: *Il ragazzo di Roskow. S. Stanislao Kostka*（Milano, 1969）.—MAJKOWSKI, Joseph: *St. Stanislaus Kostka. A Psychological Hagiography*（Rome, 197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基督的僕人 I / 依納西·艾坎立 (Ignacio Echániz) 著; 楊黎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光啓文化, 2006 [民 95] 面; 公分
譯自: Passion and Glory: A flesh-and-blood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Volume 1 Spring 1529-1581
ISBN 957-546-556-3 (平裝)

1. 耶穌會-歷史
248.85

95000481

基督的僕人 I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 依納西·艾坎立 (Ignacio Echániz)
譯者: 楊黎芳
准印者: 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鄭再發
出版者: 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 台北市(106)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 (02)2740 2022
傳真: (02)2740 1314
郵政劃撥: 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 鮑立德
E-mail: kcg@kcg.org.tw
中文網址: <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2367 3627
定價: 230 元

光啓書號 209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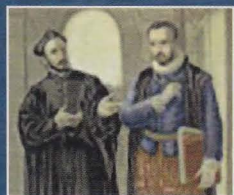
ISBN 957-546-556-3



本部耶穌會史共分四冊，涵蓋一百多位具代表性的耶穌會士；而本書則為其中第一冊，內容由耶穌會創會寫起，是欣欣向榮的耶穌會的春天時期。

在耶穌會四百多年的歷史巨畫當中，繪著各式各樣的人物：有聖人與學者、傳教士與殉道者、知識分子與探險家、巴洛克式音樂家以及創意十足的英國詩人，也有不遵從會規者、廷臣、神視者、闖禍的不智管理者以及從酗酒惡習中起死回生的流行歌手，都在此巨畫中占有一席之地。

本書作者不只提供宏觀的角度，也鉅細靡遺地捕捉現實生活中的每個鏡頭，深入刻畫出一幅真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ISBN 957-546-556-3 \$230



9 789575 465568 0 0230

光啓書號 20926-1

定價 230 元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